

居禮夫人傳

王季深譯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集 二 第 書 叢 年 青

種 十 第

傳 人 夫 禮 居

序

居禮夫人，我的母親！

瑪麗·居禮 (Maria Curie) 的一生，誠然是奇蹟的一生，使誰也喜歡把她的故事當作傳奇來敘述的。

她是一個婦人，她屬於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她是貧窮的；她是美麗的。一種強有力的天賦把她從她底母國波蘭召喚到巴黎來讀書，就在那裏，她過了多年窮困與孤獨的生活，她遇到一位天才與她相近的男子，她和他結婚了；他們的快樂是無比的。他們殫精竭智地發見了一種神奇的原素——鐳。這個發見不但產生了一種新的科學，也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使人類具備了應付可怕的疾病的方法。

當這兩位科學家及人類恩主的聲望，傳遍了全世界的時候，不幸降臨到瑪麗。死神立刻把她的丈夫——她的可驚讀的同工帶走了。但是，她雖然憂痛有餘，仍獨自繼續與他一同開始的研究工作，並且把他們共同創造的科學發揚光大。

她決定把這殘餘的半世作一個永久的奉獻。對於傷兵，她奉獻了她底內在的熱忱和健康；後來，她又把她的忠告，智慧和所有的時間，完全奉獻給她的學生，以及從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科學家。她在任務完

成之後，就離開了人間，她奉獻了一切，視財產及虛榮如浮雲。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像一個神話，縱然加上極其微末的渲染，也是罪過。我所敘述的軼事，沒有一件是杜撰的。我沒有曲解母親生前的片言隻語，甚至衣服的颜色也不捏造。所有的事實力求其真，所引的話都是實在的。

人生猶如朝露，瑪麗·居禮的一生自有較之她的工作或生命更珍貴的東西：一個卓絕不拔的人格；一個智者的堅忍奮鬥；一種獨立的犧牲精神，奉獻一切而無所取；總之，這是一個聲譽和災禍都不足以改變她底超脫的真純的靈魂。

因為她有那個靈魂，瑪麗·居禮一無犧牲地拒絕了金錢、享受，以及偉大的人物可以從他們的無限的聲譽裏得到的利益。人們希望她如何如何地作爲，可是這就苦了她啦。她的天性是如此的易感而艱卓，在聲譽所指示的各種態度中，她一種也不取，親密強勉的友誼，假意的嚴肅，表面的謙虛，在她都不屑一視。她是一個不求聞達的人。

我是在母親三十七歲的那年出世的。當我的年齡達到足以了解她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名震遐邇的老婦人了。在我的心目中，這位「著名的科學家」真是最奇妙了，也許是爲了她是一個「著名的科學家」而在瑪麗·居禮的腦海中，就連這個輝煌的頭銜的影跡都沒有。這毋寧說，我是常常與一個貧窮的學生接近的，日在夢境之中，她就是在我出世以前很久的瑪麗·史格羅采美斯克（Marie Sklodovska）

愛因斯坦 (Einstein) 說：『在所有的名人當中，瑪麗·居禮是唯一沒有給聲譽所毀的人。』她好像是一個人生的過客，她是那樣的完善，自然，對於自己可驚的前途，幾乎是不知不覺的。

伊芙·居禮

譯者序

這本書的翻譯，在我確是一件非常愉快的工作。記得還是去年八月間的事，我和吳耀宗先生談起，翻譯了兩三本社會科學和時事問題的書，很想找一本充溢着文藝意味的傳記作品，全力以赴。自己的翻譯生涯將近十年了，還沒有一本像樣的譯品，未始不想好好地做出一點成績來。耀宗先生獎掖後進，不遺餘力，當然也極想成全我這個願望，就一口答應下來了。

轉眼到了九月初，遠濤先生在電話裏通知我，第二天又接到仕章先生的來信，並附原文，囑咐我年底交卷。屈指一算，以四個月的功夫翻譯一本六萬字的作品，想來不致『誤卯』，也就一口答應下來了。

在接受這件工作後的一個月，我已經譯完二萬多字，滿想至遲十一月底可以功告圓滿。適巧莊智源兄籌辦中行雜誌，堅囑代為設計，並須連寫代拉，權其緩急，就把翻譯的工作暫擱一旁，日為中行奔走了。中行問世後，居然不脛而走，大為風行。那時，一方面翻譯的工作未便久延，一方面中行高速度的發展，連我這位『客卿』也給它底光明的遠景迷惑住了。就在這個不能兩全的時候，紫淵自告奮勇，欣願代勞。我的喜悅是分外的，原來她已經在理家之餘，讀完這書的原本，大受感動，才肯這樣顯拙的。

中行出到第三期，我又應長風書店主人徐柏堂、徐啓堂二先生之約，籌辦長風月刊，雖明知自己的才力不夠，也得在每日九小時的機械工作之外，（我咒詛這種職業生活！）利用晨興夜靜的功夫，同時應付

這兩方面的工作，直到今年三月底才算完成這部將近六萬字的譯作。所憾者，中行在外力的壓迫之下，被逼停刊了，我又把長風月刊的編務託交給智源兄，一個人跑到這座閩西的山城來。

居禮夫人傳確是一部充溢着文藝意味的傳記作品，在它裏面，我們可以看見兩顆偉大心靈的結合與和諧。不僅表現在男女的私情上，也表現在一種爲真理爲知識而苦鬥的精神之上。

居禮夫人不是神話人物，而是一位可敬可愛者。她底人格、性情、理想，簡直是眞善美的化身。她一生抱定一種『與而不取』的犧牲精神；爲了幫助她姊姊勃龍耶在巴黎讀書，自己先跳進職業的圈子，做起家庭教師來；自己到了巴黎讀書，又是那樣地刻苦自勵，對於知識的寶藏，簡直像一條餓虎似的，永遠不肯滿足；婚後就和她丈夫共同研究，終於發明了鐳，成爲現代科學界的一件大事，因爲它更產生了一種新科學；卽至鐳發明了以後，她並不把它當做專利品，並且說服她底丈夫把研究的結果全部發表，甚至連製鐳的手續也在內，她認爲鐳在治療疾病上大有功用，藉此取利，就是違背科學精神；居禮先生不幸輾死後，她底哀毀不在常人之下，然而，這是私情，爲了科學，爲了知識，她就再接再厲，始終不懈，做到索本里大學第一位女教授；世界大戰時，她更奮不顧身，出生入死地救護傷兵；戰後又到美國講學，受到空前盛大熱烈的歡迎；直到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這位高年六十七歲的科學老戰士，謙卑地默默地離開了人間，就在她逝世前的一年，還寫了一本書，一份給『年輕的愛好物理學者』的最後文件——放射性（Radio-activity）。

居禮夫人也是一個不求聞達的人。她把榮譽當作一生的仇敵，別人趨之唯恐不及的，在她是避之唯恐不遑；她和居禮先生想過一種『野人生活』，爲的要逃避好奇的人物。她說：『在科學上，我們應該注意事情，不應該注意人。』這句話就概括了她底性格，生活及使命的全部。愛因斯坦不是說過嗎？『在所有的著名人物之中，居禮夫人是唯一不爲榮譽所毀的人。』

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就是親切而動人。原來執筆者是居禮夫人底女兒，最寵愛的女兒，難怪她會這樣寫着：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像一個神話，縱然加上極其微末的渲染，也是罪過；所以我所敘述的軼事，沒有一件是杜撰的，我沒有曲解母親生前的片言隻語，甚至衣服的颜色，也不捏造，所有的事情，力求其真，所引的話都是實在的。』

其次，這本書更有助於青年的訓練與修養，拿她做一個榜樣，青年人應該刻苦，堅忍，謙虛，無私。

毫不誇張地說，這本書的翻譯更使我和紫淵對於男女愛情的理解獲有進境，愛情是一個不斷的創造過程，惟有在事業的進展中（居禮夫婦的事業就是科學的研究與發明）互助互信，這種愛情才是幸福的，有意義的。想起紫淵在家務繁瑣之中，一面照料兩個孩子，一面還要爲我分担譯稿，只有使我欣喜，使我感動。

現在，書要出版了。我身在千里外的山城，一個詩情畫意的所在，想起自己拙劣的譯筆，就愧對這書的

原著者，更愧對泉壤之下的居禮夫人，怕不能表達她底偉大的性格，生活及使命於萬一。

還有，這本書的翻譯，端弟的贊助不少，希望他從此對於文字工作發生興趣與信念，也算沒有白幫了我半個多月的忙。

最後，要附帶聲明的，我所根據的藍本就是刊於美國婦女雜誌 (Ladies' Journal) 文生·錫恩 (Vincent Shean) 底英譯。

廿九年六月六日教師節王季深序於福建永安吉山文昌閣四賢書院

居禮夫人傳

序	一
譯序	一
第一章 一個戲劇式的開始	一
第二章 最小的一個女孩	四
第三章 小天才	九
第四章 悲哀的日子	一四
第五章 青春時代	二一
第六章 投入了職業圈	二七
第七章 初戀	三五
第八章 到巴黎去	三九
第九章 踏進了大學之門	四一
第十章 苦讀生涯	四四
第十一章 第一次的榮譽	四八

第十二章	比羅·居禮	五一
第十三章	兩個科學家的結合	六一
第十四章	鐳底發現	六九
第十五章	木棚中的四年	七七
第十六章	苦鬥生涯	八五
第十七章	博士榮銜	九一
第十八章	榮譽與仇敵	九九
第十九章	隕落前的光耀	一〇七
第二十章	一顆巨星的隕落	一一四
第二十一章	孤軍的勝利	一二三
第二十二章	世界大戰	一二八
第二十三章	美洲之行	一三〇
第二十四章	生命的奉獻	一三三

第一章 一個戲劇式的開始

每逢禮拜日，羅夫立勃克街（Novolipki Street）上的學校建築，就入於一種極靜的狀態了。三角石上刻着幾個俄文：『兒童高等學校。』下面的正門已經上了門，縱立着圓柱的門廊，看上去好像是一座荒廟。在靠近園庭的欄杆後面，校裏的四棵紫丁香花開放了，園裏多塵而又荒蕪，雖然是星期日，行人也驚奇地一瞥，吸進甜蜜的香味。離五月底還早呢，天氣就這樣熱。在華沙（Warsaw）太陽是和霜一樣的暴虐而劇烈。

但是，也有什麼攪亂了這個安息日的甯靜。凡梯斯拉夫·史格羅朵美斯克（M. Vladislav Sklodovska）教授住在這座校舍的底層，他是醫學教授，兼副舍監之職。就從這座校舍的左翼傳來一種神秘活動的聲音，一座建築紛紛倒塌的轟轟之聲，一陣尖銳的歡呼聲，接着就消失了。呼聲傳出來了，又被波語的簡短口令所斷：

『海拉（Hela）我已經射出了。』

『那塔，約瑟夫（Joseph）瞄準那座塔！』

砰礮！一陣木塊倒在光滑的地板上的轟轟之聲，塔是倒了。不幸的守塔人就以機關槍還擊敵兵；喧聲倍起，彈丸橫飛，落下，雙方殲滅大半。

戰場就是一所大而方的房間，窗戶通學校的內園。牆角鋪上四張小孩子的臥牀，四個從五歲到九歲的小孩在嬉戰。這位溫和的叔叔是一個獨善愛靜的人，他已經給小史格羅架美斯克們送了一種建築遊戲的聖誕禮物，當然不會預見到他的禮物會作何用。首先，約瑟夫·勃龍耶（Brojya）海拉和曼耶（Man-ya）已經完全根據他們在大木箱裏所尋到的模型建造城堡、橋樑和教堂；但是，木塊和棟樑立刻發覺到牠們的歸宿：短截的橡樹變成了大礮，小方塊的變成了子彈，這幾位小建築師也跟着變成了陸軍元帥。

一位用子彈堆積起來的假想的小副官立在勃龍耶的身旁，她的面孔赤紅，兩唇乾燥，實在也是叫啦，笑啦，太厲害了。

「曼耶！」

這孩子飛奔而來，停住了腳。「什麼事？」

蘇錫亞（Zosia）是小史格羅架美斯克們當中最的一個，剛剛走進這間屋子。雖然她看上去還是一個不到十二歲的女孩，在她的小弟弟妹妹的旁邊，儼然是一個成人了。

「媽說你們玩得太久了。現在你們必得住手了。」

在一度遲疑之後，曼耶握住姐姐的手，不聲不響地出去了。本來，讓一個五歲的孩子嬉戰是不容易的，這個小女孩已經精疲力盡了，也願意歇手了。隔壁傳來一個溫和的聲音，是疼愛她的人在叫她的名字：

「曼耶……曼玉斯耶（Manyasya）……我的安錫比斯俄（Anciupcio）」

曼耶是她的通常的小名，曼玉斯耶是父母疼愛她的名字，而安錫比斯俄是她從襁褓時代起就有的好頑的渾名。

「我的安錫比斯俄，你的頭髮是如何的蓬亂！你的臉蛋兒是如何的泛紅！柔軟的兩手，太灰白了，太瘦弱了，繫着圍裙的絲帶，把這位未來的科學家頑強的臉上的小鬚髮弄平了，這孩子安靜下來了。」

第二章 最小的女孩

曼耶的父母都不是出自望族，那是波蘭國家的不幸所致，雖然他們的邸第不多了，仍舊以耕種爲生。史格羅朶美斯克夫妻倆都是上選的智士。當一八六〇年凡梯斯拉夫·史格羅朶美斯克教授向她求婚的時候，她還是一家高等私人學校的教授。她是非常美麗的，具有音樂的天才，她對於未來的事業成竹在胸。起先的八年，他們的家庭就附在一個學校裏，而她就在那兒教導華沙最上等家庭的女孩。

凡梯斯拉夫·史格羅朶美斯克在羅夫立勃克街的高等學校裏教書多年，後來升爲教授兼副舍監之職，但是當他離校的時候，他的年青的妻子就待適應一個新的生活了。他非常抱憾地永遠放棄了他自己的事業，離開了以學校爲環境的家庭，就在那裏，瑪麗·居里（小曼耶）於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去世了。

史格羅朶美斯克夫人又一次地伸出灰白的手指，擦過她底最小的孩子的前額。那個熟習的姿勢在小曼耶的心目中最親密的。別的孩子都慣於哄騙及親吻，對於這樣的表示不加重視。但是，就曼耶的記憶所及，她是從來沒有給她的母親吻過的。

史格羅朶美斯克爲了自己的疾病與孩子們隔離，受了譴責，而曼耶還不了解這個慘痛的根源，她母親的病狀真的嚴重了。當曼耶出世的時候，初期肺病的徵象已經顯露了；此後五年，調養診察，雖未間斷，而

症勢已深。但是史格羅朵芙斯克夫人是一個勇敢的基督徒，她確認除了自己以外，在家庭裏沒有一個人應該加意照顧她的病狀。她形容顛悴，每天發熱愈甚，而忙於家務，一如常人，衣着整潔，精神飽滿；雖然她嚴格地防止，不要使孩子們染上這個病症，而幻想着總有康復的一天。小史格羅朵芙斯克們很少知道她底可怕的疾病，急促的乾咳聲，從一間房子傳到下面一間。

他們也看見他們的父親的臉上總是帶着一面孤獨的陰影，『恢復我們的母親底健康』已經是過去若干日子他們放在晚禱中的短語了。

年青的婦人立起身來，輕輕地放開伸過來的孩子們的手。

『讓我去，曼玉斯耶，我有事去。』

『我可以留在這兒嗎？我可以念書嗎？』

『我希望你還是到花園去走走。今天園裏是這樣的好玩！』

『我要去找蘇錫亞。』

『好罷。』

『蘇錫亞……蘇錫亞……』

姊妹倆，這個家庭裏最長和最幼的兩個孩子，手攜手地穿過狹小的天井，他們幾乎是每天在那兒捉迷藏的；再穿過校舍，他們走到一所大而平面的花園，給一扇蛀蟲木做成的門把守着。

「讓我們跑罷，我可以打賭比你早跑到這花園的盡處！」蘇錫亞叫着漸漸地嚴肅起來，簡直是母親的身份。

「我不要跑，我要你講一個故事給我聽。」

沒有一個人能像蘇錫亞那樣會講故事的——當然比不上教授和他的太太。（即其父母）她有一個作家和演員的天才，已經完全把曼耶征服住了，當她靜聽那些奇異的故事的時候，一會兒癡笑，一會兒顫抖，故事是這樣的空幻，它們的情節常常不是一個五歲的小孩容易領會的。

不多一會兒，她們姊妹倆都掉頭回去了。較長的兩個本能地慢下來，聲音也低了下來。她伸手抓住曼耶，靜靜地走過校舍左翼的窗戶，窗上都遮覆着同樣粗糙的花邊的幕子。

就在那些窗戶背後，住着一位史格羅架·莫斯科全家最恐懼最惡恨的人：M·伊凡諾夫（M. Ivanov）——學校監督，在那個學校的範圍以內，他代表沙皇政府。

這是一個可怕的命運，在一八七二年，作爲一個波蘭人，一個俄羅斯的臣民而屬於驚人的知識階級的，他們的力量簡直是隨機待發。知識階級總是在準備高舉他們底叛旗的。他們所受到的地役的苦痛，超過社會上的任何階級。

整整一世紀以前，俄羅斯已經決定毀滅波蘭了，從此這個不幸的國家的命運，就一直落在悲劇的深淵之中。三次連續的瓜分，使波蘭四分五裂的，正式變成了德俄奧的領域。波蘭會有數次起來反抗他們的

壓迫者；唯一的『成就』只是他們所受到的桎梏加緊了。

波蘭是一個求生的國家，而俄羅斯却集中全力務使其臣服歸降。當一羣手鍊足鐐的叛徒被押解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的時候，警察、教授及次等的官員形成一陣人潮，自由散處在廣大的鄉間，他們的工作在使這班叛徒完全效忠於沙皇。他們的任務，不僅在避免一次可能發生的革命運動，他們還有一個更深入、更詭譎的使命：監視波蘭人，消滅他們的宗教，嚴禁可疑的書籍及教派，以及逐漸廢除波蘭的語言——總而言之，爲了要絕滅一個民族的靈魂。

因此，在假仁假義之下，波蘭學校裏的征服者及被征服者之間，有一種殘酷的對敵——這種對敵也同樣地存在於困惱的教員及作奸的校長之間，史格羅朵美斯克們及伊凡諾夫們之間。

伊凡諾夫控制着羅夫立勃克街的學校，是特別令人深痛惡絕的。他可以召喚學生飲茶，藉此以奸詐的問話陷害他們；他們都講波蘭話是確實的麼？他們在家裏說沙皇的壞話是確實的麼？假使一個學生爲了他的疏忽或愚拙，輕率作答，警務當局立刻就會收到一個密報。

當蘇錫亞和曼耶從花園回來，靜悄悄地溜進他們父親的書房的時候，這位教授正對他的妻子講到伊凡諾夫的事情。史格羅朵美斯克夫人正在低着頭，手裏拿着鞋匠的刀和鑽子做活。她在做鞋子。她總是選擇重要的事情做，這是她底一個特殊的個性。自從她爲了懷孕和疾病，只能留在室內的時候起，她就非常仔細地研究做鞋的手藝，從此孩子們所穿的鞋子儘管壞得很快，而所費的只不過是皮的價值。

曼耶看看她母親用手在切鞋底，在整理黏貼着的細線，但是這兩位成人的談話洩露了。曼耶鼻子吸地，好像房間裏有什麼氣味似的。

最後她立在一隻玻璃箱子的前面，箱子裏有幾個架子，上面掛着許多奇異的精緻的器具，如玻璃管，小天秤，礦物樣本，甚至一架舖着金葉的驗電器。史格羅朵芙斯克教授時常把這些物體帶到教室裏去，但是自從政府減少科學的鐘點以後，玻璃窗就常常關着了。

曼耶簡直不能想像這些迷人的小擺設是些什麼。有一天，她的趾尖壓傷了，當她的父親告訴她這些是「物理學上的器具」時，她正在暗自喜悅地默想着。

一個滑稽的名稱。

她沒有忘記它——從來也沒有忘記什麼——當她那天正在與高采烈的時候，她把這個名稱唱起調子來了。

第三章 小天才

「瑪麗·史格羅朶美斯克。」

「到。」

「你講一講關於斯坦立司拉士·阿葛斯土司 (Stanislas Augustus) 的歷史。」

「一七六四年，斯坦立司拉士·阿葛斯土司·普力朶美斯克 (Stanislas Augustus Priatvoski) 被選爲波蘭的皇帝。他是智慧的，非常有教養的，他是藝術家 and 作家們的朋友。他知道削弱王國的缺點，並設法挽救國家的紊亂。不幸他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

那個站在她自己位子上的女學生，極其像她的同學們。她穿着寄宿學校的嘩嘩海軍制服，上面佩着鋼製的鈕扣，漿硬得畢挺的白領，把這個年僅十歲的小女孩弄得非常拘謹。嚴格的服裝，端莊的髮式——這是錫科斯卡 (Sikorzka) 小姐的私人學校的規章。

教員們也絲毫沒有輕浮的舉止。安屠列拉·杜布斯卡 (Antonina Tupalska) 小姐的渾名叫杜布錫亞 (Tupsia) 而她是那樣滿面慈祥地俯視着曼耶。這孩子比同班的學生還小兩歲，可是對於課程總是那樣的從容不迫，無論是算術、歷史、文學、德文、法文和試題，她總是名列前茅，有這樣一個聰穎過人超羣拔萃的高足，如何能不引以爲榮呢？

肅靜控制着教室——似乎還不僅肅靜而已。歷史課是在一種狂熱的情緒中進行的。二十五個正襟危坐，情緒高亢的小英雄，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杜布錫亞嚴冷的面孔正反映出他們底熱情。女教員和她底太嚴肅的學生好像在共謀什麼大計，其實是在用波蘭語教波蘭歷史的課程。

募然間，他們都被驚愕得靜下來；電鐘的喪音傳來了。

兩聲長音，兩聲短音！

這個信號立刻激起一陣騷動，絨默的，而不是魯莽的騷動。杜布錫亞很快地把散放在椅子上的書積攏來；又連忙把桌子上的書和紙張堆起，倒在四個女孩子的圍裙裏，她立刻穿過小門奔向學生宿舍去了，椅子的移動聲，桌蓋開了，又隱隱地關上了……這四個女孩子屏住氣，走回原來的座位。通走廊的門慢慢地開了。

杭貝銳（M. Hornbery）在門邊出現了，他是華沙私人寄宿學校的督學。他穿着漂亮的制服，黃色的褲子，綠色的外衣上鑲着光閃閃的鈕扣。督學不發一言地凝望着學生們。女校長錫科斯卡小姐呆立在他的身旁，她是陪伴督學進來的，也望着學生，心裏帶着一種隱秘的不安。當杭貝銳走在引導者的前面，走進教室的時候，傳達生自然可以趁此敲鐘了。

二十五個小女孩低着頭做活，手指上套着針箍，在毛邊的四方布上做無可非難的鈕扣眼。

「督學先生，這班學生每禮拜有兩小時的縫紉課，」女校長鎮靜地說。

杭貝銳已經走到教員的面前。

「小姐，你們在高聲地朗讀，讀的什麼書？」

「克銳洛夫（Krylov）的神話故事。我們今天剛剛開始呢。」

杜布錫亞十分鎮靜地回答着。她的兩頰也漸漸地恢復了原來的膚色。

杭貝銳遲疑地自己坐下了。

「請你指定一個小學生，」他命令着。

瑪麗·史格羅·朶美斯克坐在第三排，她本能地把滿面驚慌的小臉掉向窗戶。她祈禱着：「請，上帝，指定別人吧，不要指定我，不要指定我。」

但是，她心裏很明白，她是一定要給指定着的。她知道政府派來的督學若有什麼問題，她是常常被指定着去回答的。因為她是成績最佳的學生，俄語說得最爲純粹。

當教員喊到她底名字的時候，她直立起來了。她覺得很熱——不，她覺得很冷。她如骨在喉似地，一種可怕的羞辱，強制着她。

「背你的禱文，」杭貝銳怒罵着，他的態度表示着他的無情和厭煩。

「我們的天父，」曼耶一字不差的背誦着，她底聲音一點也不做作。沙皇曾經發現到，強使波蘭兒童們每天用俄語作天主教儀式的禱告，對於他們是一種最刻毒的羞辱了。因此，在假意尊重他們的信仰的

時候，他可以褻瀆他們所尊重的了。

又靜下來了。

『把蓋銳音二世 (Catherine II) 以後統治神聖俄羅斯的沙皇的名字說出來！』

『蓋銳音二世，保羅一世，(Paul I) 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

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督學滿意了。多麼神奇的聲調啊！她也許在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出世的。

『把皇族的名字和頭銜告訴我。』

『皇后陛下，哥薩芙契·亞歷山大 (Cesarevitch Alexander) 殿下，大公爵殿下……』

『誰統治我們？』

女校長和學校監督凝視着放在面前的各種表冊，隱藏着滿含在眼巢裏的怒火。回答沒有來得十分

快，杭貝銳已經惱怒，更高聲地問道：

『誰統治我們？』

『亞歷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羅斯的沙皇，曼耶苦痛地說着。她的面色已經蒼白了。

這位官員從他的椅子上立起身來，走到另一間教室去了，錫科斯卡小姐跟隨在後面。

接着，杜布錫亞舉起她的手。

「這裏來，我的好孩子！」

曼耶離開了她的座位，走到女教員的面前，女教員一句話也說不出，吻着她的前額。驀然地，這個波蘭的孩子，她底神經已經疲乏到極點，而淚痕滿面了。

第四章 悲哀的日子

『今天督學來的！督學來的！』

興奮的孩子們把這些消息告訴他們的母親，一到散學的時候，母親就在等着他們的。

密契羅美斯克夫人 (Michalovska 卽羅西爾姑母 Aunt Lucia) 是來看她底兩個姊妹的，海拉把早晨的故事講給她聽。

『杭貝銳問曼耶的，她回答得很好，但是，後來，她哭了。督學似乎在任何一班都沒有找到岔兒。』

曼耶不聲不響地隨在她底姑母的旁邊走着。這小女孩仍舊不安定。『禍不單行，』接二連三的不幸降臨到史格羅朵美斯克的一家，最後的四年，在曼耶的小腦海裏簡直是一場惡夢。

最先是史格羅朵美斯克夫人和蘇錫亞離家到尼斯 (Nice) 去了。他們向曼耶這樣解釋：『媽媽身體復元以後，一切就會如常的。』不到一年光景，媽媽和姊姊還寄居在外面，這一家已經是勞燕分飛了；教授和他的兩個孩子住在華沙，兩個小的，海拉和曼耶和他們的祖父母住在鄉下。當孩子在長期的離別以後，重見她的母親，對於一個彌留時的婦人，是難以認辨的。

接着，就是一八七三年的秋天，她們放假歸家的那個悲劇的日子。M·史格羅朵美斯克在他的桌子上發見一封公函：他的薪金奉令減低，不得在校寄宿，副舍監的官名一併取消。政府決定把一個頗著勞績

的教員降格至毫無希望的卑職，那是表示政府對於一個不夠卑謙的波蘭人的處置。

從此，史格羅朵美斯克一家數度遷居，最後在羅夫立勃克與卡密立梯（Carmelite）十字路口找到一家小公寓，作爲一家的棲息之所；由於環境的窮困，他們的生計也日漸艱窘了。教授起先只收兩三個寄宿生——後來五個，八個，十個。他對於這些年青的兒童，供給食宿，並作個別的教導。這座房子變成了吵聲四起的營舍了。

所以必得如此安排的，不僅是爲了史格羅朵美斯克的職位降低了，他的妻子在雷菲拉（Rifera）療養，這筆費用又不知要耗費他多少精力。這個可憐的人，平日是這樣的克儉，不知怎樣由於他底內弟的指引，（這個不幸的人，他正在經營一家神秘的蒸汽廠）居然加入一個冒險的投機，結果，他的全部積蓄的三千盧布虧蝕盡了。

但是，整整的兩年以前，那是一八七六年的正月，曼耶遭逢到意想不到的慘劇。一個寄宿生把傷寒症傳染給勃龍耶和蘇錫亞姊妹倆，多麼可怕的幾個星期啊！這邊房間患肺病的母親在盡力制止她底咳嗽；那邊房間，兩個小女孩顫抖着，發熱地呻吟着。

那是一個星期三吧，教授兩眼滿淚地把約瑟夫海拉和曼耶三個人召來，與他們的長姊作最後一次的訣別。那是曼耶第一次目送一個人的臨終。也是第一次參加葬禮，她穿着素色的小黑上衣。

x

x

x

x

x

「孩子們，我們現在去走一會兒，我必得在極冬之前去買些蘋果。」

在這十一月的下午，赤松公園（Saxon Gardens）幾乎蕭索不堪了，卓越有為的羅西爾姑母領着她底姪女們緩步而過。孩子們爲了母親臥病多年，平時侷促在一角一隅，現在是身臨在一個大天地裏了，豈有不東瞻西望的道理。假使她們也給染上了什麼病症，海拉看上去倒是健康的，而曼耶是這樣的灰白，這樣的消瘦。

這三個人走進華沙的舊區，也就是曼耶的生長之地。教堂的鐘聲在寒冷的空氣裏互相應答，漫漾出幾種不同的音響。這些教堂喚起了曼耶·史格羅架美斯克全部逝去的童年時代。她就是在聖瑪利教堂受洗的，她底第一次的聖餐禮是在主日堂裏舉行的。

空漠而多風的羅美·密斯多方場（Nove Mlasto Square）也是曼耶底常遊之處。這孩子幾乎每天要到婦女教堂（The Chapel of Our Lady）去，這是一所奇異而輝煌的教堂，它底方塔和正身，所有的紅石階已經用了幾百年了，曲曲折折地，直達高臨河面的屋頂。

這幾個女孩子隨着羅西爾姑母的指引，又走進這所教堂了。沒有幾步，她們就走到那邊狹小的哥德式門口的陰處，曼耶兩膝屈下，顫抖着。沒有蘇錫亞，她底一去不返的姊姊沒有了，連上帝也不加憐憫於她底母親，讓曼耶獨個兒走進這所教堂，在她是一椿痛苦。

曼耶又向她所信仰的上帝禱告了。她帶着熱情和絕望地請求上帝給他所最愛的人以生命，沒有他

們，在她連活着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她把自己的生命獻與主，作為交換，爲了拯救史格羅朵芙斯克夫人，她是準備捨身一死的。羅西爾姑母和海拉也彎身跪下，靠近曼耶，在低聲地禱告。

她們又在教堂外面遇見了，開始走下這直達維斯突拉（Vistula）河濱的崎嶇的石階。每逢春天，歡天喜地的青年男女，成羣結隊地划着灰色的小船駛向波羅的海遊玩，現在，這長列的船隻靜靜地躺在河面上。河裏的盛況，集中在裝滿蘋果的大划船的四旁。其中的兩隻是大帆船，精細而靈便，重壓着幾乎碰到水面。

女孩子們把蘋果一個一個地拾起，又仔仔細細地看過；凡是已經檢點過的就投在一隻大的柳籃裏。假使見到潰爛的就用盡力氣地擲在河裏，你會看見一些小而圓的朱紅色的爛蘋果滾滾而下。當柳籃盛滿的時候，你就得離船上岸，在你的手裏有一隻比較任何其他更好的蘋果。那是冰冷的，啃起來，兩排牙齒吱吱地作響。

五點鐘了。進了晚點，僕人們已經把餐廳裏的長檯子整理清楚，點上懸掛着的火油燈。當史格羅朵芙斯克教授的子女們還留在餐廳的時候，寄宿生三三兩兩地在他們的臥室裏聚談着，變成了一間自修室了，桌子上滿放着紙張和書籍。沒有幾分鐘，不知從那個角落落落傳來不調和的各種迷人的歌聲，那就是若干年來這所房子的生活的旋律。

發出鬧聲的總是那幾個孩子，他們不能制止朗讀拉丁詩，歷史年代，及問題摘要。在這所小型的智識

工廠的角角落落裏，有些在引吭朗誦，有些在憚精竭智，以求解答。

小曼耶對於這種苦況是絲毫不能領會的。在她底記憶裏，只是她底同伴聽她一字不差地背誦詩歌，他們看見她也不過讀了一兩遍，就立刻認爲這是一個詭計，推責她秘密讀熟的。但是，這是一種注意力集中的天才，使曼耶這樣容易領悟。

這種專注的天才，在一個並不常態而健康的孩子是僅有的奇事，這使她的姊妹們及友伴們感到極大的興趣，而變成了他們底溫和的戲弄對象了。

今天他們打算要玩個暢快。首先他們曉得史格羅朶芙斯克確在另一間房裏，不能分身，他們真是喜出望外，曼耶書讀迷了，他們就在她的旁邊用椅子搭起一座台來。兩邊兩隻椅子，後面一隻椅子，一隻椅子放在台頂上。

他們築了好久。小曼耶什麼也沒有注意——作弄者的低語，或暗笑，或是她頭頂上椅子的影子。後來，當她讀完了一章，捲卷舉首的時候，碰着了頭頂上的椅子——所有的東西紛紛倒下了。椅子在地板上跳過，海拉笑得發出尖銳的聲音，勃龍耶和其餘的人捷足先登，跳到防守的地方，以防反攻。

但是，曼耶仍舊斯文不動。她不知道怎樣發火，但是在受到驚嚇的時候，她也不會自慰。她底灰色的兩眼發出一種憤怒的光芒，好像一個睡遊者從昏夢中驚醒一樣。她摩摩左肩，那是給一隻椅子擊痛的，她拿起書本跑在另外一間房裏去了。她在走過大姊姊們面前的時候，極盡嘲諷地說道：

「多養！」

大姊姊們對於這句和平的判詞並不十分稱意。

只在這種完全專心貫注的時候，曼耶才能重新找到她在童年時代覺得無限驚奇的事物。她隨意閱讀她父親圖書館裏的詩歌集及學者的抄本，冒險故事及專門著作，她底好奇心是無限的。一切足以感動及使她入迷的書籍，她都貪讀不厭，如終身服役，俄羅斯間諜等。以致貝杭銳的來校，這些黑暗的幽靈，她都不顧了。

甯靜的日子轉瞬逝去了，她底意識一經恢復，萬念交集——最使她感覺苦悶的，就是因為母病所造成的不斷的憂鬱。尊長們雖然力言寬慰，以求欺瞞於一時，而曼耶對於她自身底恍惚的異數，瞭然於心，她底偉大的愛及禱告的熱誠，還不足以阻止就將降臨的可怕的遭遇。

史格羅采夫斯克夫人也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她是非常知禮的，這可以說是她底一種特性，如今病入膏肓，她是準備着，毫不畏怯，爲了不要影響這個家庭的存在。那是命運所選定的一個日期，就是一八七八年五月十日，她請求醫生讓牧師來。她在與親愛的丈夫永訣時的痛苦，（並且吩咐他照顧遺下的四個孩子）以及現在她必須離棄兒輩時的期望，像小曼耶只是一個十歲的孩子，此情此景，這是一個基督教徒底最後的痛楚，也只有牧師才能想像。

在她底家屬的面前，她只得現出一副和平的面孔，這在她彌留的最後一刻又恢復了極度的仁慈和

寬大。她死了，好像是她但求一死的，沒有一點狂熱和昏亂。在這間小房子裏，她底丈夫，兒子，女兒，目送她的逝去。

她覺得還有餘力足以向每一個人告別。她一口氣低低地說出她底最後的一句話，凝望着目送她的丈夫和孩子們：

「我愛你們。」

小曼耶又一次地穿上了黑衣，在公寓裏淒淒清清地來往着；這所公寓好像忽然變得很大很空了。勃龍耶住在母親的房間，在她是不慣的；現在，只有海拉和她自己睡在沿壁鱧皮的墊椅上；教授很快地和一個女管家的說妥了，她每天來指揮僕人做事，決定寄宿生的飯菜，略略檢點孩子們的衣裳。史格羅朵芙斯克也照顧他們的，不過顯得欠周，而且令人生憐——這是一個男人對於子女的照顧；歡樂離開了這個家庭，空氣又變得如此的沉靜。因此，曼耶認為那種生活是不當的，悲慘的。

蘇錫亞死了。史格羅朵芙斯克夫人死了。曼耶在失掉她母親的仁慈及長姊的保護之中長大了，也就在這種不公平的棄絕之中，從來沒有發過怨言。但是，她並不忍從。當她跪在教堂裏禱告的時候，她經驗到一種內心反叛的隱秘，上帝已經不公平地降下這樣可怕的打聲，並且把她四周快樂的，幻想的，甜密的生
活奪去了，他不再祈求上帝同等的愛了。

第五章 青春時代

在每一個家庭的歷史當中，都要呈現一個擴張的全盛時期，受了一些神秘的原因所推動，某一代得天獨厚，充滿活力，美麗，與成功，不但空前，而且絕後。

史格羅宋·莫斯科的一家也臨到這個時期了。死神帶去了可能變為一個傑出的著作家的蘇錫亞，也帶去了他們的母親，但是其餘的四個人征服了不幸的禍患，一切障礙，視若無睹，他們都成功了罕有的人才。

那是一個奇景的大觀：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一個光輝愉快的早晨，大家圍着大桌子進早餐。海拉十六歲了，高而美，無可比擬地，他是這一家的美人。勃龍耶有金黃色的頭髮，以及一副軒朗的面容，約瑟夫是最長的一個，穿着學生制服，顯出一派諾鉄克（Nette）運動員的外貌。（譯者按：北方力士的意思）

至於曼耶呢？——註定該是聞名全世的瑪麗居禮——造化使她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年紀立刻發育完全，使她精強而有力。她在十四歲的時候去量身重，她底合身的制服襯托出一個並不消瘦的身段。她是最小的一個；在那個時候，她也是最不美的一個。

早餐完畢了，曼耶背上書袋，匆匆走過一片空場，就到了綠宮（Blue Palace），那是齊姆斯克伯爵（Count Zamoycki）的住所。避開了鐵格的正門，她走進門口，有一座銅獅子的一口舊天井。於是她就停

步了，浮在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天井裏空漠漠的。

她掉頭望望街道，失望了。但是從閣樓上的一扇窗戶裏傳出一個溫和的聲音，鳴止了她。

「親愛的曼耶，不要跑開。克錫爾（Kasja）走下來了。」

「哦，夫人，謝謝你！早安，夫人！」

蒲銳斯波羅美斯克夫人（Mme Prizborovska），齊姆斯克伯爵底圖書管理員的妻子，兩眼和鏡地望着面紅而年青的小史格羅朵美斯克，兩年以來，她是她女兒最知心的朋友了。

「今天下午你一定來。加入我們的茶會，我必定給你預備一些你所喜歡的巴·紀（Paenki）和朱果力冰。」

「當然，你得來，」克錫爾叫了起來，直下扶梯，擁抱住她底朋友。「我們得快點！曼耶，我們遲了。」

自從前天茶會以後，她們彼此還沒有見面，她們有不少的事情，等着商量。她們那些說不盡話不完的座談，幾乎都是在克拉科美斯克樹蔭下的高等學校裏舉行的——這是一所俄羅斯小學，好像是最先決定為政府公務員中德國人的子女而設的，一切保持德國式的訓練和傳統。

錫科斯卡小姐所辦的婦女學校，保持着濃厚的波蘭的色彩，自從改組為官立學校，就給俄羅斯式的精神所統治，那是一個大大的變遷。自從帝國高等學校的畢業文憑被規定為唯一合法認可的文憑以後，這個變遷也是必須的，而曼耶和克錫爾兩個就專門以取笑俄國教員相報復，尤其是那位可惡可恨的研

究部監督曼葉小姐 (Mlle Mayer)，簡直被弄得啼笑皆非。

曼耶和克錫爾兩個走過鐵柵，走向到綠宮的一條路，鐵柵口站着一個衛兵，他的職務就是禁止猶太人走進這所花園。

當天井裏的鐘聲催着學生們工作的時候，她們的同伴已經走進那條拱道了。她們是小藍眼的瓦爾夫小姐 (Wulf) 和安葉·羅德鉄 (Anya Rottert)，至於那個塌鼻子的德國小姐，在曼耶和萊翁笠·科立卡 (Leonie Kunicka) 之下，她要算是最優秀的學生了。

至於萊翁笠·科立卡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她底兩眼滿含着淚，她底衣着總是這樣的整潔，好像今天是剛剛換上的。

曼耶和克錫爾飲住了笑容，跑到她們的朋友那兒去。

「什麼事，你怎麼啦，科立卡？」

科立卡愁眉苦臉地望着她們。「那是爲了我的兄弟……他參加了一個行動……他被告發了……

三天功夫，我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她泣不成聲，又說着：「他們明天要把他吊起來絞死！」

另外兩個大驚失色的女孩子圍着這位不幸的姊妹，一面詢問她，一面安慰她。但是曼葉小姐的尖聲壓住了鐘聲，發出簡捷了當的口令：

「來，來，你們也該扯夠了，快來！」

曼耶驚呆了，慢慢地走到她底座位。那天晚上，她們的舞蹈課停止了，六個女孩在萊翁笠·科立卡底小房間裏靜守着，曼耶海拉勃龍耶克錫爾和她底妹妹烏那（Cie）與她們的同伴一直守到天明。

叛亂，祈禱，流淚，在她們真是萬感交集。她們小心溫和地看護她們的同伴，分担她底痛苦，洗滌她底滿淚的兩眼，握住她底手，強勸她飲點熱茶。六個女孩不知怎樣消遣這悠長的時光才好。當天明大亮的時候，她們該走了，她們本能地跪下，祈禱，她們的手遮掩着她們底滿佈驚惶的小臉。

x
x
x
x
x

一塊金獎章，二塊金獎章，三塊金獎章！曼耶領到了三塊金獎章，一八八三年六月十二日，曼耶中學畢業了。

曼耶讀書工作非常用功。她底父親決定在她謀生以前，讓她到鄉間休養一年。

一年的休假！誰也能想像到這個天才兒童，在一度狂奮之中，會秘密地作她底第一次的科學實驗。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那個神秘的康復的期間，曼耶的體質變了，面色更好了；她也忽然變懶了。她嘗試着慵疏懈怠的醉意，這在她底一生中，是最初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嘗試。

她這樣寫信給克錫爾：

「我不能相信幾何或代數會得永遠存在。我已經把它們忘記得一乾二淨。」

她和親戚們同住在鄉間，她們也歡迎她小住幾個禮拜，爲的可以重溫她們在幼年時代所讀的功課，

現在已經模糊不清了；她趁着此身猶在，盡情取樂。

她是多麼快樂，多麼年青——比較她在童年的黑暗時代年青得多了。無論是一趟郊遊，一發午覺，她也必盡情地寫在信裏，把她在新生活中所享受的喜樂描摹出來。

一八八四年七月，曼耶剛剛回到華沙，促居在那座小公寓裏，一個婦人來訪 M·史格羅采夫斯克。那是佛羅雷伯爵夫人，一個嫵媚的女人，一度做過史格羅采夫斯克的學生，現在和一個在波蘭成家立業的法蘭西人結婚了。自從教授底兩個小女兒打斷了消夏的計畫以後，她就提議，為什麼不讓她們到她在鄉間的家裏小住兩個月呢。曼耶寫信給克錫爾說：

「這是星期日的時候，到了星期一傍晚，我們都去了，海拉和我……現在，我們到了克伯（Kampna）已經幾個禮拜了，我應該報告一點這裏的生活狀況，但是，爲了我沒有勇氣，我就只能說，這是奇蹟……這裏游泳，划船，都很便利，這使我大爲高興。我正在學划船……我學得很順利……在這裏沐浴是理想的。我們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我們有時在夜裏睡覺，有時在白天，我們舞蹈，我們這樣放蕩，有時我們簡直應該給幽禁在瘋人院裏……」

曼耶所寫的未必言過其實……

海拉和曼耶每天早上製定當日的程序。他們已經迅速地獲得克伯地方兒童軍的指揮權，連家裏的小孩也包括在內。對於家裏的主人，他們採取一種最簡單的態度：當他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不使小年紀的用力過甚，但是，一旦分開了，丈夫與妻子都變成了犯罪的秘密的同謀，那就任其所爲了。

佛羅雷一家宣佈在聖魯意士節日晚上舉行一個盛大的跳舞會。當主婦們吩咐安排餅乾、蠟燭和花環的時候，曼耶和海拉也爲着這難逢的一晚試穿她們的『盛裝』了。

讓貧窮的女孩子們打扮得絕妙嬌美，那是不容易的；她們一年只有兩套衣服，一套是跳舞時穿的，一套是平常穿的，而且出自一個小裁縫的手。本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當她們把共同的財產核計以後，曼耶和海拉就決定，要那樣做也是可能的。雖然蒙在曼耶衣服上的綢紗已經磨壞了，而藍緞子的骨底仍舊很好。她們必得到城裏去，盡力地買些最便宜的藍薄紗，代替已經磨壞的綢紗。

其餘，不外這裏一條帶，那裏一個結，以及只要幾盧布就可以買到的新黃皮鞋，再從花園裏採點鮮花佩在上衣，幾朵玻璃插在髮間，還有什麼事呢。

在聖魯意士節日的夜裏，當音樂師在樓下調音的時候，海拉驚人地美麗，已經激動了這座歡樂的屋子，曼耶在對鏡作最後的一瞥。一切都好——挺硬的漂亮的薄紗，貼近面孔的鮮花，以及那些漂亮的新鞋子——到了天明，她就鞋子扔在一邊，她跳得太厲害了，連鞋底都沒有了。

若干年以後，我的母親還有時溫言順語地向我追敘那些快樂的日子。我望着她那副倦容，將近半世的憂慮和艱辛使她顛悴了。而我感謝那個命運，在它規定這個婦人的嚴肅和殘忍的召喚以前，特許她在一夜的跳舞會裏利用她的黃皮鞋。

第六章 投入了職業圈

九月裏，曼耶又回華沙去了，到那靠近高等學校的新居，她們的幼年就在那學校度過的。

他的父親年事漸長，並不放棄高等學校的教職，也決定不續招寄宿學生。現在，曼耶和她的家庭促居在一家更小的公寓裏，是更親近了，也更困苦了。

每逢星期六，M·史格羅朵美斯克，他的兒子，三個女兒整晚地共同研究文學。他們圍着煮茶的爐子，老人背着詩歌，或是高聲朗誦，他的孩子們快樂地靜聽着，政府官員頭髮後傾，笨厚而鎮靜的面容給一小簇雅緻的灰色鬚髮拉長了，他有一種演說的特別才能，也以同樣的聲調向曼耶講述過去的傑作。

曼耶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值得追懷的晚間的，她生活在一種智慧的氛圍裏，那只是與她同等年紀的少數女子所能領悟的。一種堅強的結合力，使她與一個授以教養的人接近，他以如此感人的努力使她的一生光耀人前。她可以在她底熱愛中揣度出史格羅朵美斯克顯著的平靜之下的內含的痛楚，——這是一個從不自解自慰的鰥夫底憂鬱，一個困惱的官員的沮喪，永遠被派着次要的工作，一個謹守慎為者的悔痛，對於那一次投機的慘敗，蕩盡了他的薄產，他是永遠不會寬恕自己的。

M·史格羅朵美斯克的恐怖之因，是易於了解的，這位所謂一家之主，只能拿他的微薄的薪金支付房租，伙食和一個傭人的工錢，除此，不久就要領得一筆為數更微的養老金。約瑟夫勃龍耶海拉和曼耶都

需要錢維持生活，看來只有自己打主意了。

這四個孩子底第一個念頭自然是教書。在華沙，成百的青年人正在尋找工作，而史格羅采美斯克一家的聲譽已經傳播到他們當中了。約瑟夫教解剖學，勃龍耶，海拉和曼耶一天担任幾小時的私人教師。

這是一樁不愉快的工作。曼耶在不到十七歲的時候，就知道這樁工作的辛勞和委曲；無論陰雨天寒，她總得教完一家又是一家地穿過這座鄉鎮長的街道；學生有的倔強或者懶惰；家長忘記了付月底的束脩——這有數的幾個盧布是多麼地被盼望着啊！他們算好了，就要在那天早上付給別人呢。

曼耶·史格羅采美斯克在這個時候，正是一個年青的女子，她底唯一的興趣在吸收她的學生，這話也許是假設的。

這個假設是不正確的，她已經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教師底辛苦的生活，那是由於生活的必需；但是她也有另一種生活，熱情而秘密的生活。正如與她同等地位及時代的每個波蘭青年，她們給夢想中的遠景奮興起來了。

人們該怎樣想像這個十七歲女孩子的熱情？她底幼年是在她那些奧秘的神性及她父親書房中物理學器具的前面度過的，但是那個小世界對於操之猛切的曼耶還是不夠理想的。她不再單單夢想算術和化學，但望改良已有的秩序，開化廣大的人民。在一切事件之前，在一切事件之上，她要為她的祖國服務。

成羣結隊的年青知識份子，組織一個所謂流動大學（Plaat University），仁藹善誘的波蘭教員，一

家一家地教他們解剖學的秘密課程，而曼耶完畢了她底授課工作及解剖學的秘密課程以後，她可以有幾小時的休息，她閉門讀書和寫作。

她底筆記簿以一種動人的形式反映出一個過度熱忱的青年底內在生活，她給自己各種不同的稟賦迷惑了；她一筆不苟地爲豐苦寓言 (La Fontaine's Fables) 畫了十頁鉛筆插圖，接着是德文和波蘭文的詩歌；他又從海涅 (Heine)、雷蘭所著耶穌的一生一書中，抄了三頁：『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把他生命中占優勢的人道，超出於世俗的浮榮之上……』

何其矛盾啊！這個『解放了的婦人』對於瑣細的事情鄙夷而不爲，剛剛把她底奇妙的秀髮剪去，幾乎剪光了；她暗自悲傷着，顛悴於精神的夢幻之中，她就在這種夢幻之中謄抄了許多長詩。

「黑黑的，生就一副藍眼睛的人啊，

假使我告訴你，我愛你，

誰知道你會說些什麼呢？」

曼耶小心翼翼地使她底畏友知道她是喜愛再見蘇松一首詩的，（或是破花瓶，即蘇松的渾名。）她公開地自認着。她衣着端莊，短短的髮髮使她底面容變得奇特地稱氣，又使她變成一個小女孩，趕着東聚會，西座談的，她雄辯着，激奮着。

勃龍耶和曼耶商量得好幾個鐘頭，想妥擬一個她們底未來生活的計劃。不幸這個城市裏的大學一

向推行女禁，她們所熱切貪讀的各書的著作，也不能指示一個獲得最高教育的方法；而一小時半羅布的教書待遇，也使那些著作不能為她們想出什麼致富的奇徑。

曼耶的雄心作不平之鳴了。幸運的約瑟夫和海拉倒沒有碰到什麼焦慮的事情；這個青年（指約瑟夫）去行醫了；可愛而多愛患的海拉，猶豫於教師職業及歌者生涯之間，聲嘶力竭之後，才得到文憑，同時並拒絕一切結婚的建議。

但是，勃龍耶怎麼辦呢？她如何能免於愛患呢？曼耶了解她底姐姐的煩惱，她私望着能到巴黎研究醫學，然後回到波蘭，在鄉間實際工作。她要等待幾多歲月啊？

她姐姐顯然可見的期望，反而變成曼耶心中永久的成見了。在一個非常合羣的家庭裏，這兩個人更是相依相愛。

所以，有一天，當勃龍耶正在一張紙上亂塗，計算她有多少錢——倒毋甯說她缺少多少錢——曼耶作了一次正面的襲擊。

「我最近翻覆思慮，想出許多辦法，我也告訴了父親。我相信我已經找到一條路了。」

「一條路嗎？」

曼耶所申說所想到的都得到她爸爸的贊同，那是一個妙計，她是出言審慎的人。

「我們瞧吧，以你所有的積蓄，你能在巴黎維持幾個月？」

『我的積蓄足夠支付旅費及大學一年的學費』勃龍耶答道。『但是你知道，醫科是要五年才能修畢呢？』

『是的，但是你知道，勃龍耶，半盧布一小時的教書待遇，我們是一輩子也享受不到大學教育的。』

『怎樣辦呢？』

『怎樣辦，我們可以集中力量。假使我們一直單人匹馬地奮鬥下去，每一個人只依靠他自己的經濟能力，我們一個人也走不了。若是按照我的程序，你可以秋天成行——就在這不多的幾個月以內了。』

『曼耶，你瘋了！』

『不，就這樣開始吧，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錢，後來我會接濟你一些；爸爸也會這樣做的，當你正式行醫了，就該輪到我去。那麼，你再幫助我。』

勃龍耶的兩眼充滿了淚珠。她覺得這個建議的偉大，但是在曼耶的程序當中，有一點還是含糊不清的。

『我不了解。你不打算爲自己的將來多積些錢，一部份分給我，然後再多積一點，是嗎？』

『完全對的，』曼耶漠然地答道。『我正在圖謀一個家庭女教師的工作，食宿洗衣都不化錢。我一年將有四百盧布的收入，也許還能多一點。你瞧，有了四百盧布，一切問題迎刃而解了。』

『爲什麼我應該首先成行呢？爲什麼別的辦法不成呢？』

「哦，勃龍那，不要傻了！因為你二十歲了，我才十七歲。因為你已經期待很久了，而我來日方長。當你正式行醫了，你可以使我多些錢——事實上我也在計算着。說來說去，我們的辦法是聰明的，就這樣做吧。」

曼耶希望在華沙尋到一個位置，作相當的積蓄，而不致身嘗流落的痛苦。

但是那些領略過犧牲經驗的人們是不惜作全部的奉獻的。她在華沙不能賺得夠用的錢，反而，開支太大了。她怎麼辦呢？

她並沒有久於躊躇。她聽說鄉下有一個家庭女教師的好位置。在那個荒村裏，做一個家庭女教師該是一個穩妥的職業，待遇既優，而且實際上一無化費的地方。

x x x x x

在一個冬夜的肅靜之中，曼耶在三小時的車行以後，接着就乘上電車，在浩浩蕩蕩的大道上駛行了四小時。謝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是財產保管人，從沙吐斯克公爵夫人那裏分種一點田地，就在華沙之北一百公里的地方。

在第一個月期間，曼耶覺得謝家 (N. S.) 不愧為一門俊傑，而這家的長女勃羅卡 (Bronka) 更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她底心中燃炙着一種愛國的情緒，現在也找到一個發揮的所在了。

有一天，她在泥濘的大道上遇見一些小農，他們衣履襤褸，在大麻似的頭髮下面，展現出一副英勇的面容。她默想他們的苦情苦景——私念着一個計劃。假使現在波蘭語當中，創造一個簡捷的課程，喚醒無

知無識的農家兒童理解本國文字及歷史的奧秘，那是多麼美好的一椿事！
這位家庭女教師（指曼耶）就把她底理想暗中畏怯地告訴了勃羅卡小姐。她是熱誠的，決定相助的。

曼耶鎮定地說：

「三思而行吧，你知道，假使我們給人告發，就會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

沒有一樣東西再比勇敢具有蔓延性了。勃龍卡充滿了熱誠和決心。爲了推行這個危險的計劃，她們已經從謝夫人那裏得到特別的許可了。

因此，當曼耶完畢了一天的工作以後，她又從自己的房間走到樓下一間四壁粉牆的大房間裏。七八個年青的農夫在守候着。曼耶從她底積蓄裏取出錢替他們買抄簿和鋼筆，他們這樣手指麻木地在寫着。農夫們從不曉得他們的教師還有再當學生的夢想。她要到巴黎去讀書，在這世界上，巴黎是她最嚮望的所在了，會不會有這樣一天，她乘車到巴黎去，——而得到這個絕大的愉快呢？在她底靈魂的深處，一切的希望都幻爲泡影了。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她這樣寫信給她在華沙的表姊漢雷黛：

「……我的未來的計劃嗎？我什麼計劃也沒有，也許甯可說它們是這樣的尋常和簡單，不值一談的。我的意思，我得盡人事的可能，當我無力再前進一步的時候，就得向這個俗世告訣了。損失既微，人們對於我的遺骸也是暫時

的——正和對於其他若干人一樣。

這些就是我現在僅有的計劃。有些人藉口說，我該不顧一切經過所謂愛情的熱烈程序，這樁事情都絕對不在我的計劃之內。假使我過去是有情人的話，他們早就化為烟霧了；我已經把他們埋葬起來，幽禁起來，忘記了他們；因為你知道，以頭碰壁，那是自己毀滅了自己。……」

這些自我底模糊的思念，是需要加以一個解釋的。曼耶已經長得美起來了，這是一個開始。她還未具有不多幾年後在照片上所顯示的豐姿麗質。但是這個矮肥的女孩已經變成一個活潑嬌豔的少女了，皮膚美麗，玉腕纖踝，好一個美人兒！

第七章 初戀

葛西密爾（Casimer）謝家的長子，從華沙放假歸來，在他家裏發現了這位嫵媚動人的曼耶。這位聰明活潑的教師，舞蹈，划船，滑冰，無一不精而嫺熟；她是機智的，態度又大方；她在他所相識的少女當中，真是一位天生的尤物，人間的佳麗啊！他鐘情於她了。

至於曼耶呢，在她底革命的學說之下，隱藏着一顆易碎的心，也給這位年青的學生勾得魂消魄失了。她還沒有到十九歲。他也祇大了一點兒。他們倆就作結婚的打算了。

對於這個結合，似乎沒有一點兒窒礙。謝家老小對於曼耶總是另眼看待的。他們曾經邀請她的父親和姊妹同住。他們送她鮮花和禮物。他們甚至對於她底弟弟約瑟夫的工作也加以一種善意的關懷。

葛西密爾爲了與曼耶的訂婚，含射其詞地試探他的父母，這似乎無須過慮，事在必成的。

父親動了怒火。母親幾乎昏暈了。葛西密爾是他們的愛子，怎麼能夠和這個非在別人家裏工作無以謀生的窮女孩子結婚呢？他明天（不久的意思）就可以和鄰近最富有最上等的女孩子結婚了！他瘋了嗎？

葛西密爾是一個寡斷胆小的人。他唯恐遭人譴責，說服和憤激。他的決心打消了。

曼耶給她底智力上精神上的卑下一番自嘲自弄，也就隱身於興奮的沈寂之中。她決志把晦暗的短

歌根本驅除。

但是愛情有如野心，「藕斷絲連」對愛情宣告死刑是不能置它於死地的。

曼耶對葛西密爾隱秘的深情，在她底心裏蘊藏了幾年。若說要療治這個創傷吧，她又不能一離了之，這是一個殘忍而無罪的步驟。當然啦，她每月得接濟在巴黎的姊姊十五個盧布，有時二十個盧布，這將近她底薪金的半數。她所以躊躇不決者，物質上與感情上的理由是並存的。

但是傷心的事是那樣的緊逼着。當她底姊姊海拉的訂婚宣告破裂的時候，曼耶這樣寫信給她底哥哥約瑟夫：

「誠然，這樁事給人一個對於男子的明見。假使他們不願意與貧窮的女子結婚，見他們底鬼！沒有一個人向他們要求什麼。但是，他們爲什麼攪擾一個無辜者的安甯，加以侮辱與傷害呢？」

曼耶又寫信給漢雷德：

「不要相信誰在造我的謠言，說什麼「好事近了」……至於我的夢境呢？我要在我自己底生命的一角，暫時與我的父親同在。……重新獲得我的獨立及生活的所在，我要把我底半生獻給……這就是我所希望的了。對於生活我是無須擔憂的。」

但是曼耶已經做了三年的家庭女教師，她回華沙的日子臨近了。

曼耶出以友情的微笑，向謝家大小告別了——兩方面都有點太友情了。她底父親壓抑着內心的憎

厭與矛盾，接受了最不愉快的位置——離開華沙不遠一所感化院的監督之職。但是薪金收入允許他給在拉丁區讀書的勃龍耶寄點錢，而曼耶也可卸她自承的義務了。勃龍耶的考試成績很優良。她鍾情於一個波蘭人葛西密爾·道魯斯克，一個傑出的醫學學生。但是，他也是一個愛國者，當局禁止他住在羅斯波蘭統治下的地方。

曼耶很快地就在華沙一個富有的工業鉅子家裏獲得一個位置，快快樂樂地過了一年。她也習於奢侈的生活了——那是她從未經歷的。

接着，一八九〇年三月，無異於晴天裏的一聲霹靂，勃龍耶寄來一封信：

「一聲放假，我就要結婚了……我的未婚夫將來是一個醫生……」

「現在該輪到你啦，我的小曼耶。你必得略事準備。假使你在本年內可以積蓄幾百盧布的話，明年你就可以來巴黎，與我們同住，食宿均無問題……你必得這樣決定，你等待得太久了……」

曼耶該跟着第二個到巴黎去讀書啦。但是事不盡然。祭魔在她底心中是這樣的有力，使她深思熟慮之下，還放過她底機遇。她覺得應該與她底父親同在，就這樣地回覆了勃龍耶。

勃龍耶堅持着，爭辯着她底見解。最後，是這樣地決定了：在華沙工業鉅子家裏一年，與她底父親同住一年，仍舊教書，積蓄一些錢。此後，假使可能的話，她就到巴黎去。

一八九一年九月，她趁着假期到卡拔新（Carpathians）與葛西密爾相會。那裏，在羣山之中，是羅曼

斯的理想境界，葛西密爾低訴着他底遊移而恐懼的心情，訴個不休。曼耶不能再忍耐，而宣告離絕了。

「假使你不能想法打消我們的障礙，我是不能負其咎的。」

六年來自從她做了家庭女教師以後，直到今天，她不能再控制她底如火似沸的耐性了。她寫給勃龍耶道：

「我現在可以來了……你一直在盼望着一個小天使的降臨，我來了，也許有助於你呢……。」

第八章 到巴黎去

曼耶和他底父親站在車站月台上。她穿着一身舊上衣，看上去，這位二十四歲的女子是如何的年青啊？
 稚嫩的兩頰，灰色的眼珠，是在燃炙着一個新的狂熱。驀然間，她移身吻他，以一種溫和甚至請求寬恕的話語鎮壓他。

「我不會久落在外的。二年，頂長三年了。我將回來，我們住在一起，就永遠不再分開了。這話對嗎？」
 「是的，我的小曼玉斯耶，」教授說：「快點回來。好好做事，祝你好！」

巴黎最繁華的區域并不在拉維里特 (La Villette) 與索本里 (Sorbonne) 之間，而且旅程既不迅速，又不舒適。勃龍耶和她底丈夫住在愛里曼葛立路 (Rue dallenege) ——現在是真伽羅斯路 (Avenue Jean Jaures) 了——有一輛雙層的公共馬車直駛到東車站 (Gare-de l Est)，車子是用兩匹馬拖着走的，上面裝置一副小小的螺螄錐的樓梯，乘客可以拾級而登容易眼目昏花的「雅座。」從東車站到埃格羅路 (Rue des Ecoles) 只有一部公共馬車可乘。

當然啦，「雅座」裏四季皆宜——又是如此的經濟——曼耶握着她底破舊的書夾攀上去了。
 這輛四輪馬車走過塞因河 (Seine) 四周的景色使瑪麗心醉不已，多霧的河流伸展着它底兩臂，輝

煌莊麗的小島上充滿了秀氣，方場上矗列着紀念的碑坊，左下角就是聖母教堂（Notre Dame）的羣塔。馬爲了要奔上聖密歇林大道（Saint Michel Boulevard），就緩緩而行了。

曼耶緊握着她底書夾，摺攏她底厚重的羊毛襯衫。接着，就從雅座裏跳下來，她是走在街上了，面部緊張，向智慧之宮（即學校）的鐵門前奔。

說句老實話吧，一八九一年智慧之宮與人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景象：索本里重建以來，已有六年之久，好像一條換皮的大蟒蛇。在長長的裝修不久之後，一片蒼白的黎塞留（Richelieu）時代的破房子接着一排一排工人的陋室裏，鏗子叉子的聲音交響着。但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一年和往年一樣，在閨人宿舍旁邊的牆壁上，你可以看到白紙的廣告招貼：

法蘭西共和國大學科學院第一期課程將

於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三日在索本里開始。

神奇耀眼的廣告啊！哦！多快樂！現在曼耶是科學院的一個學生了。

第九章 踏進了大學之門

事實上，她不再叫曼耶了，甚至瑪耶這個名字也不用了；她在註冊卡上用法文寫着她底名字瑪麗·史格羅朵美斯克。但是她底同學們就不能發出史格羅朵美斯克這個野生的拼音。這個小小年紀的波蘭女孩，又不讓他們稱呼她瑪麗，她保持一個神祕的無名者。年青的男同學時常在回聲的走廊上會遇見這位羞怯的，表情頑僻的女孩子，柔軟而光澤的頭髮，衣履嚴整，但顯然的貧困，使得每個人會驚奇地問道：「她是誰？」答語總是含糊其詞的。「她是一個異邦女子，有一個難以稱呼的名字。在物理學班上，她常常坐在第一排。不多言笑的。」當她踱出走廊的時候，男學生的目光總是緊隨着她底秀麗的輪廓，接着，他們會這樣地結論着：「美髮！美髮！」後來她底美髮，和小小的斯拉夫式的頭部，在男同學的心目中是這位異邦同學僅有的標記了。

但是，當時在這個女子的心目中，男同學是最不值得注意的了。她已經完全給某些嚴肅的教授誘惑住了，她要從他們那裏吸收他們的奧祕，他們都是學識深湛的教授。根據當時的規定，他們授課時須打白領結，穿晚服，總是粉跡滿身的。瑪麗就這樣生活在對於這些嚴肅的服裝和蒼灰的鬚鬚底沉思默想之中。她熱烈得要你講所有的課程，並認識所有印在白色廣告上的二十三位教授。她內在的求知的大饑渴似乎永遠得不到滿足的。

葛西密爾·道魯斯克醫師（勃龍耶的丈夫）這樣寫信給他底岳父M·史格羅宋夫斯克，報告瑪麗初到巴黎的生活情況：

「……瑪麗小姐工作認真；她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支配在索本里，我們只有在晚點的時候見見面。她是一個非常獨立性的青年，雖然你授我以全權，讓她在我底監護之下，她不僅不對我表示尊重或服從，也絲毫不顧到我的權威與莊嚴。儘管這樣，我們彼此都很了解，相處得十分融洽……」

勃龍耶在波蘭盤桓了幾個星期，就在這期間，道魯斯克醫師把他底小姨妹安排住在愛里曼立葛路。勃龍耶在她底丈夫和妹妹的歡呼聲中，真好像是奇蹟似的回來了。這屋子的一切都急待着這位幹練的主婦回來安排。在她回家不多幾小時以後，這第二層小樓上的一切又上了正軌。廚房充滿了美味，灰塵也不見了，花瓶裏插飾着鮮花。勃龍耶稟賦着組織的天才。她怎樣會時常不用化錢就能創造舒適的景象？沒有人知道這個。

勃龍耶早就打算離開巴黎的中心區域，遷居到居特公園，在那裏，她和她底丈夫可以接待附近大批的病人。這一對夫婦工作勤勞，往來於各個病房，看護病人，倍極忙碌。

但是，一到晚上，電燈都亮了，他們也得享享清福了。葛西密爾·道魯斯克喜歡娛樂消遣。朋友們會得敲他們的門——波蘭籍的年青夫婦都知道朋友會常常到道魯斯克家去的。熱茶是預備好了的，桌上，糖漿與鮮果之間，醫師夫人剛剛親手所做的糕也擺好了。

一天晚上瑪麗在公寓最裏面的一間小房子裏低頭讀書，看上去是在準備孤燈獨影地讀過通宵，她底姊夫打破了這個沈寂，他說：

『你的上衣和帽子，快點來，我這兒有贈送的戲券，我們赴一個音樂會去——』

『但是——』

『沒有什麼但是不但是！這就是我告訴你的波蘭鋼琴師。座位賣得很少，我們是完全爲了救濟苦兒而去的！我已經邀滿了座，無論如何，這一次鋼琴演奏將是一個成功，就待我們鼓掌喝采了。你才知道他底演奏的技能是怎樣的高超呢！——』

不多一會兒，就到了埃拉堂（Salle Erard）。瑪麗看見一個頗長的瘦小的青年在台上出現了，他的頭髮給照在一個紅而銅色的光輪之中，他底特異的面容上充滿了熱焰。就在他底修飾整潔的手指下，李斯特（Liszt）、舒曼（Schumann）、蕭邦（Chopin）都栩栩復活了。他底面容是昂傲的，高貴的，他底鼓舞的兩眼透視着。曼耶如醉似狂地靜聽着這個奇異的鋼琴師的演奏，他穿着他底破舊的上衣，立在幾乎空落的座位前面，似乎不僅不是一個窮藝術家，而是一個帝王或神。

有時，這位音樂師也到愛里曼立葛路去，伴着他的是一位絕豔的少婦哥斯克夫人，他已經鍾情於她，後來跟他結婚了。

他的名字是葉葛納士·彼得雷斯克。

第十章 苦讀生涯

曼耶自己熱烈投身於目前生活的狂流之中。她工作得有如中狂。她發見了愉快與友情，那種合衆人如一體的集體生活是大學所創造的。

但是一個問題出現了。在道魯斯克家裏，生活是美妙的，甜蜜的，但是瑪麗不能專住在那裏。

經過了一番家庭的爭執之後，瑪麗應該遷居到靠近大學的拉丁區。道魯斯克家人堅持借給她一些法郎，以備她遷居之用。第二天早上，曼耶開始出發了，尋訪出租的頂樓。

福拉特路 (Rue Flatte) 佛蘭特納路 (Rue des Feuillantines) —— 所有曼耶住過的房間，都是一樣的不舒適而租廉。第一次住在一處帶傢具的房子裏，設備是簡陋的，附近的學生、醫師和公務員都磨集在那裏。沒有水汀及水電的供給。

曼耶並沒有承認她可以忍飢受寒。她爲了不買煤——雖然也是由於純粹的不當心——常常忘了點上那有氣筒的火爐，成幾小時一氣呵成地抄寫數目與方程式，她底兩手麻木，兩肩寒噤，在她全不在意。一碗熱湯和一點肉片就可以使她滿意的；但是曼耶並不知道湯是怎樣調味的。曼耶的一餐所費不足一個法郎，她也可能爲它耗費半小時。她一向很少到肉舖子去，肉是太貴了。有一個時期，她成好幾個星期，除了奶油麵包和茶以外，什麼也不進。當她要一飽口福的時候，就到拉丁區的乳酪廠小坐十分鐘，吃兩隻雞

蛋，或者再買一塊朱古力糖，或是一點水果。

就在這樣的營養之下，這位不多幾月前離開華沙的活潑而健康的女孩，較之現在判若兩人了。時常當她從書桌上抬起頭來的時候，就會覺得頭暈腦脹。當她就會失去知覺的時候，她必得上牀休息。清醒以後，她會奇怪爲什麼頭暈腦脹，她想也許是生病了，而她照常工作，全不在意。她是漸漸地體弱了，她底僅有的疾病就是受餓，而她毫未察覺。

當然，她對於這個生活方式也並不誇張自負。每次她到道魯斯克家去，當他們問到她每日的飲食時，總是三言兩句地回答着。假使她底姊夫說她面色欠佳，她根據自己的生活實況說她是工作過度了——那也是事實，她底目力用得太多，這是她感到困憊的唯一理由。接着，滿天的愁雲消散了，她去和她底外甥嬉戲了，她是非常喜歡他的。

但是有一天，當她在她底一個同學面前暈倒的時候，這位同學就立刻趕到愛里曼立，葛路報告兩位年青的醫生。兩小時以後，葛西密爾三脚兩步地登上第六層的頂樓，曼耶的面色有一點灰白，她已經在預備第二天的課程了。他替他底小姨妹診察。他甚至更仔細地視察清潔的碗碟，空着的煮鍋，以及全房的角落。他只發覺到一樣可進的東西——一小包茶葉。立刻他就知道了。

「今天你吃了什麼嗎？」

「今天嗎？我不知道。我剛吃了點心。」

最後，曼耶不得不說出實情了：自從昨天晚上起，她啃了一束紅蘿蔔，和半磅的櫻桃子。她一直工作到夜裏三點鐘，只睡了四個鐘頭。起身後，就到索本里去了，回到公寓，她就將紅蘿蔔啃完了，於是她暈倒了。

醫生怒不可遏。他不顧曼耶的聲辯，他就把她底帽子和上衣遞給她，並吩咐把下星期當用的書籍和紙張放在書夾子裏，接着，他就把她帶到拉維里特路（La Villate），才踏進門檻，他就高喊勃龍耶，她也就直向廚房跑去。

整整的二十分鐘功夫，瑪麗一口一口地服着葛西密爾爲她配製的藥品：一大片生羊肉和一大碟烤煎馬鈴薯。已經好像是一樁奇蹟，瑪麗的臉色恢復了。在不多幾天當中，瑪麗總算保養得宜，病愈康復了。接着，考試的日期逼近了，瑪麗經不住這個魔力的吸引，重返到她客寓的頂樓，臨行時，答允保重自己的身體。

第二天她的生活又恢復舊觀了。

工作！工作！瑪麗給她底進步所陶醉，對於各種學科，無一不專。她上算學物理和化學，她一課也不放鬆。她在最後一個學年中，李浦曼教授吩咐她担任重要性不大的研究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可以使她顯示出她底敏捷，熟練以及她的思想的創作力。在索本里的物理實驗室中，這位未來的居禮夫人小心胆怯地試驗她底能力。

她對於實驗室中那種注視和靜默的氛圍，那種特殊的「季候」，具有一種熱情的愛，她甯願終其生留在裏面工作，那是任何其他事業的誇力所不及的。她是在計劃着，常常在計劃着，工作一次達幾小時之

久。她坐在一張放着貴重器具的橡木檯子的前面，或是化學儀器的前面，那裏一些已經溶解的材料潺潺地流出來，給猛烈的吹管傾擊着。她穿着滿是縐紋，給酸汁浸蝕了的寬袍，那班凝思注視的青年男學生低身立在她底旁邊，她是很難被辨認出來的。

在這班青年的男學生當中，有些與她誠懇友善。在索本里，外國女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在若干月可怖的緘默之後，這位波蘭女生也柔順起來了。她發覺到她底同學們都尊重她，她希望顯示出她底善意來。顯然的，這種善意有時被迫而作極端的善意。瑪麗必定是非常漂亮的，她底同學滴金斯克小姐自告奮勇地担任她的護身者，有一天，一羣狂拜者爲了瑪麗的一柄傘包圍住她們，就給她被迫擊退的。

第十一章 第一次的榮譽

七月，酷熱，急促，掙扎的考試，擾攘的早晨，三十個學生被關在考試大廳上。瑪麗是這樣的興奮，字母在她的眼睛上跳躍，她甚至不能把那份命運攸關的考卷讀上幾遍，考卷上印着試題及其說明。考卷繳呈以後，就專候發榜的日子了。瑪麗溜進參加考試的同學及其家屬當中，他們擠在一份小小的印刷品前面，上面寫着上選者的姓名。她被人推着，喊着，她在那張證書的第一行看見她自己的名字：瑪麗·史格羅架美斯克。

別的人并不在猜測她底內心情緒究竟是在一種什麼狀態之中。一部份同學向她慶賀，她反而走開了，逃避了羣衆的包圍，逕自走開了，現在，放假的日子到了——她得離開巴黎，重返波蘭的故鄉。

瑪麗每逢秋季回校的時候，同樣的焦慮襲擊她。從那裏弄到一筆款子，足敷巴黎另一冬季的所需呢？一八九三年，情勢似乎絕望了，當一個奇蹟發生時，她已經準備把此行作罷了，就是去年那位用洋傘替瑪麗擊退狂拜者的滴金斯克小姐，現在又來雪中送炭似的加以援手了。瑪麗是注定了要有一個偉大的前途的，她在華沙千方百計替瑪麗鑽營到這份亞歷山大獎學金——這份獎學金是專為品學優良、有志赴國外深造的學生們而設的。

六百個盧布，足夠十五個月的費用了！瑪麗又喜又感地飛往法國。

亞歷山大獎學金的頒發是僥倖的。瑪麗以狂熱的貪慾節用她底六百個盧布；這樣可以在演講廳和實驗室裏稍作盤桓。不多幾時以後，她又以同樣的貪慾，在第一個月的薪給裏節省了六百個盧布，那就是國家工業促進會任命她擔任一次專門的研究，她就將這個六百個盧布呈送給亞歷山大基金會的秘書，使他大為驚奇，像這樣的償還獎學金簡直是空前未有的先例。瑪麗所以接受這筆獎學金，把它當作自信心的證明，這是一筆榮譽的債務。在她底不妥協的靈魂當中，若是故意把這筆款項留為己用，她會自判為不誠實的舉動，現在，這筆款項又是另一位窮學生的救生圈了。

我重讀我底母親用波蘭文字所寫的描寫當時她底生活的一首小詩，並且回憶她底滿面笑容出詞談諧的說明；我也默想她自己最喜愛的唯一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學生，無畏的目光，堅決的面部，我就想到，並且覺得她對於所有的人們從不忘懷這些困苦和熱烈的日子。

瑪麗把愛情和結婚兩件事強制於她底生活程序之外，當她底初戀失敗時，她是心灰意冷，屈辱自悔了，她發誓不再為愛情浪費生命了。

在愛情當中，沒有一樣東西是絕對地原始的。任何婦女生而為偉大的繪畫家，偉大的詩人和偉大的音樂家都輕視什麼儀範啦，愛情啦，母性啦！她們多半常在光榮的夢想化為泡影的時候，才重返到家庭生活之中；否則，她們在創造事業，那就犧牲了她們底情感的生活。

不，一個天才橫溢，孤僻成性，生活枯燥的波蘭的女孩子獻身於她底工作，這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一個

天才的科學家，一個法國人，甘願與一個波蘭女孩子終身偕老，不知不覺地期待着她，這是確實可奇的。當瑪麗還是一個華沙女學生，夢想着有一天能來索本里讀書，而比羅·居禮從他已經作了若干重要的物理發明的索本里回家，在他的日記上寫了如下的淒涼的幾行，這是可奇的：

「……女人愛慕生活，因為安樂的可能對她們較之我們男人更為寬大；天才的女人是罕有的。我們給一些神秘的愛情所驅使，而希望走上反自然的道路；有些工作使我們與最相接近的人性隔離，就當我們全力以赴的時候，我們必得對抗女人。母親需要她底孩子的愛，超乎一切之上，甚至使他成爲一個蠢子，她也不願。小姐們也希望占有她們的情人，並且覺得一小時的愛情享受，縱然犧牲了世界上最稀貴的天才，也是十分自然的。這個鬥爭幾乎常常是不平衡的，女人們總是占着優勢：她們假藉生命與自然的美名，把我們拉了回來……」

第十二章 比羅·居禮

幾年的歲月過去了。比羅·居禮把他底身心獻給科學的研究，深願保持一己的自由，所有向他求愛的女子都拒絕了。他是一位三十五歲的獨身漢，他一個女人也不愛。

有時，他隨意翻閱荒廢已久的日記，重讀那些用墨水寫的而已經變成灰白的幾頁，有一句充滿了內心的歉咎，使他注意了：「天才的女人是罕有的。」

「當我走進去的時候，比羅·居禮正站在一處靠近走廊的門口的窗凹。那時，他雖然三十五歲了，在我看來，好像很年青似的。他底清澈的目光以及他底高高的身材，漠然的態度使我感動了。他底低低的含蓄的言調，他的純正，他的笑容，有時莊嚴而年青。激發了自信心。我們開始談話了，漸漸有了友情，談話的對象是一些科學上的問題，我是樂於請他發表高見的。」

以上一節是瑪麗後來用以描寫一八九四年她與居禮先生初次相逢的情景的。

一個波蘭人科弗斯克 (M. Kowalski)，物理學教授，他與他的妻子到了巴黎，瑪麗曾經與他見過面的。他到了巴黎，就拜訪瑪麗，請問她如何着手她底研究工作。瑪麗把她當時的所慮密告了他。國家工業促進會指任她研究各種鋼的磁性。她已經分解了許多礦質及金屬的分類樣品，這項工作需要不少材料，而實驗室裏已經擁擠不堪，無法容納了。瑪麗不知道有什麼空處給她實行試驗的工作。

約瑟夫·科弗斯克教授對她說：『我有一個意見，我知道有一位科學家，他在立蒙路（Rue Lhomond）的理化學校工作。也許他可以安排一間可用的屋子。明天午後你到我們那兒與我的妻子飲點茶。我將請那位青年同來茶敘，你也許知道他的名字：比羅·居禮。』

比羅·居禮具有一種非常特出的魔力，那就是他底莊嚴和落落大方的儀態。他是高高的個子，他底寬大而舊式的衣服，穿在身上，有點鬆散，但是這些變成他底特色；他有非常自然的雅緻。他底物理學家的手是頰長而敏感的。他底幾乎沒有表情的面容給一簇粗粗的鬚鬚拉長了，他底兩眼溫和、深沈，而穩靜，增加了他底面部的美觀，他對一切都不聞不問的。

這位異邦女子是如此地寡言，帶着她底嚴肅的注視的面容，就是這最初的一瞥，已經吸引了居禮的注意，更爲熱切的好奇心所加深。這位史格羅朵美斯克小姐誠然是一位可驚的人物。她是波蘭人，遠從華沙前來就學，去年參加了物理考試名列第一，不多幾個月之內，又要參加算術考試了。假使在她底灰色的兩眼之間，顯露出小小的先佔的縐紋，那不是爲了她不知道怎樣裝置研究鋼質磁性的器械嗎？

比羅·居禮與瑪麗·史格羅朵美斯克之間的對話立刻轉入科學的範圍了。瑪麗禁不住自身的胆怯與謙遜，發出問題，並且靜聆比羅的意見。他也說明他的計劃，並且敘述使他迷醉而目前正在研究中的結晶學（Crystallography）的現象。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談論自己所喜愛的工作，應用專門的名詞和複雜的公式，眼看那位又可愛又年青的女人是那樣地活潑而了解，甚至用一種準確的眼光討論它底細

節，這該是如何地奇遇！這該是如何地快事！

「你現在打算常住在法國嗎？」他問着，可是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地發問。

一個影子接近瑪麗的面部，他用歌唱的聲調回答道：

「當然不會了。今年夏天，假使我的考試成績能夠得到碩士學位的話，我將回華沙去。自然，我願意秋天回到這兒，但是，我不知道能否如願。我總歸要回到波蘭教書的，波蘭人無權棄絕他們的國家。」

他們的談鋒轉到俄羅斯壓迫下痛苦的臣民。三個流亡者喚起了他們底故鄉的回憶，交換他們底家庭及親友們的消息。比羅·居禮靜聽瑪麗暢論愛國及社會的責任，波蘭底可怕的命運，以及波蘭人民應當各盡所能地拯救他們的母國。使他感到一種微微的不滿。

一個物理學家只有物理學才能使他迷醉，而這位天賦可驚的女子，甚至除了科學以外，還能對國家作一念之效忠，她底未來計劃必定是把她底精力用在反沙皇主義的鬥爭之中，這一切，在比羅·居禮簡直是不能想像的。

他要去再見她。

比羅·居禮是一位具有天才的法國科學家，他在本國幾乎是無人得知的，但是他已經給他底外國同道作了很高的評價。他於一八五九年五月十五日生在巴黎。他是一個醫生歐經·居禮的次子。出自亞薩丁族，屬於基督教新教。

居禮博士的兩個兒子爵克斯與比羅，在幼年時代就給科學所吸引。比羅爲了他底獨立與夢幻的性情，自己不能適應有系統的工作與訓練。他從來沒有入過學校。他與他的哥哥爵克斯共同研究。這兩位年青的物理學家發見了電學底重要的現象。他們的實驗工作，使他們發明了一種新器具，可以精確地衡量電量。

一八八三年，比羅已經是巴黎市理化學校實驗室的主任。他在結晶物理學上，進行他底理論上的工作。這個工作產生了相對的原理，而成爲現代科學底基礎之一。他發明並建造一種超感覺的科學秤——居禮秤。後來，他担任研究磁學，並且獲得首要的結果：一個基本法的發見，後來被榮稱爲「居禮法。」

就爲了這次驚人的成功，以及他對於三十個學生的過度操勞，一八九四年，比羅在十五年的研究工作之後，接受了法國政府三百法郎一月的薪金——相等於一個工廠熟練工人的所得。

比羅·居禮不僅是一個傑出超羣的物理學家。若是有一個職位有助於他底物質狀況，別人要他自己請願充候補者的時候，他就這樣回答：

「他們告訴我某位教授也許將要辭職，假使他果真這樣行，我得自請做他底候補繼任者。充當任何職位的時候，那是一樁卑鄙的工作，我就不慣於此，我這樣告訴你，以示教答。一個人給這樣的事情預先估據，我相信，沒有一樣事情再比它有害於他底精神了。」

當物理學校的董事提議獎贈勳章的時候，他拒絕了，他說：「我已經完全決定不接受任何種類的勳

章了。」

他也是一個作家，或者，至少已經是一個作家。這個人所受的教育是如此的奇異，他被一種原始的、堅強的和優美的形式所佔有。他更具有一個詩人或是一個藝術家的敏感與想像，兼有他們的沮喪與苦痛。這位詩人，也是物理學家，已經立刻給瑪麗迷住了，並且知道她底獨特的優點。比羅·居禮帶着他底溫柔的韌性，總想和這個女孩子增進友情。他在物理學討論會中又會看見她兩三次，瑪麗在那兒靜聽各種研究實驗的報告。他把他底最近著作訂成精裝，當作禮物似地贈送於她，那就是論物理現象的均衡，電學與磁學的均衡，在書底首頁上，他又笨笨拙拙地寫了如下的一行：

謹以作者的敬意與友誼獻給

史格羅朵美斯克小姐

比羅·居禮

他在李浦曼教授的實驗室裏看見她，她穿着粗大的亞麻布外衣，聚精會神地做實驗工作。

他問她能否去看她。瑪麗把住址告訴他，——佛蘭特納路，她在她底小房間裏以朋友的關係接待他，但也落落不多言笑。房間裏的陳設是這樣的簡陋，使比羅大為不安，但是在他底心的深處，他也了解性格與環境之間底奇妙的調和。

幾個月的時光過去了。他們的交往日漸親密。但是，有一個時期，當比羅·居禮已經是這位太理智太清醒的波蘭女兒底情俘時，她仍舊自信她是獨立的，自由的。對於居禮即將鼓足勇氣向她作最後的求愛，

好像一無所知。

這天傍晚，也許是他們在佛蘭特納路小房間會面的第十次了。這是六月的一個傍晚。瑪麗把她在小的火酒燈上煮的茶斟上了。

比羅·居禮才把預先估據的一些工作長篇大套地說過，就一直說下去：

『我希望你將了解我底父母的情形，我和他們住在索鎮（Sourin）一間小房子裏。他們是可愛的。』他向她敘述他底父親：一個高大的，笨拙的老人，兩隻眼睛又藍，又有生氣，非常機敏，性急而激烈，好像煮沸了的羹湯那樣容易激騰，但是他也非常慈祥；至於他底母親呢，因為體弱多病，終日憂傷不已，但是她仍然是一個專門的主婦，她是勇敢的，愉快的。他敘述他底孤僻的童年回憶，他和他的哥哥傑克斯漫遊森林的往事。

瑪麗驚奇的傾聽着，多麼神奇的巧合啊！你只須變換一點細節，把索鎮的一間小屋子移到華沙的街上，你就可以使居禮的家庭一變而為史格羅朵美斯克的家庭。撇開宗教的信仰不談——居禮博士是一個反對牧師的自由思想者，一直沒有讓他底兒女們領洗——他們兩家的環境是相同的，他們對於文化的尊重，對於科學的愛護，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骨肉情深，以及對於大自然的熱情都是相同的。瑪麗帶着微笑，講述她在波蘭鄉間假期中的往事——她在不多幾個禮拜當中，又要回到那裏去了。

『但是，你十月就要回來嗎？允許我，你一定回來吧！假使你留在波蘭，你是不能繼續你的工作的。你現

在也無權放棄科學。」

他們緘默了一下。於是，瑪麗舉起她底灰色的兩眼望着比羅，溫和地回答着，聲音仍舊吞吞吐吐的。

「我相信你是對的，我非常願意再回到這兒來。」

比羅又幾次的地講到未來他已經要求瑪麗做他的妻子；但是，所得到的是一個不愉快的回答。和一個法國人結婚，永遠地離開她底家庭，斷絕了一切的政治活動，丟棄了祖國波蘭，這在瑪麗是多麼可怕的賣國行爲。她不能夠，也不應該這樣做。她底考試成績，名列前茅；現在，她一定得回華沙去，至少要渡過一個夏天，也許，永遠留在那兒。她對於這位年青科學家所表示的友情，不再使他滿足，反而使他沮喪；她自己乘車回國，沒有留下一句諾言。

他一直思念着她；他滿望能在瑞士晤見她，因為幾星期前他曾在那兒迎她的；或者就在波蘭——就在他所嫉視的波蘭。但是，這可辦不到。

所以，他就從遠遠的巴黎向她繼續求愛，那副勃勃兒也頗適當。那年夏天，瑪麗到過蘭勃(Lemberg)，克拉科(Chacow)，瑪麗的行踪所至，他底癡情的，甚至滿紙穢氣的書信也跟踪而去了，廉價的信紙上印着物理學校的名字，爲了要使她深信不疑，欣然歸來，並且提醒她，比羅·居禮在等待着她呢。他底許多書信是奇異的，預言的文件。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日，比羅·居禮寫給瑪麗·史格羅萊美斯克：

「我們已經相許，至少得做終身的朋友，可不是嗎？只要你不變初衷，就得了。因為人間的諾言不是訂約；這樣的事情不是意志所能支配的。我們終身相惜，給我們的夢境所催眠；你底愛國的夢境，我們底人道主義的夢境，以及我們底科學的夢境。這也是一件人間快事，可是，我不敢相信它。……假使你在一年以內離開法國，我們之間的友情不是太精神化了嗎？兩個可憐的人兒就永遠不能重逢了。那麼，你和我在一起，不是更圓滿嗎？我知道，這個問題必將鬧怒於你，你不要再提起它了——那麼，我也覺得。

我希望能有機會在佛雷波銳看見你，請求你的允許。但是，若非我記錯，你在那兒只有一日的盤桓，而那一天，你當然得與我的朋友科佛拉克斯一家共遊的。

請相信我是非常熱愛你的。

比羅·居禮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四日，比羅·居禮寫給瑪麗·史格羅朶美斯克：

「關於前來看你的一件事，我不能有所決定，我躊躇了整整的一天，終於得到這個反面的結果。我閱讀你來信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你甯願我不要來……」

現在呢，那可太晚了，我抱愧我沒有去。假使我們有三天的功夫同遊取樂，我們彼此的友情不是更加深嗎？不是更能充實我們，使我們在兩個半月的別離中相念不忘嗎？

當你說你是完全自由的時候，有沒有一點兒自負，我們至少都是我們所偏愛的奴隸，我們所偏愛的成見底奴隸；我們也必須圖謀生計之道，因此，就變成機器的一部份。

我們被迫向環繞於周圍的社會成見讓步，那是最為痛苦的事情；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強或弱，多少要這樣做。假

使我們的讓步還不夠，我們就被壓倒；假使我們的讓步過甚，我們是卑賤的，我們自惡起來。現在，我已經遠離了十年前所堅持的原則了。那時候，我相信，一個人在每一事件上作不斷的進取，不對環境作絲毫讓步。我想我對於人的缺點與本質已經誇張過了。我只穿工人式的藍衫。

所以，你看，我已經變得很老，覺得非常柔弱了。

你的忠誠的朋友比羅·居禮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比羅·居禮寫給瑪麗·史格羅朵芙斯克

「……你從華沙寫來的信使我稍微安心點；我覺得你已經重獲了你的安甯。你的照片使我愉快異常。這在你，是多麼的盛情啊！我全心地感謝你。」

終於，你要回到巴黎來了；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切願我們至少是永不相別的朋友，你不同意嗎？

你底非常忠誠的朋友 P·居禮

我把你的照片給我的哥哥看。那是錯了嗎？他一見照片就驚奇起來了。他說：「她有一副非常堅決的面容，而不是頑強。」

十月臨到了。比羅的心裏充滿了快樂。瑪麗已經回到巴黎。但是她認為這一年是她在法國的最後一年了，她也不再住在拉丁區了。她底行醫的姊姊勃龍耶給她一個房間，與沙特敦路三十九號（39 Rue de chateaudum）診所相連。勃龍耶的辦公時間在白天，瑪麗可以安安靜靜地在夜晚工作。

比羅·居禮就在這處冷落的住所，重提他底熱誠動人的請求。在這方面，他和瑪麗是一樣地頑強。他

心中抱着與瑪麗相同的信仰，但是，他底信仰並不攙雜他念，更爲純潔。因爲，在比羅的心目中，科學是唯一的目標。他的愛情是奇異的，幾乎不可思議，因爲它把他底精神上的主要希望，滲和到他底心靈的活動中去。他臆測着這個交織體底主要的重要性。他自己覺得愛情把他向瑪麗身上牽引，同時，又被最高的必需所驅使。

比羅熱誠而機智地探尋深入瑪麗心坎的秘密道路，尤甚於他一向對於科學秘訣的鑽研。這位波蘭女子置愛情於生活之外，假使一個接近她底男子，而不能得到愛情的勝利之果，他會向別的女子試探的。幾年以前的一個熱烈的愛情底悲劇的結局，使他迴避了女人。現在呢，他可不會變得僅僅爲了一個「原則」的關係，把一個美滿結合的良機輕易放過。他要得到這個女子，一個波蘭人，一個物理學家，這在瑪麗是兼而有之，也變成居禮底一個必需的伴侶了。

因此，他就從容得體地與瑪麗討論。在言談上極盡溫柔善感的能事，每天在她面前顯出深深的不可拒抗的魔力，就這樣，比羅·居禮漸漸把瑪麗從一個年青的女隱士，轉變爲一個常人。

第十三章 兩個科學家的結合

七月二十六日是瑪麗住在沙特敦路的最後一天。那是稀有的一天。瑪麗的面容是美麗的。她底臉上映現着她底學生所從未見過的光彩。今天，史格羅朵美斯克小姐變成了比羅·居禮夫人了。

她梳理着她底美髮，穿上她底婚服，那是她底姊夫的母親所送的禮物。

瑪麗曾經說過：「除了我每天所穿的一件衣服以外，什麼衣服也沒有。假使，承你好意給我做一件衣服，請做得實用點，顏色暗點，這樣，我以後可以穿着到實驗室去。」那是一海軍式的藍羊毛衣服，一件勞工用的外衣，上面有輕藍的條紋。

瑪麗喜愛她底婚禮的理想，與所有其他的婚禮不同：沒有白衣服，沒有金戒指，沒有婚禮的早餐，沒有宗教的儀式——比羅是一個自由思想者，而瑪麗已經終止了宗教的習慣——沒有律師，除了婚前一日表妹當作禮物所送的兩部簇新的自行車以外，一對新人不佔有世界上的任何東西。

確實這是一個奇異的婚禮，既不草率，又不好奇，又不嫉視。就在索鎮市政廳及比羅雙親住處的小花園裏，參加者有勃龍耶，葛西密爾，少數非常接近的朋友——大學校裏的同事和學生——以及史格羅朵美斯克教授；他帶着海拉從華沙趕來的。他用最正確而新式的法語向老居禮博士談話；但是，他最初用最低的聲音非常感動地說出直接從他底心頭裏發出來的話語：「瑪麗將是你值得疼愛的女兒。她出世以

來，從沒有使我們感到一點痛苦。」

比羅把瑪麗接到盧森堡車站，乘車到索鎮去。他們的父母在那兒等着。他們踏上了一部公共汽車的頂層，明亮的陽光臨照着，他們從車上帶着勝利的笑臉，俯視街景的行列。

在索本里的門前，科學院的進口處，瑪麗微微地捏着她的伴侶的膀臂，注意他的視線。她體諒身旁的男人，她愛他。

比羅和瑪麗在同居的最初幾天，用自行車漫遊法蘭西島（l'Île de France）的大道。他們在行李的皮帶上，扣着幾件衣服和兩件橡皮做的外衣，那是多雨的春季逼住他們買的。他們日以麵包，酪餅，桃子，和櫻桃充飢，坐在林中的濕地上。黃昏時，他們偶而留憩在旅館裏。他們喜歡濃濃的熱湯，住在一個壁紙已經斑褪的房間裏，搖搖的燭火在上面縱影跳躍。他們獨坐在深幽的靜默之中，只有夜野裏遠遠的狗吠聲，鳥兒的鴉鴉聲，才能衝破這片岑寂。

就在這些快樂的日子當中，一個良好的結合力形成了，那是自來聯繫着男人和女人的。兩心共搏，兩體相合，兩個天才的頭腦，共作科學的研究。除了這位偉大的科學家，這位聰明而高貴的男子以外，瑪麗不會與任何男人結婚。除了這位純潔的，慈和的波蘭女子以外，比羅也不會與任何女人結婚。她在同一的幾分鐘以內，可以帶着穉氣或可以顯得特出；因為她是一個朋友和一個妻子，一個愛人和一個科學家。

格萊西爾路二十四號（24 de la Glacière）的小房間是十月間這年青的一對所住的。他們甚至

謝絕居禮博士贈送的傢具；每一張沙發和每一張椅子，不過多一個晨間落塵的對象，只能在大掃除的那天煥然一新。瑪麗做不來這類事情；她也沒有時間去做。假使比羅和他的妻子同意放棄社會生活，怎麼樣說，一張沙發，或是一張椅子，都是有用的。一個前來求助的人爬了四層樓梯，拜訪這年青的一對，就在他們雙棲的『小窟』裏，四壁蕭然，兩椅一桌，別無長物，這會使來訪者一挫百回的。

桌子的兩端放着瑪麗和比羅的椅子。桌上放着物理學論文稿，一盞火油燈，一束花；那就是全部的陳設了。

在這樣兩張椅子的前面，再加上比羅和瑪麗和藹的驚視，縱是最勇敢的來訪者，也只有逃避的一途。這間奇異的屋子裏的每樣東西對他說：『一個男人和女人在這兒工作。』

比羅的生存僅僅趨向一個理想：在一個無比的可愛的女人旁邊從事科學的研究，她也是爲了科學的研究而生存的。

瑪麗的生活更刻苦。除了她底工作的魔力以外，更加上婦女底謹慎而困倦的工作。她是廚師和清潔婦，也是科學家。她不能夠再像讀書時代那樣地忽視物質生活了；她最初購置的是一本大的黑簿子，上面印着支付帳字樣，燙金地印在簿面上。

物理學校專爲比羅·居禮創立一個講座，他現在每月有五百佛郎的收入，也就是這一對夫婦僅有的收入，直到瑪麗取得大學文憑，允許她在法國教書時，進益才算增加。

這樣一筆收入夠一對生活適中的夫婦所支出。困難的所在，就是一天的工作不夠二十四小時的支配。瑪麗把整個的早晨和下午放在學校的實驗室裏，那是替她安排的一個工作處。她底工作与居禮的不同，但是她非常喜歡在他旁邊工作。實驗室裏充滿了快樂。比羅的衣服飲食必須調理適當，他們頂多只能雇用一個女雜差，每天來一小時，洗洗碟子，做做最粗笨的工作，根據帳簿所記，他們付她每月十四佛郎和九十生丁。（譯者按：一百生丁等於一佛郎）

瑪麗一早起來就到菜場去；黃昏時，她挽着比羅的膀臂從學校回家，把他帶到雜貨舖或牛奶廠去。她早上在沒有到實驗室以前，把當作午餐的蔬菜洗揀起來。粗忽的曼耶不知道怎樣製湯調味的那些日子到那裏去了？比羅·居禮夫人認為學習烹飪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她一經決定結婚的大事，就秘密地向勃龍耶討教烹飪的方法。她實習燒鷄，油煎馬鈴薯，站在主婦的地位替比羅預備餐事，而比羅是如此的全不經心，就從來沒有注意到瑪麗所用的大功夫。

八小時的科學研究和二三小時的家務，在瑪麗還不算數。黃昏時，她記完了夫婦兩人的細帳以後，拿着書本坐在白色的木桌的一端，聚精會神地準備與同伴侶的競爭。比羅就在火油燈的那邊草擬物理學校裏他底新學科中一百二十課的程序。常常在她覺得她底丈夫的溫和的眼光注視她的時候，她就抬起自己的兩眼接受一個愛情的，讚美的，信靠的信號。一對彼此相愛的男女在靜寂中交換小小的笑靨。上燈時，房間的窗子上映現着一線光，一直達到深夜，一種書頁翻動的極柔和的聲音，嚶嚶的筆聲以及兩張

椅子的吱吱聲，都從他們的房間裏傳達出去。

瑪麗·居禮考取了大學畢業生職業考試第一名。比羅一言不發地伸出他底驕矜的庇護的膀臂圍着她底頸項；他底波蘭妻子已經駕駛她底所有的法國競賽者之上。他們攜着手向格萊西爾路走去；他們一到了那裏，就把自行車的車胎裝上，扣上他們的袋。他們踏上到爾芬立（Auvergne）去的探險的旅程。

他們多麼浪費他們底腦力和體力！他們似乎無意激惹命運；他們的假期也是一種精力的狂放。

他們結婚的第二年與第一年所不同的地方，僅僅在瑪麗的健康狀態上，她的健康給懷孕破壞了。她要有一個小孩，但是胎氣這樣的重，使她困惱了，又不能照常實驗，研究鋼的磁化。她在一八九七年三月二日寫給她底童年時代的朋友克錫爾的信中抱怨道：

「我現在要有一個孩子了，而這個希望將以一種殘忍的方式表現出來。兩個多月以來，我就一直頭暈目眩，從早到晚，沒有片刻的安甯。我自己疲倦了，身體確是更弱了，雖然我沒有病容，我覺得不能工作，精神非常不振。

現在，我的姑母病勢危急，更使我煩惱不已。」

在過去兩年中，比羅和瑪麗很少有一小時的相離，一八九七年七月間，他們第一次分別了。瑪麗的父親到法國來度夏，和他底女兒住在勃蘭克港（Port Blanc）羅希·格黎司小旅館裏；他照應着她，直到羈留巴黎的比羅前來迎接他們。在這第一次的分別中，比羅寫信給瑪麗，試用波蘭文字，他就在這個「野蠻」的文字中學得了所有最文雅的話語，他寫道：

「我的小女兒，你是這樣的可愛，這樣的溫和，我是這樣地愛你，今天我接到你的信，非常快樂……這裏一切如常，只是你不在，我感到多麼虛空；我的靈魂飛了出去，緊隨着你……」

比羅在回到法國的途中在信端上寫着：「我所愛的可親的小孩，」他寫了一整張關於即將出世的嬰孩底襪襪，短衣及小襯衫，寫來認真而正確。於是，他忽然寫下嚴肅寥寥的幾句，表示他底愛：

「我想到充實我底生命的最親愛的人，我就應當增加新的才能。我覺得我把全部的精神放在你的身上，正如我方才的所為，我應當能看見你，跟隨你工作，也使你覺得在這個時候我是全部屬於你的——但是，我不能把上面的種種情景把握得逼真。」

比羅在八月初去迎接他的妻子。瑪麗重身八月，度過了一個安靜的夏天，比羅也許以為體弱的惡化減輕了，這是想像中的事。但是，事實並不如此。由於這位神經錯亂者的盲目意志——或者，甯可說是由於這位科學家的盲目意志——這一對夫婦以自行車代步，向碧雷斯（Brest）進發，路程的遙遠一如尋常。瑪麗說，她並不感到疲倦。比羅也十分相信她底話。他具有一個模糊的感覺，她是一位超自然的女人，置身於人類法則之外的。

同樣的這時候，年青妻子的身體向他作無聲的乞憐了。瑪麗在極大的羞辱之中被迫中途而止，回到巴黎，九月十二日她生了一個女兒伊雷娜，一個美貌的嬰孩，一個未來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居禮博士親自接生，臨產時，年青的妻子忍痛地一叫，牙齒緊閉着。

這一個孩子的出世並沒有使父母的生活簡單化。瑪麗全然沒有想到在家庭生活與科學事業之間下一個選擇。她決定把愛情、母道、和科學三者並重，一樣也不欺侮。她借着熱情和意志的力量而成功了。

瑪麗遵照醫生的囑咐，放棄餵奶的工作。但是，她在早晨、中午、晚間和夜裏替孩子沐浴、穿衣。在她進行實驗的期間，看護婦就搖小孩，那位年青的母親，也完成了國家工業促進會磁化研究的小冊子。

因此，瑪麗·居禮在不到三個月的期間，把她底初生的嬰兒帶入世界，並完成了她底初步的研究。

有時她底賣藝的生活系統似乎在自我的運行之中。她受孕後，健康受損。葛西密爾·道魯斯克及居禮的家庭醫師傅謝博士都說她底左肺有了肺結核的病徵。她底母親也是死於肺結核的，這是多麼可怕的遺傳性啊！他們忠勸她在療養院裏住幾個月。但是這位頑強的年青母親却斷然拒絕了。

居禮的父親給她底的幫助是非常可貴的。居禮博士的妻子在伊雷娜出世後的不多幾天去世了，不由得疼愛起這個孩子來。他注視着這孩子怎樣在公園裏學步。後來，當比羅與瑪麗離開格萊西爾路搬到克勒曼路 (Boulevard Kellermann) 小屋子去的時候，這位老人就和他們住在一起。他是伊雷娜最親密的朋友。

當這位波蘭女子那天早晨帶着大批行李乘三等車到北站的時候，她已經遊過很遠的地方。她在不多幾年當中，已經發見了物理學化學及一個婦人底全部的人生。她已經毫無顧忌地征服了巨大的障礙，所以，她認為這是無比的堅決。

這種種的鬥爭與勝利，使她在生理上起了變化，給她換上一個新面目。一個人看見瑪麗·居禮在十三歲後不多時所攝的照片而毫無感動的，簡直是不可能。這位確是最豐滿的女孩，已經變成一個天上的尤物。她底面容與任何其他的人不同。一個人也許願意這樣稱讚道：『何等引人注目的，罕有的，美麗的婦人！』但是，在那副龐大的容貌的前面，一個人也不敢向她逼視。

瑪麗主持一個著名的集會。她使自己美麗起來。

她是一個年青的妻子，作爲一個家庭主婦地替她底女嬰孩沐浴，煮東西給她吃；她也是一個女物理學家，在物理學校簡陋的實驗室里從事於現代科學底最重要的發見。到了一八九七年之末，瑪麗多年努力的结果，得到兩個大學學位，一個研究生基金額，以及關於鍊鋼磁化的專論。她產後一經康復，就繼續工作。

在她底事業的邏輯的發展中，博士學位的獲得就是其次的一個階段了。她已經選擇了一個將供給大量的原始材料的研究題目。

第十四章 鐳底發現

在這個緊要的時期，比羅的忠勸在她底生活中所發生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視的。這位年青的妻子把自己當作一個學徒，尊重她底丈夫；他是一個比較年長而有更多經驗的物理學家。他甚至也確實是她底實驗主任，她底上司。就由於他們兩人意見的一致，關於瑪麗未來的重要決定也成立了。

自從羅恩滴青 (Roentgen) 發見了X光以後，亨利·鮑卡銳 (Henri Poincare) 已經有了一個研究的理想，爲了要發現在光的作用之下，像X光那樣的光線是否爲螢光體 (Fluorescence) 所發。亨利·別克瑞 (Henri Becquerel) 實驗一種罕有的金屬——鈾底鹽質化合物，並探尋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不可測的物質，用以代替他所期待的現象。他發見到鈾底的鹽質化合物繼續地放射出一種性質不同的光。

這位物理學家第一次探尋了一種現象，後來瑪麗命名爲放射性 (Radio-activity)；但是發光的性質以及它底來源仍舊是一個謎。

別克瑞的發見，使居禮一家大爲驚視。鈾質化合物不斷以放射形式發出來的這種力量——當然是極小了——是從那裏來的？這種放射性的性質又是什麼？這個題目激動了瑪麗。她將在何處從事實驗工作，仍舊是一個問題，而這裏的困難已經開始發生了。比羅與物理學校的董事晤商了幾次，得到幾個不同

的結果：瑪麗准予自由利用學校底層的一間小玻璃技術房。那是一間儲藏室，濕氣很重，堆放着不用的機器和木片。它底技術材料是初步的，至於舒適，一點也談不到。

沒有一副適當的電氣設備，以及科學研究工作開始時必需的每樣材料，而這位年青的婦人，總是忍耐着。她尋找並且發現了一個製造實驗器械的工具，在這間小洞裏埋頭工作。

不到幾個星期，初步的結果出現了：瑪麗敢確信這個驚奇的光度與實驗下鈾的樣品中的量相稱，那種發光可加以正確的測驗，不受鈾混合物的化學狀態的影響，就得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如光線或濕度。

瑪麗把這個神祕在腦海中翻覆思索，達到一個正確的方向，她覺得，並且立刻可以確定不可測的發光是一種極微的特質。她問她自己一個問題：雖然關於鈾的現象還沒有探尋出，沒有一樣東西證明鈾是唯一可以放射這種光的化學的元素。爲什麼其他的物體不該具有相同的力量？

瑪麗放棄了鈾的研究，從事於試驗一切著名的化學物體，這類物體不在純粹的狀態之中，就是混和性質的。不久，研究的結果出現了：另一種元素的混和體——鈷也能像鈾那樣放射不斷的光，並具有相同的光度。這年青的婦人是對的：這驚奇的現象決不單是鈾的特性，而必須給它一個顯著的名稱。比羅·居禮建議對於這個特別的「光」稱之爲「放射性」。能夠放射這種光的元素如鈾，鈷，都可接受放射性元素的名稱。

放射性的研究，使這位年青的科學家這樣迷醉，她時常用相同的方法試驗它底最奇異的形式，未嘗

稍倦。一個好奇心，一個奇異的女性的好奇心，一個科學家的第一德性，在瑪麗心中發展到最高的境界。她預知現象的發生，或者甯可說她思想她所知道的。這些礦物當中的某一種既非鈾又非釷，將顯示出它是完全無效驗的。其他的礦物，包含鈾與釷在內，將是放射性的。

實驗的結果，確定了這個論據。瑪麗擱置了無效體的礦物，自己應用其他的礦物，精確地測量它們底放射性。於是，一個戲劇式的啓示出現了：放射性比較鈾，釷，量中通常所預見的強得多。

這個過度的，異常的放射性從那裏來的呢？只有一個解釋是可能的：礦物中必須含有小量的比較鈾，釷，更有力的放射性的本質。

但是，那是什麼本質呢？瑪麗在她以前的實驗中已經試過所有著名的化學元素。這位科學家明白地拿邏輯的定性及偉大的胆識來回答這個問題，——她說明了一個又大膽又合理的假設：礦物確實含有一種放射性的東西，同時也是一種直到如今還未知名的化學元素：一個新的元素。

一個新的元素！它是一個迷人的吸引的假設，但是，仍舊只是一個假設。直到現在，有力的放射性的本質僅僅存在於瑪麗與比羅的想像之中。但是，它確實已經存在。它使成竹在心的少婦，過去從不談論她所做的工作，甚至從不向波蘭親屬提起她底新研究的題目，有一天，居然爲了這樁事情去看勃龍耶；吞吞吐吐地告訴她。瑪麗給這些奇異的新的保證激動起來了。

「勃龍耶，你知道，我不能說明光是從一種新的化學元素所發出來的。元素早在那兒，我已經發現到

了。我們敢於自信！我們所談到的物理學家以為我們在實驗中犯了一個錯誤，忠勸我們小心從事。但是，我確信，我並沒有弄錯。」

這是她底無比的一生中底無比的時刻。科學的門外漢杜造了一個研究工作及其發見底假想的觀念——都是完全的謊語。發明的那瞬間不是常常存在的。科學家的工作太纖細了，太分散了，因為成功的確好像閃電似地，在她底辛苦勞碌中忽然爆裂了，火燄般她使她驚呆了。瑪麗站在她底實驗機器的面前，也許從未經歷過勝利底驕然的狂醉。這種狂醉瀰漫於那最後辛勞的幾天當中，一個高尚的希望使她亢奮起來。

一八九八年四月十二日李浦曼教授把議事錄中的一份通函遞呈高等學校：瑪麗·史格羅、朵芙斯、克·居禮宣佈在瀝清鑛石（一種有光澤的黑色鑛物，鐳與錒由此中取得）中，也許出現一種賦有強烈放射性的新元素。這就是鐳底發現的最初階段。

比羅·居禮趣味濃厚地跟隨着他底妻子實驗工作的迅速進步。他爲了瑪麗研究結果的模糊，就毅然決然地暫時放棄他底水晶體的研究，與她共同努力，探索新的本質。

因此，當一個龐大的緊急工作提示出來，而急需共同合作時，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就在瑪麗的身旁出現了，他是她一生中的同工。三年以前，愛情已經把這兩位傑出的男女聯繫起來——愛情，也許是某些神秘的預知，高尙的本能，爲了這個共同工作而產生。

現在，可用的力量加倍了。兩個頭腦，四隻手，在立蒙路一間潮濕的小工房裏探尋未知的元素，就從這時候起，他們夫婦倆在工作中已經合為一體，要辨別誰做什麼工作，那是不可能的。那時候——一八九八年五月或六月——一個共同合作開始了，一直維持了八年，給一個定命的偶然悲劇所破壞了。

他們開始忍耐地探求着：他們應用通常的化學分析，把瀝青礦物中所有的元素獨立起來，再估量每一個體的放射性。他們看見『奇異』的放射性躲在礦物中的某些部份。這正如警察所應用的技術一樣，他們搜查四周的住屋，挨門逐戶地把他們孤立起來，再逮捕他們當中的一個惡行者。

但是這兒可不止一個惡行者；放射性主要地集中在兩個不同的瀝青礦物的化學小片中。在居禮先生和他底夫人，這就表示兩個顯著的新元素的存在。一八九八年七月間，他們可以確定地宣佈這些元素當中的一個已經被發現了。

『你得替它命名啦！』比羅向他底年青的妻子說，聲音的低沉正如替他們的嬰孩商量起名的時候一樣。

以前給人家稱為曼耶·史格羅朵芙斯克的居禮夫人默默地回想了一下。於是，她底心就轉向她底已經從世界地圖上抹去的祖國，她回答道：『我們可以替它命名為鉞（Polonium）』

格蘭西埃爾路小樓上一對科學家的生活改變了。瑪麗與比羅的工作甚至比較平時更勤；一切置於

念外。當炎夏來臨時，年青的妻子抽暇在市場上買幾籃水菓，依照居禮家裏烹調的方法，加以煮製，作為冬藏之用。於是，她就鎖上窗門，把他們底兩輛自行車安放在奧里站（Orleans Station），正和巴黎其他幾千的年青婦女一樣，和她底丈夫孩子出外共度假期。

這一年，他們在爾汾立（Auvergne）的奧羅斯（Auroux）租了一間農家的屋子。他們一家到茂得（Mende）浦意（Puy）克勒蒙（Clermont）都多山（Mont-Dore）等地漫遊。他們爬山，玩假山洞，在河裏洗澡。他們每天在鄉間獨自談論他們所稱的新金屬『鉸』以及尚未發現的一種。他們將於九月間回到那間潮濕的工房，試驗笨重的礦物，他們懷着新的熱情繼續他們底研究工作。

瑪麗對於工作的狂醉遭了一個隱憂：道魯斯克一家要離開巴黎了。他們已經決定住在波蘭，在卡爾拔新山區（Carpathes）的薩科巴納地方（Zakopane）建造一所肺病療養院。離別的日子臨到了：瑪麗與勃龍耶互道斷腸的別詞；瑪麗失掉了她底朋友和保護者，第一次感到離國的痛苦。

一八九八年在瑪麗是一個可紀念的一年，她在那年寫下的一些筆記是值得引述的，有些就寫在一本家庭烹調法（Family Cooking）的書邊上，那是關於果醬的製法：

「我把八磅水菓和同等重量的冰糖配和起來。煮了十分鐘以後，再用篩子仔仔細細篩一下。我就得到十四罐非常精美的果醬，它不是流質，而是完全凝固的。」

在一本灰色亞麻布面的學校筆記簿裏，年青的母親逐日記下小伊雷娜的體重，她底飲食，以及她底

初生牙的外觀，我們所看見的正是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的記錄，那是公佈錄的發明後的不多天：

「伊雷娜用手勢表示謝意。她現在可以在地上爬行了，一點也不勉強。她說：「*C'est bon*。」（譯者按：走的意思）她整天在索鎮公園的軟草地上嬉戲。她會得滾地，自己撐立起來，又坐下去。

「伊雷娜左下方的第七個牙齒長出來了。她會得一個人立半分鐘。我們在過去的三天裏帶她到河裏洗澡，她就尖聲喊叫起來，但是今天是第四次了，她就住口不叫了，兩手潑着水玩。

「她和貓兒玩耍，帶着作戰時的嘶叫聲追趕着它。她不再畏懼陌生了。她很會唱。她坐在椅子上，可以爬到桌上。去（八月十五日，在奧羅斯）」

兩個月以後，瑪麗在那天驕矜地寫道：

「伊雷娜可以走得穩了，不再在地上爬來爬去了。（十月十七日）」

「伊雷娜有十五隻牙齒了。（一八九九年一月五日）」

瑪麗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十七日記着伊雷娜不再在地上爬來爬去，會得站起來走了，次年一月五日伊雷娜有了十五隻牙齒，就在這兩個日期當中，我們發現另一頁值得注意的筆記，那是在儲製果醬的後幾個月。

這是瑪麗·比羅·居禮及一位合作者祕蒙特（*G. Benoit*）為科學院共同草擬的，發表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會議錄上，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我們剛才列舉的許多不同的理由，使我們相信新發明的放射性的本質含有一種新的元素，我們建議替它命名爲鐳 (Radium)。」

「新發明的放射性的本質中，確實含有一份非常強烈的鋇 (Barium)；雖然如此，它的放射性是重大的。因此，鐳的放射性必定是大的。」

第十五章 木棚中的四年

從羣衆中隨意挑選一個人，讓他聽取發現鐳的報告，他對於鐳的存在將沒有一點的懷疑。那班一般人的感覺沒有銳利的變化，同時給特殊文化所損傷，而保持着他們底活潑的想像。

瑪麗與比羅·居禮的物理學家一齊接受了鐳的發現，態度稍有不同。物理學家對於發現是有興趣的，他可以察覺它底無限的發展，但是在確信它以前，等待決定作用的證明。

化學家的態度甚至更加懷疑。一個化學家只有在他已經看見這個物體，接觸它，衡量它，試驗它，經過酸的溶解，並且決定它底原子量的時候，才能相信這個物體的存在。

直到這個時候，沒有一個人見過鐳。至於它底原子量，它底發現者還一點也不知道。所以，化學家結論道：「沒有原子量，就沒有鐳。弄點鐳給我們看看，我們就相信了。」

瑪麗與比羅·居禮爲了把他們的「產兒」呈現在世人的面前，並且完成他們自己底確信，工作了整整的四年。

目的在獲得純鐳和純鍍。比羅與瑪麗已經知道隔離新金屬的方法，但是，除非能有非常大量的原料，隔離的工作就無法辦到。

這裏，引起了三個痛苦的問題：

他們如何獲得充分的礦石？他們可以利用什麼屋子實行他們的試驗工作？對於工作上不可避免的費用，將以何款支付？

瀝青礦的裏面藏有鉍與鎳，是一種非常昂貴的礦石，在波希密（Boheme）礦中曾舉行一次試驗，提取其中鈾的鹽質。居禮的家庭經濟恐不能担负大量瀝青礦的消費，因為他底預算已經超過適度了。

但是一個科學家的創造力及發明天才無異於有形的財富。根據這兩位科學家的期望，爲了工業，提取蘊藏在礦石中的鈾，必將留下少些鈾本身含有的鉍與鎳。在礦區經過化驗的材料底渣滓中，不能發現微量的鉍與鎳，那是沒有理由的。生瀝青礦是昂貴的，它底經過化驗後的渣滓價值極微。若是請求一個奧大利的同工向礦區董事介紹，就不能以公道的價格購得相當數量的瀝青礦嗎？

這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但是，只有少數人想得到。

當然，對於這個初步的材料以及運往巴黎的費用，是必須支付的。比羅與瑪麗決定拿他們底非常微小的儲蓄抵付這筆款項。他們並沒有僥得請求官方的信用借款。假使兩位探尋一個重大發現的物理學家，請求巴黎大學或是法國政府准許他們購買足敷應用的瀝青渣滓作爲實驗之用，他們會遭受人家的諷笑的。

但是，至少這兒就不能夠替居禮夫婦物色一間適用的工房嗎？顯然地辦不到。比羅與居禮倆憚精竭智之後，還是猶豫不決，於是，離開比羅執教的物理學校，回到瑪麗完成第一次試驗的小工房裏。房間在天

井裏，天井的另一邊是一間木屋，——一間荒屋，上面的一扇天窗又是漏雨，環境的簡陋低劣，可以想見。

這是如此的淒涼，如此的可憐，誰也沒有想到要拒絕他們倆利用這間屋子的要求。

與大利來了一個答覆，好消息！最近從鈾裏提取的渣滓還沒有分散，真是大大的幸運！大利政府決定把一噸的渣滓，贈與這兩位瘋人，他們認為在巴黎用得到它的。

一天早晨，一輛裝煤的貨車停放在物理學校的門口。比羅與瑪麗·居禮穿着實驗時的寬大的外衣，露著頭向街上匆匆跑去。比羅保持着他的鎮靜，但是富於感情的瑪麗就不能自抑內心的喜悅。這是瀝青礦石，她底瀝青礦石！她要打開其中的一袋，默記她的所有。她割斷了繩子，解開粗糙的袋布，兩手伸進笨重的褐色的礦石中去。

曼耶·史格羅朵美斯克學生時代最沉醉最美麗的日子是在一處頂樓上度過的，如今瑪麗·居禮，又在一間傾圮的小屋裏重新體會神祕的快樂，這又是一個奇異的開始，兩次選擇這個最可憐的場所，而其中的一種敏銳的神妙的快樂，瑪麗也許是以第一個女科學家的地位經歷着的。

立蒙路 (Rue Lhomond) 上的小屋勝過了對於不適的苦痛底最悲觀的期望。在春天，因為它的天光，就和溫室一樣的窒悶。在冬天，坐在室裏的人不知道究竟希望下雨，還是落霜；假使下雨了，雨水就一點一滴地漏在工作的桌子上，以及這兩位物理學家留下標記的地方，所以從來不把實驗器具放在那兒。假使落霜了，就是凍僵。

這情形幾乎使瑪麗與比羅慣於在室外工作，來得適合，爲了他們的技術設備沒有噴放有毒煤氣的烟窗，他們底大部份的實驗工作都在天井裏露天進行。

傅謝醫師前些時吩咐她進療養院，瑪麗也並沒有向他誇言這個對於初期肺結核症的非常特別的治療方法，她已經遭到痛苦了。

後來，她這樣寫道：

「我們在進行這個重大而困難的工作當中，沒有金錢，沒有實驗室，沒有外界的援助。這好像是無中生有的……我可以並不誇張地說，這個時期是我們夫婦倆共同生活底英雄時期。

……但是，我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就消磨在這所可憐的古舊的小屋之中，我們完全委身於工作。有時，我握着一根幾乎和我一樣大的鐵棍，整日在一大鍋沸騰的液體中撥弄。黃昏時，我是精疲力盡了。」

比羅與瑪麗·居禮就這樣地從一八九八年工作到一九〇二年。

他們在許久以前就想到，他們若是分工，比較更爲實際。比羅·居禮繼續研究鐳的特質，他要更明瞭這個新金屬。瑪麗獨自繼續那些化學的實驗，這將容許她獲得純粹的鐳的鹽質。

瑪麗已經選擇了「男子的工作。」當她的丈夫聚精會神地從事於艱澀的實驗時，這位年青的婦人已經是辛勞一日，工作完畢的化學勞動者了。

在這間小屋子裏，這位物理學家僂偻着身子，應用精確的化學器具。在天井裏，她穿着一件多年的佈

滿灰塵，酸痕斑斑的外衣，她的頭髮隨風披下，四周一片煙，那會傷害她底眼睛和喉嚨的。瑪麗本身是完全貢獻給工作的。她寫道：

「我把二十缸的化驗工作一氣呵成，結果，這間小屋子裏放滿了二十大瓶的沈澱物和流質。我動手搬移蒸溜器，倒出溶液，並且一連幾小時撥弄冶鑄裏的沸騰材料，這真是一樁沈重的。」

但是，鑄保持着它底神秘，它表示出不讓人類知道它的意向。

每當比羅與瑪麗滔滔雄辯的時候，他們談到他們可愛的鑄，就放出孩子氣了。

有一天，瑪麗帶着一個孩子似的好奇心，就說有人允許給她買上一個玩具，她向她底丈夫說：「我是這樣地奇異着，它究竟像一個什麼東西，看上去，像一個什麼東西。比羅，你想像它將是怎樣的一個形式？」

居禮溫和地答道：

「我不知道，我當然喜歡它具有非常美麗的顏色。」

瑪麗·居禮在這個期間的通信中，沒有神經過敏的批評，反而在親蜜的字裏行間跳出些幻象來。那是爲了她對於波蘭家庭的關切稍稍減輕，而不再知道怎樣把她最內在的思念交給他們嗎？

她所以如此隱諱緘默，其主要的理由也許可以在別處探尋出來。在那班她所愛的人們當中，不再有一個人能夠完全了解她，確實知道她底煩惱和困難的計劃。在工作上，也只有一个人能夠與她分擔這些

內心的痛苦的，他就是比羅·居禮。

一八九九年瑪麗給勃龍耶信中充滿一個婦人的快樂：

「……我們的工作繁多，但是，我們有充分的睡眠，所以我們的健康並未受損，晚間的時光用在看顧孩子的身上。早上，我替她穿上衣服，給她吃點東西，接着，我多半在九點鐘出門了。在這整整的一年當中，我們沒有看一次戲，或者聽一次音樂，我們也沒有訪問一個朋友……尤其，我和家人骨肉都疏遠了，你和父親。我孤零零地遠離你們，常常引起我底痛苦的想法。別的我沒有什麼抱怨的……我有一個人所能夢想到的最好的丈夫；我永遠不能想像到另一個和他相同的人。他是上天賜與我的一個真實的禮物，我們同居愈久，相愛也愈深。

我們的工作在進步中……！」

這個工作，在進行中是這樣的枯燥乏味，而事實上是在壯大的進展之中。

在居禮夫婦宣佈鑽的假定存在後的四十五個月，瑪麗終於一九〇二年獲得這個消耗戰的勝利：她準備了一越純粹的鐳，並且最初決定這個新物質的原子量是「二二五」，她是成功了。

懷疑不信的化學家——當時還是少數的固執份子——只有在事實的面前表示服從，在一個嬌弱女子底超人的頑強個性的面前表示服從。

鐳的存在獲得了公認。

x

x

x

x

x

那是晚間九點鐘的時候。比羅與瑪麗·居禮都在克勒曼路一〇八號的小屋子裏，他們從一九〇〇年就遷居到那裏的。

和這對夫婦住在一起的老居禮博士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安息了。瑪麗替她底孩子洗好澡，放在牀上，並且在帆布牀旁邊待了很久。這是一個慣例的方式。夜間，當伊雷娜覺得她底母親不在身邊的時候，她就不斷地叫「咪，」「咪。」（姊姊和我常常拿它代替「媽媽」叫的。）這個四歲的小孩總是苦纏住她底母親，瑪麗有什麼辦法呢？只有上樓去，自己坐在她底身旁，坐在暗中，直到孩子熟睡為止。接着，她就再下樓到比羅那邊去，他已經漸漸不耐煩了。

他是一個最佔有性最嫉妒的丈夫。他要他底妻子一直在他的旁邊，已經成功了這樣的一個習慣了，稍一離開，就使他思念不甯。假使瑪麗在她女兒的身旁待得太久了，回來時就遭到他的責備：「除了那個孩子，你就什麼也不想到了。」

比羅緩步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瑪麗縫着伊雷娜新製的裙邊。她從不替孩子買現成的衣服，這是他所抱定的原則之一；她把這些事想得太幻象太不實際了。當勃龍耶在巴黎的時候，她們姊妹倆根據自己發明的樣式替她們的孩子剪裁衣服。現在瑪麗仍舊利用這個樣式。替孩子做衣服是她所喜歡的唯一的「婦女的手工。」

但是，這天晚上她不能專心一意。於是，她忽然站起來說：「我們下樓一會兒怎麼樣？」

一日的工作非常繁重，這對夫婦理應休息一下了。但是比羅與瑪麗可不講究這點，他們的生活是不合理的。他們向老居禮博士告別後，就向大街走去，他們攜手步行，不多言談。走過了這處奇異的鬧市，就是工場建築，荒地和破落不堪的住屋，他們走到立蒙路，穿過小小的天井。比羅把鑰匙投在鎖裏。

瑪麗在暗中說到：『不要點燈！』於是，她又輕聲的笑道：『你還記得有一次對我說過：「我當然喜歡鑰具有一個美麗的顏色」嗎？』

而實際的表現比較這個僅僅的希望還要稍稍使人狂喜。鑰具有比較『一種美麗的顏色』更珍貴的東西。它的光是自發的。這所陰暗的小屋子裏沒有櫥子，小玻璃白裏貴重的粒片放在桌子上或是牢釘在牆壁上的架子上，燐似的淡藍色的光線閃射着，直到夜間才告停熄。

『看——看！』年青的妻子低語着。

她在黑暗和靜寂中坐下了。他們底兩副面容向着灰色的，閃耀神祕的發光底來源，向着鑰——他們底鑰。瑪麗的身體向前傾倚着，她底態度又和一小時以前坐在她底熟睡中的孩子底身旁一樣了。

她底同工的手輕輕地撫觸着她底頭髮。

她永遠記住這個火螢閃閃的一晚，這個令人神往的一晚。

第十六章 苦鬥生涯

忽然來了一個喜出望外的機緣——但不是從法國來的。日內瓦大學準備以非常的努力，敦聘堪稱歐洲第一流科學家的一男一女，教務主任請比羅·居禮担任物理學講席，年薪一萬佛郎，供給住宅，並支配一個實驗室。瑪麗也可以在同一的實驗室中獲得一個正式的職位。

他們這樣誠懇而謙遜地聘任比羅担任這個講席，他也就一言接受了。七月間，他與瑪麗前往瑞士，受到同事們一個熱烈的歡迎。但是在春間，他們躊躇起來了，鑄是不便運送的，他們是在終止對於鐳的研究而延緩他們底新物質澆法的工作嗎？

比羅嘆息着，致函日內瓦大學請求原諒，表示致謝並辭職。他把工作簡易的引誘置於一旁，爲了對於鐳的愛好，決定留在巴黎。放棄了一個工作，換上待遇較優的一個，他於十月間離開工藝學校，在徐飛路（Rue Cuvier）的附屬學校担任教席。

同日，瑪麗也要尋找一個苦差事，她在給凡爾賽附近賽佛爾（Severus）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自薦信中請求給她一個教授的職位。她接到了一封委任的覆信。

此後，家庭經濟的預算就平衡了好久——也就在居禮夫婦底放射性的實驗需要他們底全部精力的時候，他們底工作担負大大增加了。

加添的工作，竭盡了居禮夫婦的精力。比羅於精疲力竭之餘，把授課的次數減少了。也就在那個時候，索本里礦物學的講席需人承乏。比羅毛遂自薦，結果，落於競爭者之手。

比羅的朋友非法地替他設法一個特殊的榮譽，使他對於不可捉摸的大學教授之職稍稍接近。他們強迫他向科學院自薦。他發覺到人爲的儀式是愚蠢的，羞辱的。他非常厭惡見人自拉自唱的醜行，所以他頗讚他底競選者阿麥格（M. Amagat）的才德。阿麥格終於上選了。

正如孟泰經（Montaigne）寫的：「一個人具有卓越的功績，甚至，具有更卓越的謙懷，他是會長時期的沒沒無聞。」

理學院的教務主任保羅·阿比兒（Paul Appell）要求比羅允許把他的名字放在「榮譽名人錄」（Legion of Honor List）裏，送呈教育部去。但是，這在比羅看來，一個科學家棄絕工作的方法，而接受一個掛在紅絲帶上的小小法瑯章，實在有點太滑稽了。

他這樣寫給阿比兒：

「請你原諒我，謝謝部長的盛意吧，並且轉達他，我絲毫不感覺到有接受獎章的必要，但是，我却極其需要一所實驗室呢。」

居禮夫婦倆繼續他們底粉筆生涯。他們在工作與職務之中，廢食而忘寢。他們的身體起了反應。

比羅因爲兩腿疼痛，不能離牀，這在他真是一樣不可容忍的惡行啊！瑪麗靠着輕度的神經作用勉力

撐持着，還沒有病倒下來。她就這樣漠不在心，輕率不慎地把肺結核治好了，這個病症擾亂過她的家庭，一旦康復，她就認爲自己是不能毀傷的了。但是，就在這間小屋裏的四年工作，瑪麗的體重減少了十五磅五盎司。

比羅每月的薪金是五百佛郎，他每年在物理學校授課一百二十次，並指導學生的實驗工作。他一面勤謹地教書，一面又加上研究的工作。居禮家中只須一日沒有小孩，瑪麗能夠親自管理家務，五百佛郎即以抵補夫婦兩人的支出。但是，自從伊雷娜出世以後，一個傭人和一個看護的費用就大大激增了預算。開源之道是刻不容緩了。

解決的方法也簡單——可以說太簡單了。假使比羅能夠在索本里獲得教授的名義，他每年就有一萬佛郎的收入，他也可以少教幾課書，他拿他底科學知識充實學生並增加大學的聲望。假使再加上可以利用一間實驗室，比羅·居禮也就無所求了。

但是，比羅到了一九〇二年才獲得教授的地位，那是在全世界對於他的才德稱讚賞識之後。實驗室永遠不是他的了。死神已經捷足先得地降臨到這位偉大科學家的身上。

一八九八年，索本里的化學——物理講席需人承乏，比羅·居禮決定請求繼任。但是他並沒有在普通或工藝學校畢業，就無法獲得上述學校對於畢業同學的最後的支持。再者，某些吹毛求疵的教授們堅持着，他在過去十五年間所宣佈的種種新發明還沒有正式歸納到化學——物理的領域之中。他底候補者的

地位被否決了。

比羅請求的結果，獲得了工藝學校一個導師的位置。他這苦差事的所入每年是二千五百佛郎。

一八九九年，瑪麗婚後初次與比羅同返祖國，不是華沙，而是奧大利波蘭的薩科巴納，她的姊姊和姊夫正在那兒建造他們底療養院。瑪麗的父親也在那兒，仍舊非常活動，親見他的四個孩子以及他們底家屬。這種難言的快樂使他返老還童了。約瑟夫是一個非常著名的醫生，有一個妻子和兒女。勃龍那和葛西密爾正在創辦一所療養院，海拉以教書為業，而她底丈夫斯坦列司拉夫·斯薩萊（Stanislaw Szalay）主持一個資本雄厚的攝影企業。至於小曼耶呢！她正在實驗室裏工作，已經把她底研究結果發表了，取名「小無賴」這是她叫家裏小孩的名字。

三年以後，那是一九〇二年五月間，瑪麗又乘車回返波蘭，但是，她是帶着如何痛苦的懸慮啊！她接到報告父病的信件，胆囊動過手術，結果取出許多大石頭。她經過了二日半的旅程，抵達華沙。已經太遲了。

她永遠不能再見父親的慈顏，她怎能經得住這個痛苦的磨折。她帶着一種奇異的最不能解的固執，要求把棺柩打開。這也辦到了。瑪麗向着那副長眠的死去的面容傾訴了永訣，請求死者的原諒。

她一向留在法國，常常暗中自譴自責；老人認為他與女兒的緣份已經斷了，他失望了。她在使自己痛苦，這是不當的。老人的晚年因為有了這位女兒比較快樂些了。他的家庭的可愛，有了一個父親和一個祖父的滿足，使得M·史格羅萊美斯克竟忘記了平凡的一生底變遷。瑪麗給他帶來最後的，最強烈的快樂。鐵

與繆的發現，以及她的名字在巴黎科學院驚人的議事錄通告上的簽署，是這位物理學教授情緒熱烈的
一個源由。

十月間，比羅與瑪麗又回到實驗室工作了。他們是疲倦了，瑪麗是冷靜的，沒有一樣東西激動她的熱情。她很久加於神經系上的攝養已經起了奇異的反響：夜間，夢遊病底輕微的襲擊，使她不知不覺地起牀，在屋裏走來走去。

瑪麗的生活給另一件最痛苦的事情所損害了：比羅的健康更加惡劣。風濕病的來勢極猛，每隔一定的期間發作，使他脆弱得可怕。有時，他終夜呻吟，坐在身旁看護他的妻子寒顫不禁。

有一次，也只有一次。比羅讓自己忘記了疾病的痛苦。他低聲地說：

「我們所選擇的這個生活是非常艱難的。」

瑪麗想伴作焦灼的樣子，可是也沒有做到。比羅假若對此沮喪了，他的精力都得耗盡。瑪麗能夠永久征服這個可怕的疲勞嗎？假使一個大的災禍臨到，並且毀壞了他們底神奇的結合，那又將怎麼樣？

「比羅！」

瑪麗低聲叫着，他驚奇地轉向她。

「什麼事，親愛的，你有什麼事……？」

「比羅……假使我們當中的一個消滅了……另一個就不該再活着……不能共同生活，我們就不

能存在，我們能夠嗎？」

比羅慢慢地搖着頭。瑪麗在愛情裏講出這幾句話，她一時忘記了她的任務，已經使得比羅記着一個科學家無權放棄科學，科學研究是他底一生的對象。

他把瑪麗傾側的苦痛的面容打量了一下。接着，他堅決地說道：

「你錯了。無論什麼事情發生，縱然一個人只具形體，而無靈魂，我們也得照常工作。」

第十七章 博士榮銜

這位黃髮碧眼白膚的波蘭少婦具有一種熱情的好奇心，較之歷史上任何女子來得偉大，她第一個處理一切疾病中最可怕的一個。

鐳底最動人的奇蹟是醫學界深信鐳可以給人類帶來一些快樂。這是人類共同努力堅決對抗毒瘤症的第一次。

比羅·居禮本着科學家坦白的心地，把他似乎認為鐳底邏輯的試驗親自應用出來，作為對於毒瘤症底一個可能的處理。德國科學家瓦克霍夫（Walkhoff）與吉斯爾（Giesel）已經在一九〇〇年宣佈這個新物質具有某種生理上的功用。比羅立刻裸露着他的臂膀作鐳的試驗，一條傷痕出現了，這在他是非常快樂的，他看護它，注視它。這位科學家又在送到博士院的報告書裏敘述受傷的經過，那是多麼富於戲劇性啊！

「光發出了以後，有六種見方的皮膚泛紅了；那是漫傷了的，但是皮膚上並不感到疼痛，雖疼，也還輕微。過了幾天，泛紅的地方未見擴大，只是開始加劇了；到了第二十天，傷處結上了痂，再用綳帶纏好；到了第四十二天，邊上的表皮開始長出了，向中部展移，到了試驗後的五十二天，仍舊有一種見方的傷處，呈灰色狀，這就表示下面的腐肉較深。」

「我可以附帶報告的，居禮夫人在移動一個封小管裏幾種放射性極強的材料時，也受了相似的創傷，雖然

那支小管還安放在一個薄金屬的匣子裏。

「有一次時間特別長，不到半小時的功夫，在十五天後發出了一塊泛紅的地方，變得一個水泡，好像是表皮受傷的樣子，又過了十五天，才把它治好……」

比羅又在動物的身上研究鐳底作用。他和高明的醫生們合作。不久，他們就確信：利用鐳的作用，殲滅有毒的細胞，就可以治療毒贅，腫脹，以及某幾種毒瘤。這樣治療術（Therapeutic Method）就被定名為「居禮治療術」（Curie-therapy）。若干法國醫生就以此治療病人，獲得最初的成功，他們所用的鐳射管都是向瑪麗與比羅·居禮借來的。

鐳是有用的。

這個科學界驚人的啓示所立刻引起的結果，不難臆測。一個製鐳工業就將產生了。

比羅與瑪麗注視着這個新工業的發軔，若是沒有他們兩人的指示，就不致產生。他們親手——瑪麗是這個工作的主體——在物理學校後方的木棚裏，提煉八噸瀝青礦的渣滓，那也就是第一公分鐳底誕生。他們就利用這一公分的鐳，進行他們底研究工作，醫生們在醫院裏也開始用鐳治療病人了。但是，漸漸的，鐳底神奇的特性激起了其他的想像。

一九〇四年，一個智慧而果敢的法國實業家阿爾米·列斯里（Armet de Lisle）有意創立一個製鐳工業，以製品供給醫生們作為治療毒瘤之用。他把附屬於工廠的一間實驗室，供比羅與瑪麗所用，這

兩位科學家用武有地，在那間狹小的木棚中不能實行的工作，可以在這裏順利進行了。

瑪麗從未離開她底第一公分的鐳，死後遺贈給她底實驗室。這一公分鐳除了代表她與比羅工作的收穫以外，從不代表其他的價值。當那間木棚給拆房工人用斧頭砍倒了，平舖在荒廢的木場上，而瑪麗·居禮已經不復在人間的時候，這一公分鐳仍舊存在，作為兩個科學偉人盛名時代底光輝的活的象徵。

此後，鐳底價值就不能等量齊觀了；它們有金的價值。市場上經常出售的鐳顯着它是世界上最寶貴的珍物。就在那最初的幾年當中，一公分的鐳值到十五萬元。

鐳獲得了一個商業上的特性，它有市場價格及出版物。阿爾米·列斯里工廠的信箋上端，就立刻這樣印着：

「鐳鹽——放射性物質。

電報地址：鐳——馬里河上」

創立一個工業是這樣的有用，但是，鐳並非是一樣單純的東西。它有它底陰影，它有它底幽靈：鐳射氣（Emanation of Radium）就是替這個幽靈所起的名字。這種射氣也就是自動的，甚至把它緊閉在一支玻璃管裏，也根據一種有力的定律自動消滅。

鐳自動地放熱，這一個在理論上的挑戰似乎是物理學固定的基礎。它在一小時以內所產生的熱量，可以溶化同等重量的冰水。

它還有什麼不能做的呢？它能透過黑紙在照像版上留下的印痕；它能使空氣成爲一個導電體（Conductor of electricity），並藉此在遠處發動驗電器（Electroscope）；它能使裝置它的玻璃器染成靛紫色和青紫色。它也能使許多自身不能發光的物體放射熾光。

放射性、熱量的產生、氣氣及鐳射氣的產生、自動的消滅——我們離開那些關於惰性物質（Inert Matter）的舊理論多麼遠啊！不到五年以前，科學家們還相信我們的宇宙是由固定的物體及永遠不變的原子所組成的。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每過一秒鐘，細微的鐳把許多原子的氣氣從本身逐出，並且以極大的力量把它們遠射出去。

哲學家們只好重新開始研究他們底哲學。物理學家也只好在物理學的研究上作一個新的開始。瑪麗沈浸於這個偉大發現的激情鼓舞之中，達五年之久，她不得不把她底博士考試一再延期了。她底瀝青礦，她底鐳……使她無暇搜集應試的材料。

直到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她謙遜地走上一個螺旋形的暗梯，在索本里一間小講室的黑板前就了位。

她按照學院的慣例把她底論文遞呈主考員李浦曼先生（Bouty）、鮑替先生（Bouty）、摩散先生（moissan），請求核閱。上面寫着：放射性物質的研究（Researches on Radioactive Substances）史格羅朵芙斯克·居禮夫人著。並且，還有一件令人難信的事情——她自己製了一件新衣服，全黑的『絲和羊毛』交織

的新衣服。

說得更正確些罷，那是趕到巴黎親自參加呈遞博士論文的勃龍耶，使瑪麗自己看到那些光澤奪目的新衣相形見绌，並且強迫她到衣舖裏去，與女店員講價錢，挑選衣料，並且決定剪裁的樣式，至於她妹妹瑪麗那副愠怒不理的面色，她全不在意。瑪麗不敢提出什麼意見。直到臨終，還是尊重她。

瑪麗·居禮立得挺直。她底金髮向後梳理，挽成一個髻子，把她底蒼白的面容和突出的額部完全露出來了，上面的皺紋就是她戰勝的遺迹。許多物理學家及化學家麇集在這間陽光滿照的屋子裏；臨時不得不加添了許多座位。這種研究工作的特殊興趣吸引了科學的研究者。

三位穿着晚禮服的主考員坐在一張橡木長桌的後面。他們輪流問着應試者許多問題。瑪麗言簡意賅地說明着她底研究的結果。但是在圍繞着她的諸物理學家的腦海裏，無論是老，是少，是教授，是學生，都起了一種新的變質作用：瑪麗冷靜的言詞，變成了一種燦爛奪目，激性鼓舞的景象——這一世紀最偉大的發現底景象。

主席李浦曼先生宣佈了那個神聖的定則：

「巴黎大學授君以物理學博士的學位。」

他在觀衆不斷的喝彩聲終止以後，又以友情的態度，一個老教授的低音，簡單地加上一句：

「夫人，我謹以主考團代表的名義向你致賀……」

這些艱深的考試，這些莊嚴而有禮的儀式，對於天才的研究者及嚴謹的工作者是一體的，它們有它們的形式和重大性。

比羅與瑪麗在呈遞論文以前的不多時，已經作了並不認為重要的決定，但是，對於他們此後的生活具有很大的影響。

瑪麗在提煉瀝青礦及隔離鑄質之中發明了一種專門技術，並且首創了一個製造的程序。

自從鑄底生理作用獲得公認以後，人們到處探尋放射性的礦物。特別是比利時和美國，爲了適應購買者的需求，開發的計劃也訂立了。但是，若非工程師知道製造純鑄的秘訣，這些工廠就無法產生這種神奇的金屬。

比羅·居禮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向他的妻子說明這些事情。也就在前一天，郵差剛送來一封由美國補發魯 (Buffalo) 寫來的信。

他低低地靜靜地說着：

「我們必須略談關於我們底鑄的事，最近對於毒瘤的治療法已經達到一個決定的階段；全世界在不多幾年以內將需要鑄。就以目前而論，這是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有些技師要在美國採鑄，請求我給他們關於鑄的知識。」

「好的，那麼——」瑪麗說道，對於這段談話並不感到多大興趣。

『好的，那麼，我們得在兩者之中任擇其一。我們可以完全公開地敘述我們底研究結果，連提煉的程序也在內——』

瑪麗低語着：『是的，當然啦！』

『——或者，』比羅繼續着說：『我們可以自居爲鑛底所有者和發明者。這樣，在正式發表試煉瀝青礦的真相以前，我們必須取得這種技術的專利執照，以及我們在全世界製鑛的權利。』

瑪麗沈思了片刻。接着又說道：

『那是不可能的。那將違反科學的精神。』

比羅的面容現出光彩。他爲了安定自己的良心，又稍微凝思了一下：

『我也這樣想；但是，我也不願意輕易地決定，我們的生計是艱苦的——並且與時俱增。我們有一個女兒；也許還有別的孩子。爲了他們，也爲了我們，這個專利將代表一筆巨款，一項財產。有了它我們可以生活安適，免去一切的苦役。』

他微笑着加上一句：『我們也可以有一所設備齊全的實驗室了。』

瑪麗漸漸凝視起來。她仔細考量這種物質上的補償。她幾乎立刻拒絕了：

『假使我們的發現還有一個商業上的前途，我們也不該在這個偶然的事件上取利。而且，鑛將供治療疾病之用，我們似乎不能從中取利。』

就在這個星期日早晨小小商談後的一刻鐘，比羅與瑪麗乘着他們底心愛的自行車，步伐整齊地向克拉馬地（Clamart）森林進發，他們將在那裏共度愉快的一日。

他們已經在貧窮與富有之間作了一個終身的選擇。那天晚間，他們倆倦遊歸來，兩臂中抱滿着野花的葉子和小朵。

第十八章 榮譽與仇敵

在法國官方沒有證實居禮夫婦工作的情形以前，鐳底發現已經使比羅大享盛名了。他們也得到幾種科學上的獎勵。

但是，直到一九〇三年不列顛著名的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正式邀請比羅·居禮前往演講鐳學的時候，法國還沒有給他們任何顯著的大榮譽。這位物理學家偕同他的妻子前往倫敦參與這個儀式。

瑪麗是被許參加皇家研究院聚會的第一個婦人。比羅用法語講述鐳底特性。講畢，他要求把屋子暗下來，進行幾個驚人的試驗：他用鐳的魔術從遠處發動一架金葉檢電器，也使硫化鋅放燐光在包在黑紙裏的照相版上留影，並且證明這個神奇的物質能夠自動放熱。

那天晚上激起的熱情，到了第二天發生了反應，全倫敦的居民都要一瞻鐳底「父母」的豐采。許多人邀請居禮教授及其夫人宴會。他們兩人簡直分身無術，參加盛大的款待，聽取人們的祝詞，他們只說了幾句簡單的答謝。

比羅穿着他常在索本里教室授課時穿的那件磨光了的燕尾服，雖然極其謙恭，尚不免給人「心不在焉」的印象，對於別人一番祝賀的言詞也難以了解。他在衆目睽睽之下，感到很不自在——人們在注

視着這個最稀有的人物和一個女物理學家！

她底衣服是黑色的；她底被酸汁浸壞的手上一無裝飾；連一隻結婚戒指也沒有。就在她底身旁，帝國最珍貴的金鋼鑽閃耀着。瑪麗帶着衷心的喜悅望着這些珠寶，更使她驚奇的，她底丈夫平時總是那樣地全不在意，也在注視着項圈和鑲珠的領子。

一天晚上，她在解衣的時候向比羅說：

『我簡直沒有想到世上會有這些珠寶。』

這位物理學家笑起來了。

『你知道嗎？在聚餐的時候，我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就找出一種遊戲來。我計算着每個婦人頸項上的寶石，能建造多少所實驗室。當我要致詞的時候，我已經算出天文數字的建築了。』

幾天以後，居禮夫婦回到他們的木棚中。

盎格魯·薩克遜 (Anglo-Saxons) 人對於他們所崇拜的人是信實的。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比羅·居禮接到一封通知信，說是倫敦的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願意拿該會最高的獎章——戴維獎章贈送他們，以示尊重。

瑪麗抱病在家，讓她底丈夫獨自參加那個儀式。比羅從英格蘭攜回一塊重量的金獎章，上面鐫着他倆的名字。他弄得手足無措，獎章也失而復得。最後，心靈一至，他把獎章交給他底伊雷娜保存了。

這位科學家高興起來了。當他底朋友前來訪問的時候，他就讓他們看他底女兒玩着一個新玩具在自尋快樂。

他總是這樣歸結地說道：

『伊雷娜非常喜愛她的大蘇（Sou 法國幣）』

兩次短期旅行的奢興，一個小女兒在玩着一塊金片；這些都是交響曲的前奏，最高的諧音臨近了。

這一次，樂隊的指揮者從瑞典發出了信號。就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斯托克·賀敏（Stockholm）的科學院宣佈本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金一半贈與亨利·別克瑞一半贈與居禮夫婦，以示獎勵他們底放射性的發現。

居禮夫婦兩人都沒有參與這個盛會。法國公使代表他們從瑞典王手中領取獎狀及金獎章。比羅與瑪麗都是身體不適，工作過度，不敢作仲冬的遠遊。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瑪麗寫信給她底哥哥約瑟夫·史格羅朵美斯克醫師，也許最能表現出居禮夫婦對於諾貝爾獎金的真正態度。發信的那天正是斯托克·賀敏城授獎大典的後一日，這個日期是值得注意的，信上這樣寫着：

「……諾貝爾獎金的一半已經贈與我們了，我不知道它底確實數目；我想大蓋總有七萬佛郎吧。這在我們，當然是——一筆大款項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領到這筆款項，也許就在我們前往斯托克·賀敏的時候吧！我們還須

在十二月十日以後的六個月間在那裏作一次演講……

我們給信件，攝影員及新聞記者的來訪纏住了。只要有地可鑽，我們真想藉此稍求安甯。美國方面給我們一個建議，要我們到那兒去作一次系統的演講，報告我們底研究工作。他們問我們希望獲得多少酬報。無論條件如何，我們總得謝絕。我們千方百計地避免了人們爲我們舉行的榮譽宴。我們回絕了，他們也知道沒有辦法了……

我親切地吻着你們，並且，請求你們不要忘記了我。」

諾貝爾獎金使比羅·居禮與她一變而爲著名的一對夫婦，它在瑪麗的眼中只代表一樣東西：七萬金佛郎。這是瑞典科學家對於他們兩個同工努力研究的補償，接受它，並不「違反科學的精神。」這是使比羅減輕課務担負，補救身體健康的唯一機會！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日，那張受賜的支票付給戈培林路（Avenue de Gobains）的支行，他們底可憐的積蓄也在那裏。居禮夫婦自費雇用了一位實驗室助理員，幫助他們工作。這比較坐等大學當局答應派來的空想的作者要簡單得多，也快得多了。瑪麗給道魯斯克匯去二萬奧幣，作爲借款性質，幫助他們在薩科巴納創辦療養院之用不久。久又有一筆五萬佛郎的奧西羅斯獎金（Osiris Prize）加上他們底其餘的小資產，這筆獎金一半贈與瑪麗·居禮，一半贈與埃多得·白蘭萊（Edouard Brantly），他們就拿來一半買法國公債，一半買華沙城的債券，這個分配是平均的。

就在那本黑色的賬簿裏，我們可以找出幾樣所謂奢侈的費用：有送給比羅的哥哥及瑪麗的兄妹的

現金和公債券，還有捐給科學團體的款項。

禮物計有給波蘭學生們的，給瑪麗兒童時代的一個朋友的，給實驗室助手的，以及一個需款甚殷的賽佛爾學校的女生……她想起曾經有一次教她法文的一個非常可憐的婦人——她是聖奧濱女士（Mlle de Saint-Aubin）現在是科羅斯卡夫人（Mme Kozłowska），她生長在地普（Dieppe），但是住在波蘭，並且在那兒結了婚，她的最大的夢想是重見她的生長之地，瑪麗寫信給她，要她到法國來，並且給她付了從華沙到巴黎以及從巴黎到地普的旅費，這位善良的婦人帶着眼淚訴說出這個意想不到的大快樂。

瑪麗也得給自己打算，她在克勒曼大街的屋子裏安排一間摩登的浴室，並且把一個小房間換上了新的地毯，但是她從來沒有想到趁着獲得諾貝爾獎金的機會，買一頂新帽子作為紀念。她雖然堅持着要比羅辭去物理學校的教職，可是她自己還是在賽雷斯教書，她愛她的學生，她覺得必需繼續教她們的書，因為有固定的收入。

榮譽降臨到這兩個偉大人物的身上，以它的全部的重量羈絆着他們，使他們無由發展。當諾貝爾獎金贈給了這個研究工作者的消息發表了的時候，就引起千萬人的注意，其中有男人和女人，哲學家，工人，教授，商人，以及社會上的有名望者，這千萬人向居禮夫人表現了他們的狂熱，但是他們所需要的保證是多麼的大，他們的熱烈的尊敬，擾亂了他們的偶像的生活——他們的犧牲者——並且把這一對夫妻所

希望保持的僅有的寶物占有了；沉思與寧靜。

直到居禮獲得戴維獎章及諾貝爾獎金之後，巴黎大學才考慮給他設立一個物理學講座，這兩位科學家因此感到一種悲哀，國外的酬報增加了目前困苦的情狀，他們就在這個情況之下，進行他們的大發現，獲得了成功，而這種情況並不像很快就要改變的樣子，除了他們對於工作的熱情以及恐怕時間的浪費，還有別的理由使得居禮夫妻厭惡榮譽，這許多理由都使他們從羣衆中遠避開去。

榮譽的打擊與比羅平日所持的原則對抗起來了，他發覺到在人之上是荒謬的，在他看來把勳章贈給一個科學研究者和學校中兒童得到獎章一樣的多餘，這種態度使他拒絕接受十字勳章，在科學研究中，他的態度也是如此，他毫無競爭的精神，在「發現的競賽」之中甚至給同道者撻足先登，他也忍受着絲毫感不到一點惱怒，他有一句習慣語說：假使已經有人作了某種的發明，而我沒有發明，在科學研究上，有什麼分別呢？

這種幾乎是超人的精神，當然在瑪麗身上已經發生一個深切的影響。但是她所以逃脫大衆的讚賞，並不是爲了模仿她的丈夫或者是服從他，反對榮譽不是她的主張，而是她的一種本性。當衆人奇異的目光羣集在她身上的時候，她就覺得一種不可抗拒的羞怯和一種痛苦的畏縮，甚至把她攪擾得頭暈目眩，手足無措，在成千的軼事中，有一件足以表示居禮夫妻對於比羅所稱的幸運優裕的反應，這一對夫妻在愛麗賽宮 (Amalthee) 與羅貝總統一同進餐，當晚有一位婦人走近瑪麗身邊問道：

「你願意我引領你去見希臘王嗎？」

「我覺得沒有這個需要吧。」瑪麗天真和藹的低聲答道，這句話不是太直率了嗎？

她看見這位婦人一副驚呆的樣子，同時她也爲之一驚，原來這位不相識的婦人就是羅貝總統夫人，她不覺面紅起來，連忙改換語氣說道：

「但是——當然啦，你的意思我無不遵命，只要你願意這樣做。」

比羅和瑪麗假使已經接受了一個輝煌的命運所帶來的種種人事上的麻煩，她們將終其生在這個捉迷藏似的遊戲中，浪費更多的精力與時間，她們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鄉村去，假使他們要留宿在一個鄉村的小旅館裏，他們就得改名換姓。

一位美國新聞記者跟隨着這兩位物理學家的踪跡，並且發現她們住在浦魯居（Bretagne），就在她們所住的漁家的小屋前停步了，猶疑着，他的報館當局派他訪問這位著名的女科學家——居禮夫人，她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必得向另一個人探聽她的行踪……他看見一個婦人赤腳坐在門口的石階上，在把浴衣裏的沙抖出來。

但是這個婦人抬起頭來，睜着她的灰色的兩眼，注視着這位不速之客，原來她就是聞名全世的女科學家——居禮夫人。就是她！這位記者驚愕了一下，走近瑪麗的身旁，取出他的稿簿。

瑪麗眼看逃不走了，這好忍耐着，用簡短的語句回答來訪者的問題：是的，比羅·居禮和她已經發現

了，是的，他們在繼續着未完的工作。

同時她把浴鞋在石頭上敲着，使裏面的沙子完全除去，然後再穿在赤着的腳上，但是已被石子和荆棘刺傷了。這是一個新聞記者無上的機遇，他算是抓住了一個最幸運的機會，親見這位女科學家生活的片斷，他迅速的問了幾個比較普通的問題，他想曉得瑪麗青年時代的真相以及一個婦人從事研究工作的心理。

但是就在那個時候，瑪麗帶着驚奇的面色望着他，他說出一句時常講的當作格言似的簡短的一句話，這一句話尤勝於整整的一本書，他就這樣結束了這一次的談話：

「在科學上，我們應該注意事，而不應當注意人。」

第十九章 隕落前的光耀

現在居禮夫婦已經大享盛名了，他們在物質上較前富裕，而在精神上則較前痛苦，特別是瑪麗，她已經失去了熱情與快樂的時期，慶祝鐳的發現及諾貝爾獎金的獲得，這種喧擾的聲音把瑪麗激動起來了，使她不能片刻放下她的憂慮，比羅的病症毀壞了她的生活。

她沒有一個月不呻吟在牀第之間，他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的動人，直率和愚昧了，那時候，每逢假期這對夫妻不是像學校兒童一樣的路上走嗎？瑪麗在靠近巴黎的器夫曼斯山谷（Chevreuse Valley）租了一間小村屋，她在那裏照顧她的丈夫和女兒，伊雷娜這孩子已經患百日咳三個月了。

比羅覺得有些嚴重的威脅臨到他的身上，他担着時間的逝去，難道這樣年輕的人恐怕就要死嗎？他似乎在和一個不可見的敵人競爭着，他親切的苛責着他的妻子，使不安轉移到她的身上，按照她的性情，工作似乎太慢了，他們要利用每時每刻的時間，他們要在實驗室裏多做幾小時工作。

他們在一九〇四年更感到精力不濟了，瑪麗就在那年受了孕，她僅在賽佛爾學校請了一個短期的假。

她在將要分娩的時候，身體的虛弱已達極點。除了她的丈夫以外，沒有一樣再使她依依不捨，生活，科學，甚至那將要出世的初生嬰兒，她也不愛。

她的姊姊勃龍耶從波蘭趕來照料她的生產，而這位完全改變了的瑪麗，她是人生道上的一個失敗者，怎不令人驚奇呢？

瑪麗不斷的問道：

『我爲什麼要把這個小動物帶到世界上來呢？生活是太艱苦，太無味了，我們不應該使無辜的嬰兒受到這種磨折。婦人的分娩是痛苦的。』終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六日一個肥頭大耳的小孩出世了，這就是她的第二個女兒伊芙，也就本書的作者。

勃龍耶盡力幫助她的妹妹，她似乎把瑪麗的憂慮稍稍減輕了，直到她離開巴黎的時候，瑪麗安靜一點了。

這個新生的嬰兒是由一個看護帶領着的，她的小小的笑容鼓舞這位年輕的婦人，正和她替伊雷娜所做的一樣，她在一本灰色的筆記簿上記載着我的最初的動作和牙齒的生長，隨着我的生長，我母親的神經狀態也漸漸好轉了，她恢復了她的生趣，她帶着一種已經忘懷了的快樂，接觸她實驗室裏的儀器，不久她又在賽佛爾重執教鞭，她已經恢復了穩定的步調，她已經重新踏上艱難的道路。

他們盡職的時候到了，這個時期是常常在延宕之中的，那就是他們對於斯托克·荷敏的訪問及諾貝爾的演講。一九〇五年六月六日比羅居禮在斯托克·荷敏的科學院演講鑄學。瑞典科學家對於居禮夫妻的歡迎，使他們感到快樂，他們恐怕這一次的遠行太誇耀了，但是結果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沒有

羣衆，官員也很少，他們快樂的回到法國。他們在克勒曼大街的房子，好像是一座拒絕不速之客的堡壘，比羅和瑪麗在那裏仍舊過着簡單的隱居生活，一個打雜的婦人專做粗重的工作，還有一個能應付一切工作的女傭料理餐事，她看見女主人那副專心一志的面容就很驚奇，從來沒有聽見她們對於她所做的烤肉和馬鈴薯稱讚一聲，她是失望了。

有一天，這女傭再也忍不住了，她站在比羅的面前堅決的要求對於她的炙牛肉的意見，但是比羅的
回答使她更爲不解了。

這位科學家低聲的說：

「我吃了一塊炙牛肉嗎？」於是她又加了一句收場的話，「多半我是吃過了！」

居禮夫妻的一種對於神秘事物的愛好，再加上一種永久的好奇心，就在這時候把她們領到一條奇怪的路上去。他們參加那個著名的通靈者額薩比亞巴拉的諾（Eusapia Paladino）組織的降神會，他們是以旁觀者的資格參加的，爲了想明白探視知識範圍中的一個危險區域。

有時候那種方法也能有驚人的結果，這兩位科學家幾乎要相信了。但是在另一個時候，他們發現了很大的弊病，因而又起了懷疑，他們還是不能作最後的斷定。比羅和瑪麗避免別人的接待，但是遇到官方宴請外籍科學家的時候，那麼她就不能脫身了，於是瑪麗就穿上了她那襲唯一的晚禮服，她把這件衣服已經收斂了好幾年了，隨着外面樣式的改變，叫一個小裁縫來修改一下，衣服是黑紗做成功的，沿邊是沒

有光澤的綢底子上加摺帶，或是用白色的花邊與黑絨配合起來，她真是大胆極了。一個講究服裝的婦人看見她這副樣子，一定要感到她可憐。

瑪麗對於衣服的樣式一點也不懂，她也感不到一點興趣，但是當她換下實驗室的外衣，把灰色的頭髮梳成髻子，並且羞怯的把一條細金絲的輕項鍊掛在頸上的時候，她真是美麗極了，她的纖細的身材和富於靈感的面容，忽然把她的美麗顯了出來。在瑪麗的身旁別的婦人，還是照樣的美，但是許多人都顯着愚蠢而且庸俗。有一天晚上，比羅帶着稀有的目光打量瑪麗的外觀——可愛的景象，裸露的兩背，真是又嬌柔，又雅緻，一個惋惜的影子掠過了這位被科學顛倒了的人。

她低語着：『晚禮服穿在你身上真可惜！』

她嘆息了一聲又說道：

『但是我們也沒有這許多空閒。』假使瑪麗破例的請許多的人到她家裏去，她就盡力把菜餚弄得適口，把房間佈置得可愛。

有時這房間也佈置得蔚然大觀，佈景師在畫房裏安置些舞台的裝置及一排電燈，餐後就在居禮夫妻及他們兩三個朋友之前，這些電燈的光線，柔和地照着一個跳舞家的飄紗，這位跳舞家輪流的做着火花，花朵，女王，女神。這位跳舞者是洛依佛勒（Loie Fuller），號稱『光明仙子』，她的奇幻的發明迷惑了整個的巴黎，一個有趣的友誼把她和這兩位物理學家聯繫起來了，這位福利斯貝及爾戲院（Folies

Begeré) 的明星，在報紙上看到鐘是可以發光的，她就幻想着要做一件動人的舞裝，上面發出燐光使觀衆們眼花撩亂，她請求居禮夫妻加以指導。

這兩位科學家看到她的天真爛漫的來信不禁一笑，就告訴她「鑄製鐵翅」的計劃是如何的一個幻想，這位每晚在戲院裏受人讚賞的美國舞蹈家寫信給瑪麗說：

「只有一種方法感謝你給我的回覆，讓我有一天晚上在你們兩位家裏跳給你們看。」

比羅和瑪麗都接受了。請求者是一個奇異的女子，服裝非常隨便，帶着一副毫無裝飾的喀爾木克 (Kalmovck) 形的面容，兩眼藍得像個嬰孩似的走到他們的門前，後面是一些攜帶材料的電燈匠，這對夫妻，讓這些不速之客在家裏佈置，而自己跑到實驗室裏去倒是有點不安的。洛伊就在這兩位教授狹小的屋子裏作她動人的表演。

人們看出洛伊有一個偉大的靈魂，她對於瑪麗·居禮總是表示最稀有的崇拜，她這樣取悅於他們夫妻兩位並不取到絲毫的報償，她非常秘密的到克勒曼大街他們的屋子裏跳舞，比羅和瑪麗也接受她的邀請，她們就在她的家裏見到奧古斯特·雷丁 (Auguste Rodin)，並且與她發生友誼的關係，在這幾年當中，人們有時看見比羅、瑪麗、洛伊、佛勒在雕刻家的工作室裏閒談着。石膏與大理石參雜其間。

這是一個新的紀元！一九〇五年法國政府注意到居禮夫妻，並且預備幫助他們繼續研究的工作。

居禮被推薦爲科學院的一份子，一九〇五年七月三日他才算正式加入科學院，二十二位科學家都

是他的敵人。

慳吝的政府慢慢的替居禮造成一個地位，大學當局請求衆議院在索本里建築一間實驗室，並且請求撥款十五萬法郎充作經費，這個計劃差不多被採納了，索本里雖然決沒有房間供給居禮之用，但是科維埃路上將建造兩間屋子，瑪麗·居禮可以得到一萬二千法郎的貸款，並有三萬四千法郎作各種設備之用，天真的比羅以爲設備費是用來購置儀器的，但是建築費就占據了這筆小數目的全部，那裏還有餘款添製設備呢？幾年以後瑪麗這樣寫道：

「一位法國第一流的科學家在二十歲時就表現了他的天才，從來沒有一間供他獨用的實驗室，每一念及，不禁苦痛萬狀……確實，鏽是在一個非常惡劣的情況之下發現的，安置鏽的小木棚似乎充滿了奇傳的中魔力，但是，這個虛幻的原素並沒有什麼優點，它耗盡了我們的精力，也把成功的時期稽延了。」

政府當局的決定只有一個是給居禮夫妻以真正快樂的，瑪麗是比羅主要的合作者，也是她第一次有參加她丈夫實驗室的正式權利，每年薪金有二千四百法郎，晴朗的天氣照耀着一九〇六年復活節的佳期，比羅和瑪麗共度了幾天的鄉村生活，他們住在舍果器斯立夫(Saint-Remy-les-Chevreuse)的村屋裏，禮拜天這一對夫妻就乘着腳踏車漫遊於皇港(Royal Port)的森林之中，第二天他們太疲倦了，不能再度出遊，比羅癩洋洋的睡在草地上，柔和的天光慢慢的把瀾漫於山谷的曉霧驅散了，那時候我出世才十四個月，一個人在那兒喊叫，姊姊伊雷娜張着一面綠色的小網在捉蝴蝶，偶然給她抓着了就樂不

自勝，坐在兩旁的父母，驚羨着孩子們的天真爛漫，女孩子穿着有趣的襖衫。

比羅望着瑪麗，他撫摩着他妻子的金髮低語着：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瑪麗！」

第二十章 一顆巨星的隕落

復活節以後的一個禮拜四，天氣漸漸的慘淡起來，還在下雨，天色很黯，就在那天比羅要參加教授聯歡會的午餐，還要到他的出版者那兒去校對稿件，最後還要到科學院去。瑪麗也有許多工作要做。

這一對夫妻在清晨的匆忙之中難得見面，比羅在屋裏喊着瑪麗，問她是不是就要到實驗室去，瑪麗在樓上替兩個小孩子穿衣服。她說也許沒有工夫去，但是在吵鬧之中，她所說的話也不易聽見，大門砰的一聲關上了。比羅也匆匆的走了出去。

當瑪麗在家裏和她的女兒老居禮博士進午餐的時候，比羅正在丹東路（Rue Danton）蘇夕埃太珊溫蒂斯飯店（Societes Savantes）和他的同事很溫和的談着，快到兩點半鐘的時候，他半笑的站起來向同伴們告別，並且與當晚還要見面的真佩雷先生握手，他張開他的一把大傘，在滂沱大雨中走向謝里去，他沿着多濱路（Rue Daubine）走，只聽見馬車夫的喊聲及附近碼頭上的鉄軌聲，鬧得一片喧嚷，比羅出於本能的尋找一條方便的道路，有時候他走在邊石上，有時走在路中，步伐很不穩定，像是一個在尋思追想的人。

就在馬路的轉角處鬧聲更大了，那一輛走向工科德（Concorde）去的鉄甲車正沿河而過，兩匹馬架着的一輛四輪重貨車從橋那面駛過來，疾奔而去，比羅想穿過馬路走到那邊的行人道上，跟着這一位

全不關心的人忽然一動，他離開了一部馬車的掩護，四方車廂遮住了他的視線，他向左移動了幾步，碰着一匹滿口熱氣騰騰的牲口，這時，那輛貨車正橫過這輛馬車，他碰了駕車的一匹馬，兩車中間的空隙小得使人頭暈目眩，比羅想抱着馬腹，可是馬忽然掉轉頭去，這位科學家的腳跟在石地上一滑，許多人恐懼的叫喊走來了，比羅已經跌在馬蹄之下，路過的人叫着：「站住！站住！」駕車者急忙拉住馬繮，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那兩匹馬仍舊繼續向前奔去。

比羅跌倒了！但是還活着沒有受傷，他沒有喊叫，差不多不能移動，馬蹄從他身體的兩旁踏過，並沒有碰到他，他的身體就陷在那輛貨車兩個前輪的當中，一個奇蹟的發生是可能的，但是車上裝着六噸重的貨物，還得繼續走幾步，左面的後輪碰到了一個細柔的障礙物，車輪轉過，比羅·居禮的腦袋已經壓得粉碎了。

法國共和國大總統的代表前往居禮家中報告噩耗，聽說居禮夫人不在家也就走了，接着又是一陣按門鈴的聲音。科學院的教務長保羅·阿比兒和貞佩雷教授走了進來。

家裏一個僕人也沒有，老居禮博士一個人靜靜的坐在家裏，看見這些貴賓不覺一驚，他走到這兩個人的面到，眼看他們一副窘態，保羅·阿比兒的任務是先通知瑪麗，在老居禮博士的面前只好故作鎮靜，但是疑雲不久便要揭開的。身材高大的老人又看了他們一眼，接着就不發一問的說道：

「我的兒子死了！」

六點鐘到了！鎖孔裏響着鑰匙轉動的聲音。瑪麗快樂而活潑的在門口出現了，她似乎察覺到朋友們過於謙遜的態度以及一種同情的表示。保羅·阿比兒根據事實作了一個報告。瑪麗仍舊不爲所動，看她的神情對於報告的內容一點也不了解，她並沒有倒在朋友們親切的背後，她既不鳴咽，又不哭泣，她好像一個草紮的婦人那樣的一無表情，經過長時期死寂以後，她終於開口了。她低聲的問道，瘋狂的希望着一些否認的話。

『比羅死了嗎？死了嗎？真的死了嗎？』

一個不測的風雲可以改變人的一生，這是一件司空慣見的事。雖然這幾分鐘對於我的母親的性格的決定的影響，以及對於她和她孩子的命運，是不能輕易忽視的。而瑪麗並沒有從一個快樂而年輕的妻子變爲一個無人安慰的寡婦，改變的地方比較簡單，也比較嚴重。使瑪麗悲痛的內心紛擾以及她的紛亂思想中的無名恐怖，即使表示出來也無補於事。『比羅死了！』這幾個字一傳到她的感覺之中，立刻就有了一套孤寂隱秘的袈裟永遠不能擺脫，瑪麗不但已成爲一個寡婦，同時也變成一個可憐絕望的婦人了。幾個星期以後，她不能當人們的面前訴說她的哀愁，就陷於孤寂之中，這種苦狀有時使她驚懼的叫喊起來，她打開一本灰色的筆記簿，顫抖的寫出那些使她感到窒息的思念。那幾頁滿紙塗改，淚痕斑斑的文字，只有幾段可供發表，那是她寫給比羅的。她呼喚他，向他發問。她要把那個使他們死別的每一個悲劇都寫下來，讓他永遠的磨折自己。下面一段簡短的私人日記，是我母親第一次的日記，也是她收場的唯一日記，

它反懸出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時刻。

「……………比羅！我的比羅！你在那兒？你好像一個可憐的受傷的人在安息着，頭上也包紮起來，你的面容是溫和而恬靜的，這仍舊是你！你在一個不能振拔的噩夢中消逝了，我常說你的口唇是貪婪的，現在是完全灰白了，你的小鬚鬚也斑白了！」

「我們在星期六的早晨替你裝殮，我捧着你的頭不放，我們最後一次的吻着你冰冷的面孔，接着就在棺柩上放着一些花和我的一張小照片，這就是你所喜愛的小學生，這張照片必得與你同葬，照片上的人，過去這樣樂意的使你得到人生的快樂，你也毫不猶疑的和她分享，你常常對我說，你一生中僅有的一次，你是那樣毫無猶豫絕對信任自己的所為。我的比羅！我也想你沒有錯，我們生來要住在一起，我們必須結合。」

「……………他們要來把你抬走了；我望着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要把你送回索鎮去，我們目送你進入深深的大穴，後面跟着淒慘的行列，他們要我們走開，傑克和我都拒絕了，我們要親視一切，直到終了，他們用土填滿墓穴，把花放在上面，一切就這樣完畢了。比羅！你是長眠地下了！一切都完了。完了！」

這一位從此成爲光榮的孀婦，也和以前一樣避免榮譽的襲擊，她爲了避免官方的儀式，就把葬期提早舉行了。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她拒絕儀葬代表和演說，要求把比羅的葬禮弄得越簡單越好，並且把他葬在索鎮他母親的坟地裏。當時的公共教育部長亞安斯蒂得·白蘭得（Aristide Briand）仍舊慨然跟隨着居禮的親屬和知友，默默的伴送比羅的屍體到遠遠的郊外小墓地去，幾天以後，我的母親在日

記上寫道：

「就在你死後的星期六早上，比羅和傑克第一次到實驗室去，我想測量一個弧綫，這是我和你已經成功的一部份的工作，但是我覺得不能繼續做下去，我好像受着催眠似的在路上走着，什麼東西也不注意，我並不要自殺，甚至連自殺的念頭也沒有。但是在那些車輛之中，難道沒有一輛使我分担我所愛的人的悲慘的命運嗎？」

這位機械人似的瑪麗，已經變成一個冰冷的安靜的婦人，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她的一舉一動都引起家人的驚視，甚至她的孩子們也不能喚醒她的感覺，這位並沒有隨着死者而去的妻子，好像已經離棄了生者。

就在下葬的第二天，政府公開的建議要給比羅·居禮的遺妻及子女一筆國家的撫卹金。傑克·居禮把這個消息轉達給瑪麗，她半怒地拒絕了。她說：

「我不要什麼撫卹金，我還年輕，可以拿一己的力量來維持自身及子女的生活。」

就在她的強硬的語氣之中，人們可以聽出她的勇敢性的第一次微弱的回聲。大學當局仍舊願意瑪麗留任，但是給她什麼名義呢？請她在那一間實驗室工作呢？把這樣一位有天才的婦人放在一個主任的下面行得通嗎？到那兒去聘請一位足以勝任比羅·居禮實驗室的工作呢？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三日科學院委員會一致議決保留為比羅·居禮設立的講座，並且委任瑪麗代理。

一個婦人能夠在法國高等教育中占有地位還是第一次。

老居禮博士向瑪麗說明這個重要工作的細節，她幾乎全不在意，她只是回道：

「我要試試看。」

傑克·居禮和約瑟夫·史格羅、萊美斯克已經離開巴黎，那位永久忠實的勃龍耶也立刻在薩科巴的療養院和她的丈夫重見。

有一天晚上，就在姊妹倆同居的最後一天中，瑪麗把她的姊妹帶到自己的臥室去，雖然是酷熱的夏天，屋子裏還生着熊熊的火，她把門鎖上了。瑪麗一句話也不說，把一本厚而且硬的大油紙包扔在碗廚上。

他低聲的說：

「勃龍耶！你必須幫助我！」

這些日子，瑪麗一直把比羅那天在多濱路被車輾死時所穿的衣服放在身邊。

這位沉默的孀婦，拿出剪子開始剪那件黑色的上衣，她把牠一片一片的扔在火裏，看着牠們皺縮，冒煙，而毀滅。但是她忽然停住了，禁不住那疲倦的眼裏所流下的淚，淚水使她底眼光模糊不清了。勃龍耶從瑪麗手裏奪回衣服和剪刀，她也一片一片的剪下投在火裏。

最後，瑪麗低聲的說道：

「我不忍心讓不關心的人碰着這些東西。」

接着走近勃龍耶，她又說：

『現在你告訴我，我該怎樣生活下去，我知道我必須活下去，但是我將怎樣活下去呢？我怎麼能夠活下去呢？』

她抱着她的姊姊，情不自禁的哭泣着，咳嗽，流淚，呼喊，勃龍耶扶着她想使她安靜下來，終於替她脫下衣服，把這個精疲力竭的可憐的人伴上床去。

第二天，瑪麗又恢復了四月十九日以來使她變成的機械的狀態。她是這樣的決定的：整個的夏天她要留居巴黎在實驗室裏工作，並且準備十一月間開始的功課，她在索本里大學所担任的工作，必須無愧於她的丈夫。

到了秋天，瑪麗不忍再住在克勒曼街了，就去尋找一個新居，她選擇了比羅的長眠之地索鎮。

居禮夫人就是慘遭死亡的著名科學家居禮的孀婦，已受命繼任她的丈夫在索本里的講座，將於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一下午一時半作第一次的演講。

居禮夫人在開宗明義的第一次演講中，將說明氣體中電子的理論，兼論放射性原理。

居禮夫人將在一座講堂中演說，這些教室僅能容納一百二十個座位，其中大多數將為學生所占，外界人士與新聞界雖有同等的權利，至多僅能占據二十個座位。這是索本里大學歷史上一個唯一的機會，為什麼不能趁此改變規則，讓居禮夫人在大禮堂作第一次的演講呢？

巴黎人士注意這位著名的孀婦第一次在公衆的面前出現，報紙上也時常發表如上的文字，新聞記

者，社交場上的女子，藝術家，都去包圍科學院的祕書，因為當他們沒有接到請帖的時候，漸漸覺得有點生氣，他們所以要來聽講，既非激於同情心，又非要學得什麼，他們實在很少關心到氣體中電子的學說，而瑪麗在這個殘忍的一天所受的痛苦，不過是替他們的好奇心增加了一點新鮮的資料。

中午時，瑪麗站在索鎮的幕前向她今天所繼承的那個人低聲講話，而觀衆已經擠滿了那間小小的講堂，把直達理學院禮堂的路都塞滿了，一直擁到外面的方場上，最不良的現象，是那些正式的學生前來聽講筆錄的不得不緊靠着他們的椅子，以免被人強佔。

在一點二十五分的時候，談話的聲音漸漸的高了，羣衆們引頸而望，深恐錯過了居禮夫人進門時的景象，這個在索本里學校歷史上第一位受聘的女教授將說些什麼話呢？她會提到比羅居禮嗎？是的，毫無疑義的，在習慣上他也應該稱頌前任教授的成績，但是在這個情形之下，前任教授是她的丈夫，這是怎樣的一個處境，這一時候是緊張的，奇特的。

一點半鐘了。後面的門開了，居禮夫人在如雷的歡呼聲中就了位，她點了一下頭，算是一個禮節，接着她就站了起來，兩手按在置滿儀器的桌上，瑪麗等候喝彩聲的終止，忽然，真的終止了。

居禮夫人正視着前面說道：

「當一個人思考到近十年來物理學上的進步，對於我們在電學及物質上的思想變遷，一定會感到驚奇。」

居禮夫人正接着她丈夫最後在講堂裏所講的一句名言，就在這一句冰冷的話語裏，含有如此傷心的事，許多聽衆兩眼滿是淚，簌簌的流了下來。

這位女科學家以同樣堅決的幾乎相像的音調結束了當天的課程，她毫不畏縮的授完這枯燥的一課，由那小門退了去，正和進來時一樣的快。

第二十一章 孤軍的勝利

倘若與她今後所處的環境比較一下，她本來的處境還算美滿的，在精神和生理上都已經衰頹了的孀婦居禮夫人，她所負的種種責任，甚至於使健壯、快樂、勇敢的男子也要為之一驚。

她必得要將兩個幼小的孩子教養成成人，並維持她們和她自身的生活，還要穩定她底崇高的教授位置。她失去了比羅·居禮微妙的協助，她必須努力繼續和她的同工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她必得指導她的學生和助手。此外還有一個主要的任務：她必須建築一所實驗室，一則不辜負比羅的期望，二則可供青年研究者發揚放射性的新科學。

每天早上，一個非常瘦弱，面容蒼白的婦人走進徐飛路（Rue Cuvier）的學校，她有點倦容，金黃色的頭髮忽然變成灰白，穿着一件粗布的外衣，遮掩着她的黑色的衣服，她就這樣的去工作了。

瑪麗雖然並不覺得在這個黯淡的幾年當中，她的生理上的外觀，已經達到最完美的地步；據說人類要在他們比較年長的時候，才能得到他們的真面目，我的母親正是一個好例子。她在青春時期只能稱一聲可愛，到了學生時代以及做一個快樂的妻子的時候，就頗具風韻了。但是，現在，她已經變成一個很有教養而飽經愛慮的學者了，更顯得驚人的美艷，她那副斯拉夫型的面容，給精神生活照耀着，所謂美艷和愉快，在她都是多餘的裝飾，她一過四十歲，就顯着一種憂鬱的勇氣以及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軟弱，這就是

姊姊和我多年來所想像的瑪麗·居禮的理想的外觀。一直到我們看見我們的母親已經變成爲一個非常老邁的婦人的時候，就不免爲之一驚了。

瑪麗是一個教授，研究工作，也是一個實驗室的主任，她無不全力以赴。他繼續在賽佛爾大學講學，她又在索本里大學担任放射學原理的教授，雖然是臨時性質，但還是世界各大學的創舉呢。這位物理學家擬定了一個研究物理學的新程序。她雖然在極惡劣的健康狀況之下，還把它完成。

她又從瀝青礦中提鍊出幾越的氯化鏷，並且是第三次決定物質的原子，接着她又從事金屬鏷的分析工作，一直到那個時候。她每次做出的純鏷都是鏷燃（氯化物或溴化物）那是鏷的唯一固態狀態。瑪麗與安德瑞合作分析金屬得到了成功，因大氣因子動力而起的變化，不能使這種金屬受到損傷，一九一〇年這個主要的勝利實現了。

瑪麗自從喪夫以後，她就過着一種幽靜的生活。但是她的聲譽好像火箭一樣的光芒四射，法國政府對本國偉大人物在世時只有兩種方法表示對於他們的尊崇：名譽團及博士學院。

一九一四年法國政府把十字勳章贈給瑪麗，但是她一本比羅·居禮生前的態度毅然拒絕了。她並且這樣寫信給教育部說：

「比羅·居禮與我之間，道德上及知識上的結合，使我負着一種意見一致的義務，那是我必須尊重的。因此，若是接受了，不是公開的批評我丈夫的意見嗎？不是否認了我們之間的諒解嗎？我爲了衷心紀念我的丈夫，就不允許

我在任何環境之中妥協。」

但是幾個月之後，一班過份熱心的同事力勸她請求為科學博士學院的候選人，她為什麼不加以拒絕呢？難道她忘記了科學院苛待她丈夫的往事嗎？以及她丈夫因投票方面的屈辱而遭的失敗嗎？（甚至在勝利的時候也不免遭到屈辱）難道她不知道她的四周的嫉視者處心積慮的密謀嗎？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她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波蘭女子。她以為法國政府給她這樣的一個榮譽，若是加以拒絕恐怕顯得她太驕傲了。在贊成者與反對者之間，還有一個種族傳統的問題，爲了要准許一個婦人加入科學學院，一個鬥爭在各方面爆發了。瑪麗是那樣的無力而失望，只得無助地望着那班她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敵人。

阿麥格（M. Amagat）先生帶着衛道的憤怒說：

「婦女不得參加爲法國博士學院的會員！」這位先生就是八年前與居禮競爭的優勝者。善意的報告者向天主教宣稱瑪麗是一個猶太女子，同時向自由思想者報告她是一個天主教徒。

結果，瑪麗爲了一票之差而落選。

在居禮夫妻的一生中，外國似乎總是在糾正法國的態度。十二月間，瑞典科學院將一九一一年化學諾貝爾獎金贈給瑪麗，以示贊許這位女科學家在她丈夫死後所完成的光榮的研究工作。無論是男人或女人，還沒有像瑪麗那樣連獲兩次獎金的。

居禮夫婦對於鐳的大發現，以及名聞全世的榮譽，再加上瑪麗連得兩次諾貝爾獎金的驚人榮譽，使

得許多人對她表示驚羨，當然也引起許多人的仇視。忽然一個惡劣的陰謀出其不意的加害在她的身上，企圖消滅她的生命，在巴黎居然也有人發動一個奸詐的運動，反對這位年已四十有四精力耗盡孤獨而無衛的婦人。

瑪麗所擔任的是一個男子的職務，所以她的朋友以及她所信託的人都是男子，她對於她的親密的合作者，尤其是其中的一位給予她一個深刻的影響，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藉口了。人家譏她破壞家庭，沾污她的異常光輝的名望。

我也無須描摹那些噉使攻擊的人，或是瑪麗如何失望以及常常勉力掙扎的可憐相。讓我們心平氣和的想一想，那些新聞記者居然還有勇氣攻擊一個被人驅趕的婦人，她接到恐嚇信的窘態，公然受到威逼，而且在生命的危險之中，後來有人請求她原諒，帶淚的講些悔痛的話語，但是最劣的根苗已經種下了。瑪麗已經被逼迫到自殺與瘋狂的絕境，她的體力也撐持不住了，就這樣生了一次非常危險的重病。

偉大的人物常常受到別人的攻擊，攻擊者竟狂暴到要在天才的鎧甲之下，尋出人類的缺點。榮譽真是一塊可怕的吸鉄石，牠給瑪麗帶來了同情和仇恨，否則瑪麗永遠也不會受到批評和誹謗，她現在又多一個忿恨名譽的理由了。

瑪麗的健康日漸衰弱了，她被送到一家療養院去，已經到垂死的狀態，雖然她終於克服了疾病，但是腎部受傷，必須施行手術。

担任施行手術的是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查理斯·瓦特，他對於瑪麗的看護非常當心，但是她瘦得可憐，很難立起。她一面發熱，一面骨痛，她一無怨言的忍受着。在這種病情之下，任何女子也要變成一個廢人。她在精神上受人毀謗，在肉體上又受虐於疾病，她好像一個陷於絕境的野獸似的隱匿着。

一九〇九年，居禮夫婦夢想多年的實驗室建築計劃終於決定了，但是政府當局毫無生氣，當時的陸格斯博士（Dr. Roux）他是巴斯得研究院（Institute Pasteur）的董事，慷慨而勇敢的準備替瑪麗·居禮建築一所實驗室。這樣她就可以離開索本里變成巴斯得研究院的一顆巨星了。

大學當局的領袖人物忽然傾耳靜聽，讓居禮夫人走嗎？那是絕對不行的。無論犧牲怎樣的代價，大學職員的名單裏面必須保留她的名字！

陸格斯博士及副校長勒格陀經過長期的討論之後，終於成立了一個諒解。索本里大學及巴斯得研究院每年共同出資四十萬金法郎，創設一所鑄學研究院，其中包括兩個特別的部門，一個研究放射學的研究室，在瑪麗·居禮的主持之下，另一個實驗室專供研究生物學及居禮治療術之用。其中有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兼醫師叫克來德瑞古教授（Claude Regaud）負責指導毒瘤治療室的研究。這兩個鑄生的研究機關在物質上是獨立的，然而彼此通力合作，以求鑄學的發揚廣大。

比羅·居禮路上的『未來的神廟』（Temple of Future）終於在那一個奇異七月中落成了。現在就等她的鑄，她的工作者以及她的指導者。不過這個七月是一九一四年的七月。

第二十二章 世界大戰

當世界大戰發生的時候，瑪麗·居禮忘記了法國，只不過是她安居的國家，這位軟弱受苦的可憐人，輕視她自己的疾病，這位科學家把她個人的工作放在一旁，以待一個更好的時機。她心裏只有一個念頭：服務她的第二祖國。她立刻這樣決定了，這樣，她就變成一個身穿白色制服的女看護，她發現到醫學服務中有一個缺點，這在政府當局也毫不注意，但是在她看來却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前方後方的醫院都沒有X光的設備。

她着手解決這個問題，大批的X光診療所應該立刻設立起來。爲了要隨軍工作，輕便的設備是必需的。

居禮夫人尋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她利用法國婦女聯合會（Union of French Ladies）的基金，創立了第一輛X光汽車，她就在這一輛普通的汽車裏安置了一架羅恩特基儀器及一架發電機，這一架發電機是用汽車的原動機推動的，供給所需的電流，就從一九一四年九月起，這一座流動的設備在各醫院里輪流服務。

瑪麗一共準備了二十輛車子加入服務，其中一輛留爲己用。那是一輛瑞陸（Renault）車，車身和貨車一樣，這部軍用車除了通常的灰色以外，上面還漆着一個紅十字，車板上畫着一面法國國旗，她就坐在

車上過着一個冒險家或大隊長的生活。若是來了一個電報，或是一個電話，通知居禮夫人說某一處戰地醫院住滿了傷兵，情形非常不好，極需一架X光的設備，瑪麗就立刻檢定她車子裡的設備，並且裝上儀器及發電機前往服務。當軍隊裏的司機加添汽油的時候，她就回家取下她的黑色外衣，和那頂柔軟的圓圓的小小的旅行帽，其實那頂帽子已經走了樣，褪了色，她還有一隻黃色的破皮袋，這就是她的行囊，她爬上車坐在司機的旁邊，坐的地方是通風的，立刻這輛勇往直前的車子，以最高速度向前奔馳，那就是說平均每小時駛行二十英里，這已經達到牠的限度，向安密阿(Amiens)亞浦爾(Ypres)凡爾登(Verdun)駛去。十個受傷的人，五十個，一百個，……幾小時過去了，有時幾天也這樣過去了，只要那裏還有病人，瑪麗總留著工作，她在未離開醫院以前，研究怎樣在那兒安置一架固定的X光設備，最後她收拾起她的材料，爬上了她那部神祕的軍車向巴黎駛去。

瑪麗除了裝置二十輛摩托卡以外，她還在各處醫院裏安置了二百間X光診療室，一百萬以上的受傷者都由這二百二十處固定或流動的兵站療治的，創立者就是居禮夫人自身。他從沒有說到她在這數年中所遭遇到的艱苦和危險。連X光及鐳對於她底病體的嚴重影響，也不輕易示人。

過了幾個星期，人們都忘記了她在這齣偉大戲劇中所扮演的一個角色。雖然，她底服務成績是卓越超人的，沒有一個人夢想着把一個士兵的小十字勳章掛在居禮夫人的身上。

第二十三章 美洲之行

世界又歸於平靜。一個比較正常的生活容許她在我們身上多用點時間了——她的兩個女兒，兩個身材比他還要高大的健壯的女孩。

春間，瑪麗帶着伊雷娜和我住在巴恩普村中（Paimpol）的海峽邊上。那裏的居民完全是由水手、農民、索本里的教授組成的。居禮夫人去的比較遲，那是一個學者的殖民地，一個機智的新聞記者給它起了一個渾名叫科學港（Port of Science）。她們起初住在一個農人的家裏，後來賃租了一座別墅，最後買了一座。

我底母親在海邊游泳的照片，是她給我的最愉快的回憶了。她不練習她女兒及同伴所喜愛的『爬行式』（Crawl）。她經過伊雷娜和我底按部就班的訓練，她學習了一個優美的姿勢『舉臂過肩游泳式』，再加上她底生成的優雅及美妙，簡直達到了一個最高的境界。你們不要忘記了她底藏在浴帽下的灰色的頭髮，以及有皺紋的臉面，只讚賞她那細長輕靈的身段，她那美麗的白手臂以及一個年青女子底活潑可愛的姿勢。

我的母親頗以她底水中的技能自傲。她以一個年逾半百的女子，在同輩中是一個最好的游泳者。但是，生命從不給瑪麗·居禮一個安靜的避難所。在此後的幾年中，她不僅是實驗室中一個終身信

實的科學的「奴隸」，她被邀往世界主要的國都講學，赴會，並參加若干大學的典禮。

最重要的一行就是美國。我的母親，伊雷娜和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幾個星期的疲勞和狂醉，羣衆的熱烈歡迎，新聞記者羣的包圍。我母親決定躲在陰影裏；在法國是成功了，但是，到了美國，就不能如她所願。她驚呆着，不得已取消了一部份的旅行，因為她積勞成疾了。她雖然倦得無法表現她底快樂，但是這個偉大國家的景象把她迷住了，美國人民對於法國和波蘭的友情，也使她感到莫大的愉快。

這次旅行中的偉大的日子到了！美國總統哈定在白宮的東廳贈給我母親一克鐳，這是美國婦女底可敬的禮物。瑪麗以她底天才給世界發明了鐳，但是她需要鐳作為她的實驗室中研究之用，並且特製了一個鉛質的珠寶箱，裝着管子，但是這些管子是如此的貴重——因為它的發光又是這樣的危險，只好安置在工廠裏，這一隻珠寶箱裏放着一種「做製鐳」(Imitation Radium)，那天開會的時候就放在桌上。新聞記者們宣佈道：鐳的發明者，從美國的朋友那裏接受無從估價的寶藏，今天，他們也許知道瑪麗。居禮在哈定總統沒有送鐳給她以前，已經把她的一克鐳處置妥當而驚奇。在接受典禮的前夜，我的母親把送給她的文件細細的審閱了一下，於是她就鎮靜的說：

「這張報紙必需加以修正，美國贈給我的一克鐳是必須屬於科學的，只要我的生命存在，無疑的，我將單單爲了科學的工作而利用它，假使事實如此的演進下去，在我死後，這一克鐳將變成私人的世襲財產——我的女兒的財產，這是不可能的，我要使它成爲一件贈與我的實驗室的禮物，我們能立刻請一位

「律師來嗎？」

「好容易才把一個律師從他的家裏請出來，他就擬定了這克緝附屬於實驗室的證書。我的母親立刻簽字了。」

第二十四章 生命的奉獻

我的母親跟着老年的降臨，她會得絲毫不帶感情的說出下面的一句話：

「顯然的，我還可以再活好幾年。」或是另換一個口氣說：

「我担心着當我離開了鑄學研究院的時候，它的命運將要怎樣？」

她工作時的匆忙是罕有的，但也有一種慣例的疏忽。她如此嚴重的吩咐學生預防弊病的發生，但是她又常常不重視這些；她吩咐學生用鉗子取出放射體的管子，不要碰沒有包紮好的管子，利用鉛製的手盾避免有害的射光。

鑄學研究院裏本有驗血的定章，她也只好服從了。她的血質已經有長時期不合常態了，那是爲了什麼呢？三十五年以來，居禮夫人的兩手日常與鑄接近，並且呼吸鑄所發射出來的東西，她在四年大戰期間更處於一個危險狀態之中。如果血裏稍有變質或是手上有些痛苦的創傷，有時乾癢，有時出膿。可是在飽經愛患的居禮夫人身上，這些小疼痛簡直算不了什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間，居禮夫人的一次短期疾病使她受了更深的影響，X光照相顯示出在她的胆囊裏有一塊相當大的結實，這也就是她的父親致死之由。她爲了避免惴惴於心的手術就採用一種攝身的方法，相當的珍衛自己。

她感到疲倦了，但爲了證明自己的無病，就到凡爾賽去參加滑冰，並且偕同伊雷娜在塞府（Sarcelles）

作數日滑雪之戲，她還能保持肢體的敏捷，頗爲自喜。在復活節的時候，她的姊姊勃龍耶到了法國，她就爲了她組織了一個向南部的汽車旅行小隊。

當她回到巴黎的時候，一個醫生說她患流行性感冒，因爲她工作過度了。四十年來所有的醫生都這樣說。勃龍耶也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安，她就回到波蘭去了。就在他們常常散步的華沙車站的月台上，她們姊妹倆作了最後一次的擁抱。

瑪麗時病時癒，但是她的祕密的敵人已經迅速的在她身上立穩腳跟了，她的熱度更高，寒顫更甚了。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中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我的母親在物理實驗室裏一直工作到三點半鐘，她撫弄着試管和儀器，這些都是她的忠實的伴侶啊！她和她的合作者交談了幾句話，她低語着：

「我在發熱，我必須回家去。」

她又花園裏走了一遭，新栽的花朵放着鮮豔的光彩，她忽然在一棵枯萎的玫瑰花前站住了，向她的機器師說道：

「喬治！你看這個玫瑰花藤，你現在必須整理整理了。」

一個學生走到她面前，請求她不要再站在室外，但須回到比登碼頭（Quai de Béhune）去，她接受了這個善意，但是在未登車以前又回轉頭嚷着，「喬治，不要忘記了那棵玫瑰花藤。」

她向這一棵枯萎的植物作了不安的一瞥，也許是她對於實驗室的永訣了。從此她就一病不起。

醫生對於她的病症的診斷各各不同：有的說是流行性感冒，有的說是氣管炎。她抵抗着這個病魔，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反而叫她作一種嚴格的攝養。

我在這個天氣晴朗的春日，與母親共度長時間的親切的生活，瑪麗底純潔的靈魂和坦白的心地，一塵不染地顯示給我，她底無邊的溫柔，使我在那時感動無已，她就是當日的好母親，她更是四十六年前帶着稚氣的心情寫過下面一封信的少女：

「那班感覺和我一樣靈敏，而不能改變他們的天性的人，至少必須儘可能的虛飾一番。」

這封信就解釋了一個隱祕的天性是過於敏感、恐懼，而易於受損。瑪麗雖有全部的光榮的一生，她一直克制那些自發的衝動和衰弱的自白，甚至壓住那些到了唇邊的求助的呼聲。

現在，她只談到一個前途的展望——實驗室的前途，華沙研究院的前途，她希望並且深知伊雷娜和佛立德·鳩立德 (Frederic Joliot) 在幾個月以內將得到諾貝爾獎金。

她漸漸衰弱了，我在準備把我的母親送到一家療養院以前，我要求法國最著名的四位醫生爲她作最後一次的檢查，他們相信，若是到山區裏居住一些時，可以克服她的寒熱，他們是錯了。準備的工作都是在匆忙中做的，其情可慘，大家盡力使瑪麗節省精力，除了親近的朋友之外，她不再接見任何人，雖然這樣，她還祕密的把她的合作者可泰羅夫人 (Madame Cotte) 邀來面談，並且向她作某些囑託：

「你必須好好的保存錳 (Actinium) 保藏起來等待我的歸來，我拜託你把諸事安排妥當，假期過

後，我們將在一堂工作。」她的病症是突然轉劇，醫生勸她立即動身他往，這一次的旅行的苦情苦景真是難說。瑪麗在火車到達聖紀維斯 (Saint-Gervais) 時暈倒在我的懷中。

於是悲慘的鬥爭開始了，稱爲一種「緩死」——瑪麗的病體頑強地抵抗着死神，我在母親的身旁又從事另一種鬥爭了：死的念頭並沒有深入她底腦海之中。她保持着這個神奇的觀念，並且減輕那個無法忍受的大痛苦。不給她作遷延時日的輸血，那是無效的，也予她以不良的印象。若不把家屬們急急圍聚在她的牀邊，她看見親友們都來了，心裏會突然感到可怖的最後決定臨到了。

就在七月三日的早上，我的母親手抖抖地握着一支寒暑表，並且最後一次地說出她的度數，熱度降低了，那就是死前的徵兆。她愉快的笑着。我使她確信這是康復的預示，現在，她底病體日臻佳境了。她望着開着的窗子，帶着希望的光彩轉向陽光和靜靜的山叢，她說道：

「那是藥力把我治好了一點，那是新鮮的空氣，那是地點的高度……」

她在彌留的時候顯示出她的精力和可怕的抗拒，她底柔弱只是表面，強健的心房無間地懷恨地撐跳着，死神向她撒着一面羅網，把她縛住了。

比羅·勞維斯醫師 (Pierre Lows) 和我分別抓着她的兩隻冰冷的手，生與死都把這個婦人摒之於門外，到了天明，太陽已經把羣山染上的輝煌的彩色，在一碧無際的青天中開始一日的行程，當朝陽滿照着這個房間，這張牀，這個瘦削的兩頰和灰色光的眼睛；死神已判定了她的死期，最後，心房也停止了跳

動。

科學仍須宣布她的判決書，她的失了常態的病症，貧血的狀態，與一般的病人不同；鑷是真正的罪人，也被指出來了。

羅加教授 (Professor Regaud) 這樣寫道：

「居禮夫人與她的丈夫共同發現了放射性物質，而她自己就是這個發明的犧牲者。」

濟貝醫師 (Dr. Tobe) 寫着下面的一個通告：

「比羅·居禮夫人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四日死於散薩羅姆斯 (Sancellemoz) 』

這是一個進展迅速的熱性的危險貧血症，骨髓並沒有起什麼反響，也許是因為已經被長期積蓄的發射光所傷害了。

青年叢書第一集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第一種	甘地自傳	吳耀宗譯	實價一元	第三種	性的道德	潘光旦譯	實價六角
第二種	海倫凱勒自傳	應遠濤譯	實價六角	第四種	蘇俄公民訓練	鄭彥彥編譯	實價七角
第三種	中國青年職業問題	何清儒著	實價四角	第五種	我所體驗的基督	王煥生譯	實價七角
第四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三集	何子恆編著	實價一元	第六種	社會主義新史	沈嗣莊編譯	實價八角
第五種	宗教經驗談	徐寶謙編	實價四角	第七種	改進中的蘇俄	楊丹蓀編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六種	性的教育	潘光旦譯	實價七角	第八種	蠻荒創業記	沈嗣莊譯	實價七角
第七種	科學偉人的故事	張仕章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九種	反利潤制度	陳澤譯	實價一元
第八種	一個偉大的運動	普體德編著	實價一元	第十種	穆德傳	張仕章譯	實價一元六角
第九種	實驗宗教學教程	曾寶蓀編譯	實價二角五分	第十一種	宗教與人格	陳文潤編著	實價七角
第十種	社會福音	吳耀宗著	實價七角	第十二種	耶穌傳	趙榮宸著	實價一元
第十一種	時代轉變中的上帝觀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十三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四集	何子恆編著	實價一元
第十二種	今日之蘇俄	沈秋賢譯	實價九角	第十四種	個人道德與社會改造	楊穎譯	實價六角

第七種	第六種	第五種	第四種	第三種	第二種	第一種	第十種	第九種	第八種	第七種	第六種	第五種
基督敎與中國文化	基督敎徒的信仰與生活	創造的社會	思想的探險	第二次大戰與中國	創造的人生	心理與生活	世界名人小傳	農村工作經驗談	近代科學與宗教思想	當代科學家的宇宙觀	科學的宗教觀	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

吳雷川著 實價一元三角	應遠濤譯 實價四角五分	張仕章譯 實價六角	艾迪博士著 實價七角五分	章乃器等講 實價三角	何照東編譯 實價六角	華丁夷譯 實價七角	子熙倫譯 實價五角五分	徐寶謙編 實價四角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張仕章譯 實價六角	吳耀宗譯 實價四角	楊鐵編 實價六角
----------------	----------------	--------------	-----------------	---------------	---------------	--------------	----------------	--------------	--------------	--------------	--------------	-------------

第十種	第九種	第八種	第七種	第六種	第五種	第四種	第四種	第三種	第二種	第一種	第四種	第三種	第二種	第一種
現代潮流中的上帝觀	辛克萊的宗教思想	耶穌的思想及其背景	未來的文明	社會生活的發展與訓練	時代的末期	基督敎史略	祈禱的科學	性生活的控制	忠的哲學	基督敎與階級鬭爭	世界偉人的宗教信仰	瑪薩里克自述		

應遠濤譯 實價四角五分	張仕章譯 實價四角	袁訪英等譯 實價三角五分	華丁夷譯 實價六角	楊鐵編著 實價六角	白石 實價四角五分	鄭啓中譯 實價五角五分	陳茂才譯 實價三角五分	子熙倫譯 實價六角	楊鐵編 實價六角	王一鳴譯 實價四角	楊鐵編 實價六角	何子恆譯 實價六角	姚賢慧譯 實價六角	桃賢慧譯 實價六角
----------------	--------------	-----------------	--------------	--------------	--------------	----------------	----------------	--------------	-------------	--------------	-------------	--------------	--------------	--------------

青年叢書 第二集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第一種	革命的四大主潮	馬鳴網譯 實價六角	第十種	基督教與社會革命	張仕章編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二種	未來的世界大戰	林仁王譯 實價六角	第十一種	聖經的故事(上下册)	張文昌譯 實價各五角
第三種	思想的藝術	沈秋實譯 實價六角	第十二種	耶穌的故事(上下册)	顧憲人譯 實價各八角
第四種	現代宗教論	王一鳴譯 實價四角	第十三種	基督教與文學	朱維之著 印
第五種	尼赫魯自傳	胡仲持等譯 平裝實價二元 精裝二元五角	第十四種	宗教的意義與真理	徐寶謙譯 實價二元二角
第六種	中國基督教史綱	王治心著 實價一元五角	第十五種	聖經的研究	馬鴻綱譯 印
第七種	基督教與新中國	吳耀宗編 實價一元六角	第十六種	基督教與現代思想	謝扶雅著 印
第八種	墨翟與耶穌	吳雷川著 實價二元二角	第十七種	偉人信仰的故事	馬鴻綱著 印
第九種	宗教與近代思想	趙景松譯 實價一元五角	第十八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 第五集	王治心著 印
第十種	居禮夫人傳	王季深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十九種	社會基督教史	王一鳴譯 印

版
所
青年叢書第二集第十種
居禮夫人傳
權
有

民國三十年三月初版

著者 伊芙·居禮

繙譯者 王季深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冊實價國幣一元二角（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SERIES II

No. 10

MADAME CURIE

By Eve Curie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1.20 Cents

Postage Extra

Jan., 1941

